

世华文学研创会《创作丛书系列》⑦

风沙雁
著

夢幻島紀事

呂振瑞題



新華書

风沙雁简介



风 沙 雁
(1943—)，原名欧清池，又署瑤岗，祖籍福建龙溪，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荣誉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

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历任新加坡移民厅助理厅长，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三等秘书，《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执行级编辑。现任新跃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1990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1960年代末开始创作文艺，《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创会人之——兼任秘书，《新世纪学刊》和《新世纪文艺》创刊人之一兼任主编，《新华文学大系》联合总编辑。著有诗与散文合集：《砂砾集》；杂文集《矛盾集》和《文艺絮语集》；散文集《樱花飘落时节》、《枫叶初红忆扶桑》、《哀思集》和《风沙雁文集》；诗集《风沙雁短诗选》；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遥远的期待》和《梦幻岛纪事》；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上、下册）和《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政论集《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

世华文学研创会《创作丛书系列》⑦

风沙雁 著

梦幻岛纪事

吕振端题



世华文学研创会

版权所有

世华文学研创会(新加坡)

《创作丛书系列》⑦

法律顾问: 黄锦西、刘华源

美术顾问: 廖宝强

封面题字: 吕振端博士

总策划: 忠扬

总编辑: 风沙雁



书 名: 《梦幻岛纪事》

著 者: 风沙雁

出 版: 新加坡斯雅舍 Si Ya She

地 址: Block22, Ghim Moh Link, #11-206,
Singapore 271022

电 话: (65)6343-0461

装帧设计: 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 印: 精英文化印务公司

出版日期: 2014.06

国际书号 ISBN: 978-981-07-9638-9

售价: 新币 S 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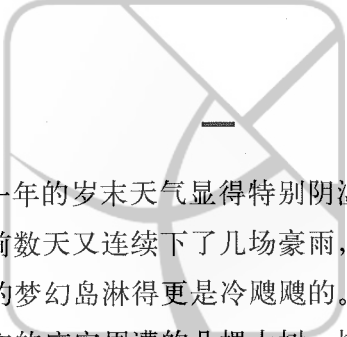
海外 US 24.00

本书获李氏基金赞助部分出版经费

目录

第一章	避难	/ 1
第二章	光复	/ 19
第三章	暴雨	/ 34
第四章	漂泊	/ 63
第五章	重逢	/ 81
第六章	潜回	/ 98
第七章	流亡	/ 109
第八章	邂逅	/ 121
第九章	虚境	/ 136
第十章	残梦	/ 155
第十一章	沉没	/ 180

第一章 避难



这一年的岁末天气显得特别阴湿，东北风刮得很紧，前数天又连续下了几场豪雨，把这原本就相当凉快的梦幻岛淋得更是冷飕飕的。临海的那座叫做仙祖宫的庙宇周遭的几棵大树，树叶翠绿得拧得出水来似的。此刻微风轻拂，远远看过去，大树上那一簇簇的新抽出的嫩叶，在颇为料峭的空气中，竟然也飘逸出几分南国早春的韵味来。树下的野草在那几场豪雨的滋润下，出落得非常油绿，并且一路延伸开去，直到挡浪的堤岸。

仙祖宫每年一度的庆典正在热热闹闹地举行，搭建在海边的临时戏台挤满了人群，靠近戏台边缘的空地上，妇女们一大早就搬来长凳子霸位，这时候大戏刚刚开始，几位演员扮着神仙在酬神，他们先在戏台上走了几趟，然后下来戏台到庙里对仙祖



行祭拜礼。

庙里同样热闹：乩童已进入会神状态，他半闭着眼，神智恍惚，说着只有他身旁的通译才听得懂的、含糊不清的“神语”。敲锣打鼓的拼命敲打，声响盖过乩童和通译的声调。

“仙祖爷，信女在此请教仙祖，日本鬼子几时会入侵梦幻岛？我们要往何处避难较安全？”在围绕着乩童的黑压压的人群中，一位穿着紧身传统中华服装的年轻妇女掂起脚根，从人群背后伸长脖子，神情焦急地问道。她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打开布钮扣给婴儿喂奶。

乩童原本在思索着怎样回答另一名信徒的询问，经这一打岔，他显得有点迟疑，经过通译一再大声地复述，乩童才微睁着双眼，语调含糊，嗫嗫嚅嚅地说：

“日本鬼的飞机会来轰炸梦幻岛。”

“那我们要往何处逃？”一位中年男子问。

“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乩童这时似乎从梦中清醒过来了，他斩钉截铁地大声喊着。

“哇！看来住在坡底的只有死路一条罗！”众信徒不约而同地噓着。仙祖爷的信徒大都住在市中心，乩童这么一断定，信徒们都惊慌失措。

“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抗日？”一位身材矮小，体格健壮的青年独排众议地对身边的观众说：“这是一场不义战争，日本鬼子攻陷了中国东北三省，还继续作孽，现在又把战场拉到马拉雅来，我们应该拿起枪来抵抗！”

“太怕死了！红毛猴一定会打赢日本鬼的。现在战争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就在准备逃难，怕死！”说话的是一个穿着短裤背心的，



看样子是小贩。

“日本鬼子攻打马拉雅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动员人民起来抵抗，而不是掷杯求签，问神问鬼该往何处逃难？”身材矮小的青年继续说，他的神情激动，语调逐渐提高。

“你老母！这个笑的在这里乱乱讲什么「烂鸟」话”一个“三星”模样的青年愤怒地说：“令老母！令父就不相信红毛猴打得赢日本。走！来去看戏。”说着，这“三星”拉着他的两个同伙往戏台步去。

乩童还处在与神交流状态中，人群逐渐散去。那边戏台的正戏已开始，锣鼓齐鸣，《苏秦六国封相》上演得很热闹。

戏台下卖“咸、酸、甜”渍物的、卖“笛甘”的、卖虾饼的、卖冰水的，他们或在招呼顾客，或在呼喊顾客，或在摇铃唤客，一片热热闹闹的升平景象，把乩童的断言淹没得无影无踪。

——

那年我10岁，还在读小三，你知道的，乡下人不太注重子女的教育，我家也不例外；比我小一岁的堂弟念小二，我和堂弟当时住在乡村，一个叫做秀盛的农村。名为农村，实际上也没多少村民从事耕种。可我家拥有一片很大的土地，我们种杨桃、红毛丹、榴连、椰子等等果树。我爸爸也利用闲暇在田地种了好些蔬菜，菜豆啦、番薯啦、茄子啦，都长得很好。为显示我能克绍箕裘，在我堂弟的协助下，也在我睡房后面的一块空地上种了好几垄薤菜，都欣欣向荣。每当雨后，那些薤菜就伸长了几公分，而且绿油油的，叫人兴起吃它的念头。我的好多没种田的邻居，在雨后常常会来跟我买三两毛钱的薤菜，而这时候我有了点收入，就会和我堂弟到小



市镇吃小食。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逍遥自在，我们六点就起身，先到水井处舀浊黄的水，在寒冷的清晨里淋下我们的身体，大家冷得直跺脚。然而，过后我们的精神却非常清爽，就在屋前的空地上抓水蚊来玩。在薄寒的清晨的有点朦胧的雾笼罩着的旷野上，那些水蚊成群结队在低空飞舞，我们随手一抓，总可抓到几只，然后把它们装进透明的小玻璃瓶，足足可观赏一整个下午。

乡村的早晨很宁静，空气清新得透着浓香，那是爬满高大水蓊树上的、或淡黄、或翠绿的野胡姬花散发出来的花香。沿着水蓊树步行约 50 米处有条人工筑成的小溪，那是我们的邻居老贼叔用锄头一锄一锄凿出来的。小溪常年流着清澈的水，老贼叔用这水来灌溉他种的茭白。小溪的水是从一条大水沟引进的，水原本并不干净，但一进入小溪，在小溪的两岸水草野花的衬托下，在逶迤的流程中，水中的杂质慢慢地沿途沉下，水就变得清澈见底，连水里的小鱼小虾都历历可见。我和堂弟常常用自制的网去捕捉小鱼小虾来饲养。

农村的午后更加寂静，那是我们外出到水沟或池塘垂钓的时刻。我们把一根根的钓竿放在水沟和池塘的岸边，待黄昏才去收集钓钩，那收获往往很丰盛。暮霭沉沉的傍晚，收集好了一大堆落叶后，我们就在旷野上放火烧落叶，再把番薯丢进火中，等火熄了，便有好香好香的番薯可吃。

这样充满田园风味的诗意般的生活，看来是要随着仙祖爷的那句“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的断言而消失的。



仙祖爷说日本鬼子会轰炸梦幻岛的时候，我刚好在场。和所有



在场的人一样，我也感到惊慌。回家途中，我在半路遇到我的堂弟。

“仙祖爷说日本会入侵梦幻岛，会轰炸市区。他说：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我像报新闻那样向堂弟复述我的听闻。

“那有什么好怕的？”我堂弟轻松地说：“我们有这么多椰子树和果树，还有，我们的田地也那么大，单单‘猪母奶’这种野菜，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

“‘猪母奶’酸酸的，有那么好吃咩？”我一起起“猪母奶”的酸味就浑身不舒服。这种野菜，我婶婶常常煮给我们吃，在没风的下午，当大家饿得眼白舌吐的时候。那时刻，婶婶便会把挤好的椰浆，倒进盛咖喱粉的盘子搅拌好，然后到田里去采“猪母奶”来配搭，这样一来，一道香喷喷的椰浆杂菜就是我们最好的午后点心了。但这只是偶尔吃一吃才上味，要是天天都吃“猪母奶”过日子，多受罪呀！于是我反驳堂弟说：“天天吃咖喱‘猪母奶’，你不会厌倦咩？”

“吃厌了咖喱‘猪母奶’，我们可以改吃咖喱鲤鱼、咖喱泥鳅、咖喱鳗鱼，我们的园地那么大，水沟池塘那么多，各种鱼类吃都吃不完的。”我堂弟轻轻松松地说着。

“是喔！我们也可以自己种菜，尤其是蕹菜，那是最容易成长的，可以多种，那怕没钱用？”我乐观地说：“而且，战争一来了，我们的学校一定停课，我们的生活不是更逍遥吗？”

我们都进入自己想象中的世界美景里了。说实在的，在战前那样纯朴的年代里，村民们的生活是那么地简单。大家早睡早起，有工作就去做，没工作在家休息几天也可靠储蓄过日子，而且乐得清闲自在。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形成乐天知命的性格，凡事从容对待，悠闲似神仙。战争，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正是学



校放长假的好机会呢！

这么一想，我们竟然有点兴奋地等待战争的到来！

四

这两天我们村的村民显得有点不安宁，谣言处处，听说红毛政府的两艘战舰“太子号”和“击退号”在南中国海都被日军炸沉了，马拉雅的所有州府也被日军占领了，只剩下梦幻岛孤立在南方。街头巷尾，谣言满天飞，有人传说英军计划撤离梦幻岛，而且英军打开仓库让市民搬走罐头干粮，并发放枪支给义勇军去抗日。我们的邻居猪尾叔那天从市区回来，手提着一袋沉甸甸的罐头和干粮，满头大汗，气喘咻咻但神情愉快地说：“你老兄！红毛猴打开‘牛廊’让市民免费搬东西，我刚好路过，就挤进去拿了这些东西。这些红毛猴从来就没有这么好死过，看来日本鬼真的要打进来罗！”

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刻，我和堂弟依然逍遥过活。学校早已停课，老师们走的走，加入抗日宣传队伍的则天天忙得晕头转向。我们照旧每天天蒙蒙亮就起身，照旧抓水蚊、捕小鱼小虾来玩耍。因为不用上课，我们特别空闲，就到附近的小山上去捕抓善于打斗的“虎蝇”来打发日子。这种“虎蝇”分雌雄两种，雌的屁股特大，不会打斗，雄的屁股尖小，很会打斗。它们躲在两片黏着的叶子间，确定了叶子间有“虎蝇”，就得用双手掌把整片叶子摘下来，有时捕到的是雌的，那很扫兴；是雄的，我们就雀跃；若是雌雄同窝的就特别兴奋，雌雄同居的雄“虎蝇”十分勇猛，百战百胜，但可遇不可求，百里得一。

有时我们就玩钞票游戏，钞票是从“罗黏”树采下的。这种树



有树液，富黏性，初长的叶子呈嫩红，渐长大变为黄里透红，长成后呈青色。一棵树有三种颜色的叶子，正可代表三种面值的钞票，可供我们当钞票来玩。

但停课时日一久，我们整天玩耍也觉得有点厌倦，于是我们就学写新诗，我一口气写了几十首新诗，自由体，不押韵。写诗写厌了，我们就以互向对方背诵英文报的社论或文章为乐，我堂弟发起狠来，把一本小英文字典从 A 到 Z 的单字全背了下来，打下他日后英文水平不错的基础。

日军南下的风声一日紧似一日，日本鬼子的飞机时不时入侵梦幻岛领空投下炸弹，大坡被炸死好多好多人，市容一片苍凉；小坡死伤人数较少，市容毁了一半，哀鸿遍野。市区的很多商店都关门了，有的店主躲在店内观察情势，有的已人走店空。

“仙祖父真灵验呀！真的是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人人见面都这么说。

我和堂弟不太敢出门，也不到小镇吃小吃。日子过得越来越单调、沉闷，但我们却在计划怎样长期过这样悠闲的生活。我们开始囤积从椰树掉下的老椰子，老椰子多汁，可作为煮咖喱“猪母奶”或其他野菜之用。也囤积蕃薯、木薯，这两种薯类用途广、吃法多样化。酸红毛丹我们也囤积，酸红毛丹浸在盐水里日子一久，便会变为甜的，可当午后的小点吃。

囤积太久的老椰子抽了芽，我们就依次序、等距离地种了下去，准备数年后椰树长大结果子，再收获老椰子当煮咖喱杂菜之用。一句话，我们精心策划桃花源式的田园生活！



五

“‘摩孽’^{注1}在旧山被捕了！”我爸爸向着我和我堂弟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那是个夕阳殷红挂在西边天际的黄昏，我和堂弟在屋前的旷地上拨弄着野火中的灰烬，寻找适才我们放进火丛中烘烤的番薯，且正在吃着几个找到的烤得焦黑的小番薯。燕子成群结队低飞着，追逐着同样低飞的蚊子昆虫，而天边一道血红的晚霞还烧得火红。晚风凉快地轻吹着，下午因为下了一场骤雨，此刻在夕阳的映照下，野草丛散发出阵阵幽香，香蕉树大片大片的叶子上凝滞着的雨滴，在殷红晚照映照下，闪闪发亮。

“‘摩孽’在旧山被捕了！”因为没人理睬，我爸爸又重复这句话。我抬头一看我爸爸，他神色凝重，说：“还不回来吃饭！”

那晚，我爸爸和我叔叔，也就是我堂弟的爸爸在厨房的餐桌上细声轻语。我和堂弟躲在房间偷听，断断续续听到的谈话，凑起来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瑞生，‘摩孽’被日本鬼子逮捕了，我一向为他工作，怕会被波及。我决定这几天内搬到一小时航程的巴莱避一避风头。”我爸爸对我叔叔说：“那你们一家怎样打算？”

我爸爸那时在梦幻岛帮助“摩孽”建水坝、搭桥梁。“摩孽”是一名英国工程师，他很赏识我爸爸，一方面因为我爸爸为人忠实可靠，又孔武有力；另一方面我爸爸也聪明，领悟力特高。他只读过三年私塾，不认得一个英文字，却学会看建筑图样，也会计算建筑成本。他不会说英语，和“摩孽”沟通全靠手语与马来话，而“摩孽”的马来话词汇贫乏得无可救药，一句马来话往往夹杂了好多英

注1：“摩孽”是马来语的音译，是猴子的意思。本地年长一辈习惯称洋人为“摩孽”，虽无贬义，却有点鄙视的意味。



文，然而我爸爸竟然听得懂。

“这‘摩孽’也真糊涂，这时候跑到马拉雅的旧山去做啥？”我叔叔埋怨道：“结果害得我们得逃难。”我叔叔在市区一家大杂货店当头手，收入不差，一家过着小康的舒适生活。

“‘摩孽’没法度，政府叫他去旧山建造一个堡垒，他只有遵命。”我爸爸再压低声调噤噤着。

“你这么快就决定跑去巴莱？”我叔叔问。

“秀清的妹妹在巴莱，我们一家五口暂时去‘弄帮’一段日子。”我爸爸说：“那你们一家要到哪儿去避风头？”我爸爸说。秀清是我妈妈，她的妹妹叫秀玉，妹夫叫阿泰，他自己拥有三艘渔船，生活很不错。我弟弟那年六岁，还没上学。我妹妹三岁，走路歪歪倒倒的。

“如果要去，我们只好到巴清去‘弄帮’玲玲。”我叔叔说。

玲玲是我婶婶玲玉的姐姐，她姐夫是胡椒园园主，园地广阔，生活富裕。巴莱和巴清隔着一条铁桥，步行往返约须一小时，这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也因为距离近，在巴莱的那些岁月里，我和堂弟还经常互有往来。

“那这间老屋怎么办？”我叔叔问，他喝了口黑啤，叹了口气。

“就锁起来好了！”我爸爸说：“至于果子树我看就交待阿顺看管，收成也归他。那几垄田地，也由阿顺去耕耘，好过让它荒芜着！”

阿顺是我的大姑丈。我大姑妈是我祖母的养女，她为我们家族带来人丁兴旺的好运。我祖母在领养我大姑妈前无所出，一领养了她，我祖母五年连续生了二男三女，男的聪颖，女的贤慧。因此，



当我大姑妈嫁给大姑丈阿顺时，嫁妆竟然是一大片地，我大姑丈就靠着耕耘那块田地，并栽种胡姬花、果子为生。我大姑妈生产力特高，结婚十年间，年年生育，共得六男四女，人数足可组成一支足球队或两支篮球队。

“也只好这样决定了！”我叔叔说：“那你几时出发？”

“越快越好，一个礼拜内一定得走。”我爸爸说。

就这样，在日本入侵梦幻岛之前，我们决定逃难。

当晚我堂弟过来我的睡房和我共眠，我们深谈至半夜才在朦朦胧胧中睡去。我们对旧家有点依恋，但对新环境也很向往。我们听说巴莱和巴清环境比我们现在住的乡村还要宁静。巴莱靠海，可钓鱼、可游泳；巴清有山，但基本上是个大平原，据说，我堂弟的姨丈的胡椒园面积特大，很好玩。我因此和堂弟约好，以后可以定期互访，我们认为，这两个地方是另外两个新桃花源，而且有许多新事物等我们去发掘。

就在我们临走的前两天的一个下着暴风雨的夜晚，有人来找我爸爸。此人和我爸爸轻声细语谈了好久，才大声地说：“留下来，留在梦幻岛，我们会掩护你们的。日本鬼子太野蛮，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抵抗他们！”

我和堂弟那时还躲在房间玩钞票游戏，全神贯注地心无旁骛，此时听到这人的声音很是熟悉，我便和堂弟跑出来看，竟然是仙祖官乩童跳神时鼓动群众抗日的那个青年。

我悚然一惊，对堂弟耳语，堂弟听后说：“会不会是什么党的头领？”

“对哦！”我说。我想起来了，我的华文老师苏慕真在课堂上



向我们讲解过这个党的英雄人物的事迹。在苏老师的口中，这个党的党员及领袖都神通广大，行踪诡秘，且很会乔装，本领特强，胜似三头六臂的神仙。

“我叫王希仁。”这年轻人对我爸爸说：“有什么事情可打电话给我或到这地方找我商量。”他递给我爸爸一张手写的字条，再三吩咐，经过我身边时瞄了我一眼，然后离去。

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30年后王希仁竟然成为我在东京工作机构的顶头上司。那时，王希仁已从日治时期沦为日军线人而被民众目为汉奸，摇身一变挤入社会名流了。王希仁被日军逮捕前，是那个党的梦幻岛的重要头目，被捕后成了汉奸，他出卖了好多好多同党要员。我不应该在此先泄漏“后事”，详情还是等待往后的篇章再详述。

六

巴莱是个小渔村，有千多户人家，人口5000余，有所小学叫渔耕公学，学生百多名。渔耕公学有一间图书馆，藏书颇为丰富。我一住进巴莱镇，就插班此所小学四年级。渔耕公学的各科程度比我在梦幻岛就读的克明小学的低得多，我因此有好多时间阅读课外书。我如饥似渴地一天翻阅一本书，不出半年，已把那个图书馆的所有现代中国文学和外国翻译文学作品泛览过了。

巴莱只有一条主要街道，村民外出时大多是步行，或以脚车代步，没人拥有汽车。所谓街道也只有两间杂货店，一间兼卖茶水、冷饮和炒“果条”的咖啡店，此外，还有三几摊摆在路边的卖小食的摊子。村民都很纯朴，男的天黑就出海捕鱼，次日午后两三点归



航，这时渔港就忙碌起来了：妇女小孩都忙着捡鱼，为鱼分类，再批发或零售出去。

我姨丈是船主，他拥有三艘船，十几个工人，在巴莱镇上算是有头有脸的人。我姨妈过着少奶奶似的生活，她那年才30出头，已生育了一男一女，还是那样标致。我们去时，她又怀孕了。

巴清是块大平原，岛上有座小山，高四百余米。巴清有近千户人家，人口约5000名，有一所农耕小学，我堂弟一到就插班小三。农耕小学只有七八十名学生，有些班级是复班，像我堂弟的班便是小三、小六复合班。此校的课程程度比渔耕公学还要低。我堂弟在那所小学就读，几乎闭着眼睛都可参加考试或测验，他的英文全校第一。农耕小学也有一个小图书馆，但都是《儿童乐园》、《学生园地》之类的图文并列的书，很不能满足我堂弟的求知欲，因此，我堂弟每隔三几天总会来巴莱向我借我从学校借来的课外书回去阅读。

“比起巴莱，巴清村民的文化水平更低罗！”我堂弟说。我们坐在路旁的小冰水摊的长凳上吃刨冰球，闲聊着。

“可是巴清却看得到梦幻岛的报章呀，在巴莱就没报纸可读。”我说。

“巴清连一个可以吃刨冰球的小摊子都找不到。”我堂弟从冰球内挖出一小匙红豆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神采飞扬地说。他的嘴角让冰球的色素染得红红的。

“哦！”我哇了一声，说：“王希仁被日本蝗军逮捕了！”我翻开《扶桑日报》的第二版，赫然看到这样醒目的标题：纵横马拉雅九州府革命党要员王希人被捕。我不禁悚然。

“王希仁？就是半年前在那个暴风雨夜晚来我们家找伯父的革



命党青年？”我堂弟瞪大眼睛问。

“《扶桑日报》是你带来的，你自己没看到这新闻咩？”

“报纸是我姨丈订的，他看过后就丢给我，我不是天天都读报。这是哪一天的报纸？”

“3月8日的。”

“那就是昨天的。昨天一整天我都在赶读《西游记》，这书我今天就得还你呀，我哪儿还有时间读报？”

我仔细读完这则新闻，才知道我在仙祖宫看到的这名青年原来是那个党在梦幻岛的全权代表！

30年后，我在东京工作时，有一次我遵循王希仁的指示，用公司的车子护送他的泰籍好友陈阿公去成田机场。那天天下着大雨，东京大塞车，我和陈阿公足足花了三小时才抵达机场。

“你要听一听你的总裁王希仁的故事吗？”在途中，车子塞着不动，陈阿公很感无聊，便这样问我。

“我当然想听！”我说：“但是，我更想知道你的名字为何叫陈阿公？”

“这有什么奇怪呀？”陈阿公笑着说：“我姓陈，‘而泰国的名字都有一个‘公’字，所以我就改名‘陈阿公’，我的原名是陈校孝，用福建念起来好像是‘等笑笑’，意思是等待变成疯子，也很不好听，改为陈阿公，让泰国人天天叫我阿公不是很好吗？”陈阿公继续说：“我跟你讲，你的总裁年轻时多有正义感和抱负呀！他从鹭鸶岛南下缅甸，再从缅甸南下梦幻岛，他做过好多行业，也赚了不少钱，就是看不惯贫富悬殊的现象，后来又碰上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义愤填膺，便加入革命党。你总裁人聪明，也有墨水，



很快就升为梦幻岛的要员。”

“我30年前就见过王希仁。”我打岔着。

“没可能呀？30年前你几岁？”陈阿公问。

“10岁。”

“10岁能懂什么？”陈阿公狐疑地看着我。

“我是在仙祖宫的乩童会神的场所看到王希仁的。”我把故事来龙去脉重述一遍。

“这样说来你们是有缘分的啰！”陈阿公谈兴很浓，他望着车窗外的渐小的微雨，继续说：“一个暮霭沉沉的黄昏，那个党的秘书长特赖约了王希仁到‘为多利呀’街见面，你总裁依约踏脚车到约会地点，迎接他的不是特赖而是日本军官，王希仁被捕了！”

“那王希仁这次一定死定了！”我插嘴说。

“不对！”陈阿公乐开怀地笑，他得意洋洋地说：“日本军官在盘问王希仁后，相当赏识他的才智，就问他想不想活？”

“王希仁怎么决定呢？”我问。

“当然想活啦！”陈阿公以不屑的神情瞄了我一下，说：“是人都想活下来，何况王希仁的儿女都还小。”

“那日本军官怎么做呢？”我问。

“日本军官叫王希仁和他太太、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学狗叫着、学狗爬着，从铁丝网下爬出爬进三次，而且要不不停地作出摇尾巴的样子！”陈阿公轻轻松松地说。

“这是很侮辱人格的做法呀！”我说。

“日本鬼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测试你对他们的忠诚程度！”



“难怪王希仁曾感慨万千对我说：人生有些经验是终生难忘的！”我说。

“你的总裁这一生最大的过错就是苟活下来，并出卖了好多同志！”陈阿公说：“人生有很多考验的难关，但王希仁面对的却是沦为汉奸或从容就义的抉择，他选择了苟活，结果遗憾一生，恐怕还会遗臭万年！”

“那时候你在哪里？”我好奇地问。我想，陈阿公既然是王希仁的好朋友，很可能当年他们是同志也说不定。

“我也是那个党的党员呀！但我一听到日本蝗军南下梦幻岛，便漏夜逃往巴眼岛去。”

“我们一家人那时避难巴莱。”我说。

“巴眼就在巴莱对面，坐船才半小时路程。”陈阿公说：“我有时也过去巴莱买鱼，却从来没遇到你呀？”

“可能碰过面也说不定，只是那时我还只有十来岁，和现在的样子全然不一样，你认不得了吧？”我说。

“人生短促呀！风沙雁兄！我虽然在乱世中幸存了下来，而今也70多岁了，来日不多。马马虎虎过日子就好，别去想过去那些峥嵘岁月的光荣事了。”陈阿公感慨地对我说：“快到机场了吧？都坐了三小时的车，我尿憋得膀胱都快爆破了！”

“前面拐左就到机场。”我说。

陈阿公一下车就冲向厕所，出来时提了行李，和我握一握手，笑一笑，就挥手而去。

我在东京时期接触到的王希仁，无论从外表或言语，都完全无法让我和30年前在梦幻岛仙祖宫时见到的他取得任何联想，除了



身材依然短小，体格仍然健壮外。他的笑声特别夸张，空洞洞的像个破锣，显得虚伪做作。他特别喜欢哈腰鞠躬，对日本人说说着不合文法的日语。有一回，一位来出席我们公司庆典的日本学者对我说：

“你的总裁的日语是低军阶的士兵说的日语，是七凑八凑的，全无文法可言。”我明白这位学者说这些话的文底的含义，他在暗示我王希仁曾在日本蝗军军营中工作过，出卖过同志和良心。我感谢他的良苦用心，但陈阿公此前已把王希仁的过往详详细细地告诉过我了。

王希仁或许因为干过不少亏心事，他很不喜欢我直来直往，嫉恶如仇，有话直说的性格。有一次，他召我进入他的办公室谈商为公司办年庆的事。我提出我的意见，他听了很不以为然，说：“风沙雁，你是受华文教育的，为何做事这样直肠直肚，你真是一条肠子通到屁股的。我跟你讲，你风沙雁做任何事，如果以你认为最残忍的方法去做，它的客观效果是恰到好处；如果你认为这样做相当妥当，你就会被别人吃掉；而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有点为对方设想一下，那客观效果是你会被别人吃得连骨头都不见了！”

我听了他对我的作风的剖析后，一股寒流直直从我脑后通到我的尻骨上，那一席话到今天还时不时在我记忆匣中浮现。

王希仁被日本蝗军逮捕后如何在军营中过日子，如何出卖同志，由于陈阿公没对我详说，我也就无法向你们交待。

不过，王希仁被捕的消息很快就在巴莱和巴清传开来，（相信在巴眼的陈阿公也听到这消息，但我当时忘了问他，不敢确定，只好存疑）并在此两地引起震荡，且久久不能平息，以致巴莱和巴清的海上自此多了海警巡逻，除了渔船外，夜里其他船只都不准出海。

在巴莱住久了，我爸爸闲着没事做，很是郁闷，他开始学习腌



制成咸鱼，也在离海稍远的空地上种番薯、木薯，打发闲暇，赚点小钱花，并借当农夫来掩饰他曾当过英国工程师助手的身份；我妈妈则学养猪养鸡，成绩不俗。

一句话，王希仁的被捕，不只影响梦幻岛上的抗日分子的生命安危，连远在巴莱巴清的人们也提心吊胆了。

七

巴莱海边的黄昏充满着诗情画意，一艘艘归来的渔船都系在岸旁的大树树干上或渡头的石墩上。晚风几乎天天都吹得很猛，把渔船牵扯得摇摇晃晃。岸边疏疏落落的椰树，高耸而瘦削，便尽情地摇晃着身子，似乎要把树梢的几颗椰子拽掉似的。西边的彩霞与东方的初升的上弦月常常遥遥相对，暮靄则像水墨画中的墨彩，渐渐地渗透进昏黄的沙滩的夜空。就是在这样蜜也似的一个银夜里，我的怀孕的阿姨，突然肚子痛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厉害。到了晚上11点左右，胎儿蠕动，看样子是要生产了。但是，我阿姨才怀孕八个月，离产期还有一个多月，应该不会早产吧？使局面更糟糕的是，所有的渔船此时都在海上捕鱼，而具有先进医疗设备的医院，最近的是在梦幻岛。自王希仁被捕后，他的属下的身份一个接着一个被希仁暴露，有的遭逮捕，有的潜逃。日本蝗军为一网打尽王希仁的余党，除在梦幻岛上各要塞设检查站外，也实行宵禁：晚上七点过后，所有进入梦幻岛港口的船只都严加检查。因此，尽管我姨丈“富甲一方”，在此紧急时刻也是无法可施，他纵使找得到船只，也无法及时载我阿姨到梦幻岛就医，更何况此时要找一艘船根本就是做梦！

接近午夜时刻，我阿姨已肚痛得死去活来，在无法可想的情势



下，我姨丈只好就近请了接生婆阿程来协助。

“哎哟！这是颠倒生产，婴孩的脚先出来，我不会接生！”阿程喊着。

“你尽量帮忙，阿程！”我姨丈和我妈说。

“好！好！我从没接过这样生的婴孩，不知道使得使不得？”阿程说。

“出力挤！出力挤！”阿程一边摸着阿姨的肚子，一边喊着：“出力挤呀！出力挤，婴孩就会出来！”

我被大人挡在房外，无法看到阿姨痛苦的样子，只隐隐约约听到她的冗长的呻吟声，很凄厉。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房里静悄悄的。好一会儿，我终于听到婴孩的尖锐哭声，接着，阿程大声地喊：“婴孩出来了，可是大人流血不止。快！快！快！快拿止血的药来。”

“天公保佑，婴孩活着！”我姨丈透了口气，说。

“大头家阿球兄！令秀玉的血流不止，我阿程没办法救她！”阿程哀叫着。

“你一定得想办法救伊！”我姨丈求着阿程。

“没办法！红烟放了那么多包，血还是不止，我没办法罗！”阿程差不多哭了起来。

这时已是午夜一点多，整个巴莱岛静寂寂的，只有我阿姨的家乱糟糟地处在惊慌失措中。大约两点钟，我阿姨终于在流血不停中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那年她才33岁。岁月如梭，我的那个早产的表弟以及另两位表妹与我失去联络已60年，他们如果还活着，也都已年逾花甲了！



第二章 光复

我们一家人从巴莱岛回到梦幻岛时，已是 1946 年年初，距离日本广岛和长崎各吃了一颗原子弹后而投降已近半年。我堂弟一家人也几乎在同一时期由巴清岛回来，我们两家人再住回旧厝，恢复当年那样清闲优雅的乡村生活方式。

经历了战火蹂躏的梦幻岛，奄奄一息，市容萧条，建筑物毁坏的毁坏，残存的也肮脏脏脏，有的店主人去楼空，有的人死楼在一片狼藉。梦幻岛像个钱财被抢空了的流浪汉，饥饿地躺在街边，暮气沉沉，了无生气。

我和堂弟都插班侨民中学，我在中二，我堂弟在中一。由于同校，我们依然有机会一起玩游戏、讨论功课。不过，因为我爸爸找不到“魔萼”（据我的姑丈阿顺说，“魔萼”在日治时期遭日本蝗军



抓去做苦工，饥饿不堪，人瘦得真的像只猴子，不久就死去了），无法继续他的充当工程师“魔孽”的助手的工作，只好在离我们住所两公里外的小镇租了一间小店，经营水果生意，兼卖杂货。

我们的水果店坐落在马路边的红土坑上，地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从木板缝隙中看下去，我们的店主一家人的客厅摆设历历在目。入夜时分，老店主一边听着南管音乐，一边随着曲调哼歌词，他经常哼的是《望春风》，逍遥得很。偶尔，他会大叫一声“老查某，我‘瘾头’来啰！”，然后哈哈打呵欠。他指的是那回事，这时，他的老太太就会半认真半生气地骂道“你这老天寿，‘瘾头’来了，你不会去找「水查某」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就是在这样的新环境中度过我的中学生涯。

因为在巴莱岛懒散惯了，到侨民中学就读时，我已没当年在小学时年年考第一名的“勇猛”，而且，我们有一批死党，共四人，每天放学后一定搬了我婶婶养小鸡用的、以苹果箱的碎木板做的鸡笼到椰树下搓麻将，或赌扑克牌。

侨民中学坐落在山岗上，那时校方正在计划兴建一个运动场，由于缺乏资金，便发动师生自己开垦长满野草的一块广场为运动场。可惜学生反应不佳，于是老师们搜尽枯肠，想方设法，有人献出这样的“馊主意”：检举犯校规的同学来垦荒。就这样，我和堂弟不知在哪一个“吃里爬外”的同学的“出卖”下，被老师们列入“赌徒”黑名单中，而不得不加入开辟运动场的队伍来了。

我们学校的运动场开辟在斜坡下的一片旷野上，整片斜坡让我们师生们整理过后，植上的一片一片的草皮，后来都长得非常茂盛青翠，而运动场的青草更长得葱葱郁郁的，尤其是在雨后的下午，人一走在那么宽大的运动场上，心旷神怡。那一年，我们为维护母



语而展开的全岛罢考游行，便是在这运动场举行的。这是后话，待有机会再同你们细述。

二

我这时候的生活分为两部分，从早晨到中午在学校学习，放学后回家就和我堂弟及表弟和死党们玩耍，黄昏过后到店里去。学校假期则相反，整个上午在家，下午到晚上在店里。如此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富于变化，充满刺激性。我的野性在此时期得到全面的发展，以致于后来我在报社工作时，一位叫李遵荣的“神童”式同事动不动就这样对我说：“他妈的，你风沙雁如果没有几分流氓气，我李遵荣才不跟你来往呢！”

“像我这样柔情似水的书生，你他老哥的李遵荣还说我有流氓气，真是冤枉好人呢！”我往往这样为自己辩护。

“你他妈的风沙雁会柔情似水？看你讲话时左一句你老哥，右一句你老哥的，就知道你只是在装斯文而已！”李遵荣常常这样驳斥我。

由于经常都无法说服李遵荣，我此后也懒得辩解，反正在当前这个惟利是图的功利社会里，真的是“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我就充当半个流氓好了，这对于连文艺界都充满着文霸、文氓、文混、文警的小岛也起不了多大的恶劣影响。

根据李遵荣的观察，文警是近年才出现在梦幻岛岛的新兴人物，这类文警外表大义凛然，常常出面主持正义，抨击文坛歪风邪气，骨子里却是另一副嘴脸。

“你老哥终于承认你有流氓气了！哈，哈，哈。”在这样的时



候，李遵荣非常高兴，大声开怀地笑，并大口大口地喝他的啤酒，大口大口地吃他的鸭腿。

“你老哥！”我反驳道：“你说什么鸟就什么鸟啦！”

“哈！哈！哈！你口出粗话，还自称斯文，算了吧，风沙雁，老老实实做个半流氓，你还算是人呢！”李遵荣说：“我告诉你，风沙雁，你可知道这梦幻岛上存在着多少伪君子？我告诉你，有人心里多高兴已成为贵妇晚装上的别针，却又装出清高纯洁一如风雪中的翠竹青松，或神圣得像拥有贞节牌坊的烈女那么‘势面’呢！我还欣赏你风沙雁，就因为你有几分坦率真诚的流氓气！”

就这样，我在战后的经济萧条、文化荒凉的梦幻岛的乡镇逍遥地过着带点野性的生活。由于每天有一半时间在乡下、另一半时间在小镇生活，我的性格除了带点农民的“粗野”外，也沾染上小市民的狡猾。对于这样的双重性格，李遵荣倒是很赏识的。他常常在与我喝酒喝得微醺时说：“我告诉你呀，风沙雁，你要是没沾染上那么一点点狡猾特点，我可以为你打保单，在这个人心狡诈的梦幻岛，你早已被人吃得连骨头都找不到了！”

三

老实说，我并不太喜欢在水果店呆着。但我爸爸妈妈经常都在店里忙得晕头转向，我弟弟妹妹年纪还小，在我婶婶处寄吃，我是家中唯一能帮父母招待顾客的孩子，在放学回家吃饱饭后自然就得到店里来帮忙，这是推脱不了的。

水果店在中午过后很宁静，生意非常清淡，在这时候，我爸妈往往会轮流回家小眠一会儿，只留下两人看店。我充分利用这段空



闲时间读我的课外书，几乎每天一本。先是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然后是激流三部曲《雷》、《雨》、《电》；待到把巴金的所有小说读完了，我就开始翻阅郁达夫的小说、散文，然后依顺序读了朱自清、郭沫若、丰子恺、夏尊、鲁迅等等现代作家的作品集。之后就选择世界文豪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罗曼罗兰、雨果、哥德、席勒、欧亨利、狄更斯、马克吐温、高尔基等等作家的小说来读；再来就背诵拜伦、雪莱、济慈、朗费罗、海涅、莎士比亚等等诗人的翻译诗。最后，我背诵唐诗三百首、宋词一百首、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国现代诗歌选等等。一句话，在水果店的午后的宁静环境下，我借助阅读打发闲暇、解除闷气！

每天傍晚五点多，一个名叫“流民”的就会挑着两桶水来卖给我们。他的头发剪成榴连刺的样子，满嘴烂牙，身着一条无领背心，穿着短裤、趿着布鞋，瘦削的身材歪歪倒倒地红土炕斜坡下吃力走上前来。在这样的时刻，我往往会放下手中的书，坐立不安地、然而又爱莫能助地看着“流民”把那两桶水挑进店里，并好好地倒进水缸里，我才能继续我的阅读。

“你要喝一杯汽水吗？”我爸爸或妈妈在付了“流民”两角钱的挑水费后，往往这样问“流民”。

“不用！不用！我赶着给洪先生一家挑水，他家人多，得六桶水才够用！”说着说着，“流民”就走了。

然而，碰到店里有些熟客的时候，“流民”的到来，常常就会掀起一阵笑声。

“喂！‘流民’，十二支明天开什么字？”阿龟问。

“要开就来开！”“流民”答非所问。

“不要这样勒，‘流民’，到底会开什么字？”阿炮逗着“流民”。



“跟你讲要开就来开，你还要问什么？”“流民”有点懊恼了，他用两个水桶大力相碰，发出巨大声响，然后气嘟嘟地走了。

“你老哥，这个笑‘流民’今天不给我真字啦！这个笑‘流民’讲的真字‘死爸’准呢！那天他给我‘三八’这真字，结果让我中了一百块啦！”‘猪屎’笑嘻嘻地说。

那是战后初期，梦幻岛百废待兴，我们的水果店所在的红土炕地段，虽是属于小镇贺兰所管，但那儿的几百户人家，却只有一个公共水龙头，工作较忙的人家就得靠向“流民”买水来用了。

我听母亲说，“流民”本姓卓，名叫金财。在日治时期，才六岁的他，有一天饿得直发抖，便与三个年龄相仿的孩童潜进日本军营偷东西吃，没想到一进军营便被发现，两名日本兵持枪追着这四个小孩，把他们吓得连奔带跑往出口处冲，日本兵一边喊停，一边开枪，两名小孩腿中了枪倒地，另一名跌倒腿断，而“流民”虽幸运逃出军营，却吓破了胆，自此便精神恍惚，读书读不成，连说话都前言不搭后语。他爸爸在日治时期死于营养不良症，母亲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才把“流民”扯大，而今落得如此样子，也只好怪自己命苦，天天上山采一种俗名“鱼叶”的树叶卖给小贩，而“流民”则靠为人挑水赚钱，母子俩便这样靠己力勉强强过日子。

四

水果店一年里生意最为火红的时节是农历新年。大概从十二月初十开始，各种各类的年柑就陆续上市，销量也随着年关的逼近而日增，到了廿七、廿八，顾客如云涌至，我爸妈取消午休，他俩从早上九点开店，得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关店为止。如果逢到大年，那



年卅还得忙到深夜 12 点才关店。

那一年年卅，已接近午夜了，我们正忙着把最后一箱碰柑卖给最后一批顾客，而“流民”也忙忙碌碌地为红土炕的居民挑水，以备年初一之用。

“喂！‘流民’，这么勤劳，都三更半夜了，还在挑水。镬赚不完的，‘流民’，赚这么多做什么？”阿龟调侃着“流民”。

“别捣蛋啦，老阿龟，进福嫂还在等我的水用呢！”“流民”一边应着，一边正想垮过我们店前的马路，他咧着嘴，露出几根乌黑的牙齿，气喘咻咻地应着。

“笑‘流民’，十二支开什么字？”阿炮追着问，“流民”一回头，有点不耐烦地应着：“臭阿炮！你爸没空，别‘吕小’啦！”说完，就要快步过马路。

咿——咿——咿——砰！砰！砰！，此刻原本相当宁静的红土炕周遭，突然传来一阵紧急煞车声响与东西碰击声，周围立即起了一阵骚动，我跟着大家跑出店外，定神一看，只见“流民”躺在一辆英军卡车下，血流满身。阿炮、阿龟赶紧趋前扶起“流民”，却见他双眼紧闭，嚅嚅着说不出话来。

“快打电话叫红十字车来！”有人高喊着。

“哎呀！我的心肝‘流民’，你怎会不小心让车撞成这样子？”“流民”的妈妈这时赶到，她抱着他痛哭。

“让开！让开！”救伤人员喊着。“流民”在众人的关怀声中被红十字车载走了。据说，“流民”年除夕进了医院，次日凌晨就死了。

年初五，我们的水果店在连休四天后开门，阿龟、阿炮、猪屎



等等熟客又来店里闲坐，他们一聊起天来，话题总围绕着“流民”而转。过了元宵节，新年的气氛渐渐淡了，大家也慢慢地把“流民”给忘了，只偶尔看到他老母佝偻着身子来我们店里买杂货米粮时，才又谈起“流民”的事来。

红土炕的百多户人家中的哪些一向靠“流民”挑水来洗涤饮用的家庭，依然请人挑水，只是换了一个叫“阿狗”的、神智较清醒的年轻人来承担此责务。“阿狗”挑的水只有六七分满，这使得原本只需两桶用水的客户如我们这样的人家，得叫四桶水才够用。而且，价码也从两桶两角提高到三角了。

“哎！还是‘流民’可爱，一桶水盛得满满的，又只收一角钱，‘阿狗’真计较，真贪心！”阿龟喃喃地说。“流民”一生值得大家怀念的似乎就是他的憨直的性格。

日子依然在平淡中度过。

那一年发生了金岛罢工罢市事件，当局实行了三天戒严令，此后又实行宵禁，我们的水果店生意原本就不理想，经此打击更是亏损连连，最后只好收盘。我爸爸失业后，只好回到乡村种菜为生。

五

我们的旧厝是相当典型的具南洋色彩的亚答屋，墙壁用木板构成。屋子正中有一道木栓大门，面对木栓门设客厅，正中安放大伯公神龛，左侧置放神主牌。屋子左右两翼各有两间房，其末端各设一个厨房。我们一家住在左翼，我堂弟一家住在右翼。

我们的旷地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左边的旷地遍植红毛丹、水蓊、杨桃、椰子树。右边的旷地较荒芜，只有零星的、自生自灭的



几棵红毛丹、椰子树以及一些香蕉树；此外，一大片旷地就长满奇花异草，天气晴朗时，群蝶飞舞，群蜂缭绕，好一幅热带风情画。骤雨过后草丛湿漉漉的，但太阳一出来，草丛就会散发阵阵清香。我那时正在搜读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如「前夜」、「父与子」、「处女地」及散文集「猎人日记」，深深被这位文豪所描写的俄罗斯大草原在雨后散发的芳香气息所吸引而心向往之，一发现我们的草地在骤雨后也会散发清香，便以此为想象的依据而神游于他笔下的大草原了。

我们的左边的旷地原本有一个池塘，池塘有棵菠萝蜜树斜斜倾向池塘生长，枝叶扶疏，临水照影，姿态万千。在炎热的午后，池塘周围，微风轻拂，水清如镜，游鱼水底，清澈可见，来去自如，快若闪电，瞬息即消失。我和堂弟常在这样的午后闲坐池塘，聊天谈笑，偶尔发出的巨大笑声惊动了池中鲤鱼从水中一跃而起，轰然一响，颇为吓人，为午后宁静的池塘带来一点声息，而后一切复归于平静。

黄昏时分，我和堂弟收集过去两三天来堆积的垃圾和落叶后，就在门前不远的空地上燃烧，并把菠萝蜜的种子与番薯丢进火里烧烤，待火熄灭后，我们便有了夜宵的东西。

我和堂弟的诗一般优美的乡间生活，曾因日本鬼子的侵占梦幻岛而中断了三年多，和平后又因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贺兰镇度过而无法全面领略乡间生活的真髓。水果店关门后，我爸爸既然以务农为生，我如鱼得水便全然投入乡间生活的情趣了。

乡间生活的情趣，有好大半是因为在每逢节庆时弥漫在乡间周围的那种氛围。端午节是我们最为欢乐的，首先是摘棕叶的乐趣。我和堂弟两家大小，并联合我大姑妈一家大小，在天蒙蒙亮、雾气



相当重的池畔的那一大棕叶丛下摘棕叶，欢声笑语加上一点胡闹的小动作，其乐无穷。晨风偶尔吹来，在一阵寒战后，我们做一个深呼吸，吸进略带寒冷的新鲜空气，一切疲劳都烟消云散了。

我大姑妈、我母亲、我婶婶还有我爸爸把高耸的棕叶一枝一枝砍下来，我们这些孩子们便七手八脚从枝干上把一叶叶适用的棕叶摘下来。棕叶都长幼毛，碰到脸或身体任何部位就会发痒，久久不退。因此我们都穿着长袖衣，包着头巾，只露出双眼，如临大敌地小心翼翼地摘棕叶。

在孩子群中，最教我们难忘的是大姑妈的三女儿素素，她那时15岁吧，长得非常清秀，身材高挑。她穿着紧身中华装，包着头巾，用异常清脆的声音指挥我们如何摘棕叶、洗棕叶、叠棕叶。大概由于三表姐人长得好看又聪明伶俐，她俨然是我们的小领袖，而在潜意识里，我们特别喜欢摘棕叶，也似乎与素素的在场有关。

我曾说过，我大姑妈生产力特高，她所生养的六男四女足以组成两支篮球队或一支足球队，但他们都命运多蹇。因为家庭成员多，而我大姑丈务农所入有限，要养活这么大的一个家，在经济上真是捉襟见肘。我的表哥表姐几乎没有一个有机会受完中学教育的，虽然他们个个都天资聪颖。在战后那百废待兴的年代，我的表哥们都只能找些粗重的散工来做，勉强糊口养家；而表姐们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艰苦地生活着。三表姐素素尤其不幸，她的美貌被一位巴士查票员看上了。他自称是某某巴士公司的老板的近亲，用花言巧语骗取了素素的感情。结婚后，素素才发现这家伙已有家室，太太是某某巴士公司老板的女儿，他的身份也真的是巴士公司老板的近亲！

素素出嫁的那天的清晨，这家伙单枪匹马从我们乡间的小泥路



走来，什么仪式也没举行，就这样大刺刺牵着素素的手扬长而去。我的二表哥水树是他家中唯一反对此婚事的，他站在大门口挥着拳头要打那家伙，但被我大姑妈给阻止。我二表哥只有破口大骂：“你这骗子、流氓，骗了我妹妹的感情，如果她将来有三长两短，我一定不放过你的！”那家伙头低低地怏怏地离开。

我在东京工作的那几年，从我爸爸的来信中得知，三表姐素素婚后生活很不愉快，神经已失常，进进出出心理医院好多次。

在乡下过节日特别有感受主要是我们有参与感，而这参与感又与我们无论什么东西都得自己动手做有关。冬至来了，我们得提着碎米到我大姑妈的石磨房去磨米浆以做汤圆。石磨安置在一间以阿答叶做屋顶、而周围并无围墙的小屋里。石磨套着一根长柄，我妈妈用双手推着长柄转动石磨，我则用勺子舀起碎米，一勺勺地放进石磨，这样一往一来，米浆就出来了。石磨的用途广大，过年蒸米糕、发糕也得用石磨磨米浆。

乡村的夜晚是宁静的，月光如水映照在我们庭院前的那棵人心果树上，把累累果实烘托得异常抢眼。不远处的丛丛香蕉树的阔大叶子，从傍晚那场骤雨滞留下来的水珠，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是独处，我会一边听着轻音乐，一边看着庭院中的景物遐想。我后来的喜爱唐诗宋词和文学，有好大原因和此段生活有关。

六

乡下的生活固然有诗情画意的一面，但也有保守落后的另一面。进入上世纪50年代的反殖时期，整个秀盛村也渗透进点点滴滴的



新风气。我们村里只有六个中学生，单单我家族就有我堂哥、堂弟和我三人，都就读于侨民中学。我们六人几乎风雨不改地一起上下学。每当我们背着书包走过村中唯一通向外界的泥路旁的那间阿答屋咖啡店时，那些在店里闲坐聊天或喝茶的村民，总会以不屑的语气说：“干你娘！这么大了还在读书，难怪他们的家庭那么穷困！”这样的訾议声大而响，听了很刺耳，也因此我们六人经过这咖啡店时，往往疾步而行，目不斜视。

秀盛村有一条大水沟流经，跨过大水沟有一座长50米宽两米多的木桥。这木桥是秀盛村通向贺兰小镇的唯一通道。过了木桥，得走一段约一公里的泥路。泥路一边是小山坡，布满坟墓，另一边则每隔数百米才有一户人家，或以养羊，或以养猪为生。泥路两旁大树参天，天一黑，泥路黑黝黝的，若遇到没有月亮的晚上，更是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堂弟经常夜归，除了得提手电筒外，还得一边走一边哼着歌，目不斜视。偶尔斜眼看一看山坡，有时就会在坟墓上看到黑黝黝的一个影子站在那儿，起初我们惊慌失措，定神一看，才知晓原来是牧羊的印度人在墓上纳凉，以后就见惯不惊了。但我堂弟胆小，夜里做梦常梦见鬼魅，因此他若夜里单独回家，衣袋中一定藏着一小张红纸，是准备遇到夜游东西时给它们看一看的，吓一吓它们。

秀盛村的保守风气全面体现在宗派、血缘、地缘观念上。我家族的姓属于小姓，祖籍龙溪在秀盛村也是少数派，因此我们在此村的发言权相当小。幸好我大姑丈姓陈属大姓，他又是安溪人，在村里也是多数派，我们一家总算有个靠山，在秀盛村勉强可以生存下来。

随着新风气的进入，那年有一家曾姓人家搬进我们秀盛村，住



在村内最高的山坡上。他们一家八口，为父母的都善良，三女三男聪明伶俐，书读得非常好。他家的长男叫永联，学问丰富，为人活泼好动，家中藏书很多。我家那时穷得发慌，我又非常爱看书，永联知道了，便慷慨地让我借阅他的藏书。我在这时大量翻阅了翻译名著，打下我的外国文学知识的基础。

永联是篮球高手，他是我们那支球队的教练。他的训练方法很有系统，他教我们如何切篮、带球、传球、跑球。为提高村民的思想认识，永联组织村内的好青年办夜校，并经常作家访。由于报读夜校的人有男有女，且教师和学生的年龄相差不大，于是一些村民就盛传这样的流言：“白天读聪明，晚上读爱情！”，弄得师生很难堪，夜校慢慢地在诽谤声中自动解散了。

那一天中午，我们的球队中的好几位球员正在练球，永联突然出现，他通常不会在这时候出现。他用依依不舍的语气说：“各位朋友，我今天特地向学校请了半天假来最后一次指导你们打球，明天我就会离开这村子。”

“为什么？”有人问。

“因为有人告我把你们组织起来，散播煽动你们反政府的言论，风声很紧，我得离开这儿，甚至梦幻岛！”

“那以后我们到哪儿找你呢，老师？”我问道。

“以后我再告诉你们！来，别浪费时间，我们现在就开始练球。”

七

那是紧急法令实行的时期，很多进步青年一夜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永联也不例外。他的失踪，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现在身



在何处呢？没人知道！有一年，我在实兆远的一个巴刹的炒菜头糕摊上看到一位摊主非常像永联，便特地向他买了一碟炒菜头糕，并笑笑地问他：“这位先生，你叫永联吗？”

“不，我叫阿笑！”他悚然一惊，随即灵活地以应变的语调回答我：“请问先生贵姓大名？”

“我叫风沙雁！”我说。

“风沙雁，很少人姓这姓嘛！”他苦笑着说：“先生在哪儿得意？”

“教书，在梦幻岛教书。”

“那是很不错的职业呀！”

“混一口饭吃。”

“哪里，哪里。这是很神圣的工作呀！”他说着，那声调，那看法，那神情，哦，还有他左下巴的那颗痣，他除了是永联还会是谁呢？

然而，时过境迁，白云苍狗，世事变化太大了，任谁都会对40年前的一支球队中的一个队员，或者说一位在当时还是不成熟的少年朋友，兴起提防之心的。我不怪永联！他为了反殖，为了唤醒村民，为了组织村民提高认识，他漏夜远走他乡，走进茫茫的原野。一句话，在那样的风起云涌的年代，永联加入我后来在东京工作的机构的顶头上司王希仁的组织。他的青春、他的前途，他的一切都投进去了。然而，当谜底打开时，竟然是一朵永不会结果的花朵，人生有比这更悲哀的吗？人人都有梦，人人都会作梦，但有些人是白白浪费了好多时间去作一生都无法实现的梦，有些人则是常常在梦中享受梦境的美妙，待醒来后才惋惜此梦不能成真。这些人的结局都正常，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可永联追寻的梦，曾叫多少人为之



倾倒呀，他用了一生所拥有的一切去追求呀，揭开来却是一朵雄花，永不结果。他是用他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去追逐这个梦，现在人家却后悔了，谜底竟然还带有点骗局的成分，还引来形形色色的专家学者的评头评足，或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怎么叫他解脱呢？

我离开时看到永联眼眶有点红，并投我以羡慕的神情，我知道他为自己的过往后悔，但我何尝不是活在自编的梦境呢？东南亚华人有两个绮丽的梦，文化和政治的梦，都是虚妄的。这两个梦之所以虚妄，有外在的霸权政治的操纵，也有中华文化本身带有的落叶归根的限制。这两的大因素造成多少像永联这样的悲剧产生。

去年我有事再上实兆远，顺路再到那个巴刹走走，并想找一找那滩炒菜头糕摊主永联来聊聊。可惜，永联已不在，原有摊位换了个少年人，长相和神情有点像永联。

“你是永联的亲人吗？”我问这少年人。

“什么永联不永联的？”

“那你是阿笑的孩子？”我继续追问。

“我的菜头糕好吃吗？”这家伙有意转移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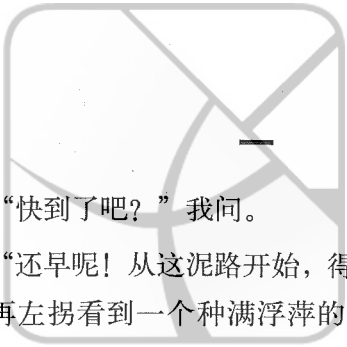
“好吃，非常好吃！”我应酬着，继续问他：“你还在读书吗？”

“读书有用吗？我爸爸就是读了太多书，相信别人的话，才吃了一生的亏呢！”他说完这些话就掉头而去，不再理睬我。

根据我的观察，这少年应该就是永联的儿子。我听说，永联走出原野时，把一对分别为三岁和五岁的儿女带出来，女儿据说现在怡保行医，儿子在做小生意。依此推理，永联的小儿子应该就是克绍其箕的菜头糕摊主了。



第三章 暴雨



“快到了吧？”我问。

“还早呢！从这泥路开始，得走大约半小时的山径，再左拐看到一个种满浮萍的大池塘，那就是余歌策的家了。”徐真敢笑笑地说着：“怎样？大少爷，少走这样的泥泞小路，吃不起苦了？”

“真敢，你这样说就错了！沙雁住在乡村，走这种泥路对他来说比吃番薯还简单呢！”谭正天露出洁白的一嘴牙齿，笑声朗朗地说。

“别说沙雁走这种泥路没问题，即使像我这种住在小镇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泥路我还不是走得快步如飞吗？”杨志福说，他特别加强语调地说自己是小资产阶级。

你知道的，那是一个反殖反帝的年代，也是民族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更是一个青少年充满理想



的时代。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学习，共同出游，经常集体组织野餐露营，一同研讨功课，成绩较好的同学就帮助成绩较不理想的同学补习功课。我们都很穷，请不起补习老师，就只能这样大家互相帮助渡过难关。也因此，我们的感情深于兄弟。对于现代的学生会偷拿同学的笔记丢进垃圾桶，以打击竞争对手，我们感到很费解。

“你猜等一下余歌策会告诉我们什么消息？”伍宏亮问：“应该是关于号召我们罢考的事吧？”

宏亮的声音有点颤抖，看来他对罢考很担忧。前数天，我班上的班长黄树盛在上华文课时曾向王憾北老师借用20分钟对我们解释为何要抵制会考的理由。

“同学们，我们从内部机要人员得到秘密消息：当局取消校内初中考试作为升上高中的依据标准，隐藏着的是扼杀民族教育的玄机！”树盛露出掉了一根门牙的大嘴，沉着地、微笑地说：“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安排，当局下一步就会把民族教育彻底英文化，那民族教育便会变质！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不参加这场会考，这样一来，当局的阴谋就不能得逞。”

“我们要怎样抵制会考呢？”我当时站起来问树盛：“会考是全国性的，集中在师训大学考试，如何阻止同学们去参加呢？”

“我们会组织纠察队，劝导同学们抵制会考，不让他们进入考场！”树盛用他那对经常流露着柔情的眼睛，横扫了全部同学和王老师一眼，然后微笑着说：“沙雁同学不用过分担心，我们会组织足够的纠察队，使用软的、劝说的手法，劝导想参加考试的同学放弃考试！”

当我提问和树盛说这些话的时候，王老师睨了我一眼，再扫了



树盛一眼。我完全读得出王老师的眼神含义。对我，王老师感到有点讶异。在他眼中，我是一个品学兼优，但相当怕事的人，而今天竟然敢在众人面前问问题，确实是出乎他预料之外的。我不怪王老师，因为他在课室里，自然只能看到我“奉公守法”的一面，而无法窥探我性格中具有的一如李遵荣所说的那么一点“流氓气”。然而正是这“流氓气”弥补了我性格中相当懦弱的缺点，并防止我在这弱肉强食的当今社会里，像我在东京工作时的顶头上司王希仁所形容的那样，被恶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在的原因。

王老师睨了树盛一眼的含义却是：这位瘦小、缺了颗门牙、功课又并不好的学生，竟然有能言善道、领导群“雄”的特别才华！然而“人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古人的话往往充满着智慧。三十余年后，有一天我在梦幻岛的白度路遇到树盛，彼此都愣了好久，翻箱倒柜地搜寻记忆，才又同时叫出对方的名字来。

“我是从你微笑时露出的那颗掉了的门牙认出你的，并想起你名字的！”我激动地拉着树盛的手说：“喂！树盛兄，侨民中学一别，至今40年以来我俩从未碰过面，你的景况可好？”

“我的门牙哪有掉呀？我离开学校后已补上这金牙了！”树盛张开嘴，用食指指着金牙，笑着说：“我倒真的是从你刚才习惯性地摸鼻子这动作才想起你的名字的！怎样，沙雁，这些年来你的日子过得如何？”

我们走进一间咖啡座喝着饮料。

“我从东京回来后就走入报社，抱着满腔热情想在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出点力，结果却落得个焦头烂额的下场，现在在崇文大学教点书过日子。”我感慨着说。

“哦？我只从报章上的报道知道你被外贸公司派往日本，任东



京常驻代表，后来回来了，又跑去报社工作，却没听闻你在报社有什么不寻常的遭遇。”树盛说：“但在我们这批同学当中，就以你的成就最高。”

“哪里？哪里？”我辩解着：“我穷得至今还住在三房式的政府组屋呢！你看看周围的同学，像谭正天不是已成为百万富翁，听说还在买卖房地产呢！而你老兄，既腰缠万贯，又担任全国布商联合会总会会长要职，有钱又有地位，多羡慕人呀！”

“哪能这样评价人生呢？”树盛笑了：“若把你的学识具体化为金钱，单单你那些著作至少也有几百万字吧，以一个字一块钱计算，那你不也是百万富翁吗？”。

“如果这社会这么重视文化，我真的也会是百万富翁，可事实并非如此呢！”我不同意树盛的看法，便转移话题：“歌策景况如何？我记得你俩是死党嘛！”

“你应该记得那是罢考后的第二年，你们去补考，可歌策和我是学生领袖，我们不去补考，也不能继续升学，便这样离校出来社会找生活。歌策的这一生是充满着辛酸眼泪的，他既是领导大家罢考的领袖，自然被列入黑名单，又没一纸文凭，找工作处处碰壁，最后只好去“枋廊”扛木条，却因体力不够被开除。辗转几次，终于入行家具业，从学徒开始，每月薪金30元，这样的薪水要如何生活呀？但他还是得做，熬到今天，才勉强拥有一间小店来摆卖家具。你还记得你的篮球搭挡梁尚泉吧，他两手空空走出学校，求职无门，只好到远大制衣厂当车衣领工人。你猜猜看，他一天薪水多少？”树盛停顿了好一会儿，见我答不上来，便笑着说：“信不信由你，一天薪水五毛钱，是五毛呀，不是五块呀！沙雁兄，你说他要怎样生活？但不做更惨，连吃饭的钱都没着落呀。尚泉照做，他



走路去工厂，午餐吃两毛钱的饭配一毛钱的菜，最后终于熬出头来，他转行当烧焊工人，慢慢学会手艺，学习投标工程，成立公司，自己当老板，现在他驾着大型的“马赛地”满街跑，你羡慕他吗？他一说起往事，却还会流泪呢！所以我说，沙雁兄，你一路读书做官，坐在冷气房书写文件，你哪知道在热日下讨生活的辛苦呀！”

树盛一口气说完了几位同学的艰苦遭遇，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那你自己又是怎样熬过来的？”我似乎发觉树盛有意避开自己的境遇不说，便这样问道。

“古人说‘英雄不问出身’，我却要说‘英雄不言当年勇’，说来惭愧，老实告诉你，我离开学校，真的是走投无路。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猜猜看，猜猜看？”树盛露出一丝狡猾相，逗着我，要我猜。

“做布匹生意！”我从报章报道获悉树盛曾任布商总会会长，当然是做过布匹生意的罗。

“怎样做法呢？猜猜看，猜猜看！”树盛把食指放在鼻尖上，做出一个神秘的微笑。

“猜不到！”

“看在老同学，又是罢考的同路人的份上，我坦白告诉你，我是抬着一匹布，沿着我住的乡村挨家挨户去兜售布匹的，是一码一码零卖的。每天，我早早出家门，迟迟才回家，一个月下来，往往只赚那么三几十块钱。而且，经常走了一整天，连一码布也没卖呢！你说，当年我们为了维护民族教育而罢考，没有了一纸文凭，吃尽苦头，这样做，你说值得吗？”树盛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使我相当惊讶。



“当然值得！”我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都熬过来了吗？如果当年我们没杯葛会考，我们的良知会让我们安宁地过日子吗？树盛，我相信历史会记载这段事实的，会给予我们公平的评价的。”

是的，当年我们正是为着维护民族文化和正义而去团结同学、策划罢考的！

二

余歌策像尊大伯公大刺刺坐在一间高脚茅屋里，他周围摆着几张椅子。看到我们五人来了，他并没起身迎客，而是依然坐着，抬起右手掌，掌心向上地说：“真敢，叫同学们上来开个讨论会吧！”

徐真敢回头对我们四人笑一笑，说：“大家上来吧！”说完话，就带头带领我们四人沿着木梯子爬上茅屋。

“欢迎同学们光临寒舍。”我们五人坐定了，余歌策在经过徐真敢的一一介绍我们几位的姓名后，用不是他那个年龄应有的语调、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像似咬瓜子那样地把话吐出来：“各位同学不辞艰辛，长途跋涉来到寒舍共商罢考的大事，令我十分感动，尤其在这么炎热的午后，走在这泥泞乡间小道，应该更不是像志福同学这种住在市区的人所能忍受的吧？”歌策捋着下巴的胡须，像个高龄的老翁那么神色自若地摆着脑袋。

“歌策同学未免太小看我了吧！”志福说：“判断一个人的品格或意志力，不是从他的居所在何处着眼，而是从他的交友、教养去分析才对。”

“我们不要在这些小问题上兜圈子，别忘了，我们今天聚会是要商讨如何组织同学们来抵制年底的会考！”歌策伸出右手，用食



指一扫而过指着大家，像老师般以训话的语气一板一眼地说：“真敢同学，你负责联络南方女中的方韵真同学，约好考试开始的那一天清晨七点在师训大学门口集合；志福同学负责联系北佳中学的何其南同学，同样的时间、同一地点集合！”歌策指挥若定地继续说：

“正天你领导纠察同学唱《团结就是力量》歌曲，要注入真感情，要用激情高歌；沙雁你负责动员你班上的动摇分子，努力说服他们抵制会考；记住，大家要用手巾在鼻孔下绑住脸，以免被特务拍到脸部引来后患！”

歌策一边分派任务，一边斜眼瞄着伍宏亮。宏亮是我们五位同学中唯一没获派任务的，我知道，歌策对宏亮的摇摆不定的立场很不放心！

“奇怪，为何没派给树盛任务呢？”我故意转弯抹角地问歌策为何没派任务给树盛，其实我是想问他为什么偏偏漏派宏亮任务。

“他是我们的总策划人，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歌策说。

“什么任务？”我追问。

“嘘！”歌策把食指放在唇间说：“天机不可泄漏！”

“宏亮同学我想也应该派给他一点任务吧，比如到现场派发传单。”我终于问起有关宏亮的事了。我看到宏亮那嗒然若失的神情，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

“你难道看不出宏亮是犹豫分子吗？他会不会参加我们的罢考队伍都成问题，你还要我们派任务给他！”歌策没好声好气地回答我。

“谢谢沙雁的好意，我想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家中的长子，父母又年迈，这张文凭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得靠它来申请工作，



赚钱养家。我可能无法参加你们的罢考行动。”宏亮啜嚅着，他低着头，不敢正视我们，继续吞吞吐吐地说：“我很感激你们对我的信任，也感激你们把我当作同志。我佩服你们的正义感，你们的为民族文化、为真理而牺牲个人前途和利益的行动。我惭愧我无法参与你们的义举，我的内心深处是同情你们的，可是我的家境太贫困了，我来读中学，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想尽快毕业找分工作帮我爸爸维持这个家，我的弟妹很多，年纪都还小，我得资助他们读完书，至少是中学毕业。”

说着说着，宏亮竟然抽泣起来。他拿出手巾揩一揩眼睛，然后不好意思地望向旷野的远处。

此时，在远远的地平线上的几棵椰树上，已纠集了一大片乌云，天骤然变得黑沉沉的，且低沉了好多，风猛烈地刮着。

“刚才的天气的确很热，现在看来却又要下雨了。”徐真敢望着天空，又开话题说：“但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同学们都一样的会英勇面对。”

在地平线处的雨开始淅淅沥沥地洒下，且越下越大。

众人被宏亮这一席话感染得不知所措，都默默无语看着雨景。

“我希望20年后重逢，我们还是好朋友！”宏亮终于把视线收回，用乞求的眼光凝视着众人，说：“我会永远把你们当着知己的。”

说完话后，宏亮竟然呜咽起来了！

“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问题，今天的会议就此结束，11月25日早上七点半我们在师训大学集合！”歌策说。

于是我们五人在宏亮哽咽得发不出声的情况下，悄然离开余歌策的小茅屋。



三

20多年后的一个秋天黄昏，我在我们的东京外贸部办公室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沙雁兄，猜猜看，猜猜看，我是谁呢？”

“真的猜不着！你是哪一位呀？贵姓大名？”

“我是你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呀！再猜猜看，再猜猜看。”对方还是故作神秘，不透露身份姓名。

“真的猜不着。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这么多位，我哪能猜得到是谁？”我有点不耐烦，想挂掉电话。

“你记得我们在余歌策家的那间小茅屋开会讨论罢考的事吗？我当时也在场！”

“你莫非就是伍宏亮同学吗？”我终于想起他了，那位双眉总是深锁着，两个门牙前突着，说话吞吞吐吐的宏亮的那幅神情立刻浮现在我眼前，便这样问他：“你几时来东京的？”

“上个星期五，是农粮局派我来日本受训的，为期一个月。”宏亮说：“我一到东京，就投入训练课程，忙得很，到今天才腾得出空来找你。现在接近5点钟，相信你快下班了吧？待会儿我来你的办公室找你，我们来聚一聚、聊一聊，好吗？”宏亮的声音清脆、铿锵有力，与20年前的他的声调迥然不同。

“好的，我带你到浅草看黄昏的景色，但你得早一点到我的办公室来，别等到太阳下山了，那就没什么好看的，5点半行吗？”

“行！我现在在虎门地铁站，立即就去找你。”宏亮说，语调愉快而坚决。

一场初秋的小雨刚停的浅草的黄昏，空气清静得像黎明的原野



那么教人沉醉。挂在西边天空的那一大片残霞，把浅草半公里长的、两旁一间紧挨着一间的、贩卖民艺品的小商店屋檐上的红灯笼映照得殷红一片。一间间小商店播放的日本民谣或演歌，旋律哀怨而婉转，把原本就弥漫着愁绪的黄昏，搅拌得更为凄清迷蒙了。

“沙雁，这浅草的黄昏的气氛是这样的凄迷，真会教异乡人兴起怀乡思绪。你这些年来，在年年秋季都如此肃杀的景物中是如何度过的？”宏亮问我。他瘦削的脸被晚霞映照得通红，显得红润多了，比起我刚才在办公室骤然见到他时的那张瘦削苍白的脸庞好看多了。

“我到东京时在初秋，严寒的天气、肃杀的街景，异乡的落寞感，曾使我哀伤了好长一段时日。你知道的，我是学文学出身的，唐诗、宋词中的那些流泛着落寞愁绪的作品的感情，在我最失意时，曾以“以毒攻毒”方式抚平了我的创伤。你应该有听说，我那些年是多么的不满现实，我的到日本，是带着挂剑走天涯，一去不复归乡的决心的。或许就因为这种愤世嫉俗的愤恨，使我虽然感到落寞孤单，却甘之如饴地留在异乡。”我们此时坐在一间小食店，吃着日本小吃、喝着日本米酒。

“沙雁，你现在还不满这社会吗？其实，你是我们同学当中在职业发展上最为顺利的。你别忘了，你当年是罢考生，是同学心目中的正义的维护者，尔后，你又有机会到大学深造，并平步青云，以一个华校生而能跻身外贸部，成为驻外代表，那多教人羡慕呀！”宏亮说：“我当年是带着被你们这些罢考的同学歧视的耻辱进入考场的，勉强考到一张丙等文凭，上了高中毕业后，我幸运地进入农粮局当个小职员。因为英文不好，历经千辛万苦，才升到今天这个中级的职位。但回头一看，我的成就反而都不如罢考的同学像黄树



盛、谭正天、徐真敢、杨志福，甚至余歌策。如果时光倒流，我是会选择罢考的！”宏亮的脸因喝了点啤酒，在夕阳照耀下更红润了。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我们这一群罢考生，当时参加罢考，并没想到将来的事情。我们只是认为那样做是维护民族教育和文化。跟你们这些参加考试的同学一比较，当年我们在求职方面，吃了多少亏呀！我们后来的境遇，如果可以说是成就，那是经过千辛万苦后才得到的。”我有点动气了，相别20多年了，宏亮在思想上不仅没进步，还变得市侩起来。我因此不客气地说：

“人生有很多考验的关头，在紧要关头一个人所做的决定，一定会成为后人评价他的依据，文天祥选择成仁，他成为民族英雄；汪精卫为虎作伥，他就是汉奸！历史就是历史，文天祥和汪精卫都无法有重新的选择，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历史当然无法重来，这点我很清楚。沙雁，我只是说如果我当年能预见到罢考和与考的后果是像目前这个样子，我是不会参加会考的。你知道吗？我参加了会考后，我失去了多少朋友？在会考后的前5年里，没有半个罢考的同学愿意和我来往！”宏亮幽幽地说，显得有点委屈。

“每年农历新年期间，我们不是都有约你一起去团拜吗？是你自己不要跟我们来往的嘛！”新年期间团拜，这是当年我们那一群穷同学的一个传统。

“你们都是罢考生，我在心态上矮了你们一截，我哪敢跟你们交往呢？”宏亮苦笑着，露出两根前突的门牙。

“我们并没瞧不起你呀！”我声辩着。宏亮低沉的回答教我想起在校时他那种羞涩、内向、可怜的模样来了。虽然目前他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变得坚强而果断多了。



“是的，我也感觉的到你们没轻视我，但那时的整个气氛就是这样：罢考的同学在上高中时走在一起有说有笑，而与考的同学尽管貌合神离，却自自然然地聚在一块，说写无关痛痒的客套话。”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别再一味述说过往！”

“说真的，我来东京这么多天了，却待到今天才联络你，并非我真的那么忙，而是我担心你不会与我见面。你记得吗？当年我在我老母亲的带领下走进考场，你在考场外还再三劝阻我：‘为捍卫母语和民族文化，宏亮！我们一定要抵制这场考试。’我却不听你的劝告，甚至还大声喊你，我怕你到现在还记恨嘛！”宏亮微笑着，那两根前突的门牙又露出来了，且露出有点内疚、腼腆的表情来。这表情让我回忆起20年前那场场面混乱又有些火药味的罢考运动来了。

那年年底的一个清晨，才7点多，坐落在山岗上的师训大学的篱笆外已陆陆续续聚满了参加罢考的同学，除了我班我校的同学，还有好多别校的、我从没见过面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对我们这些和尚学校的学生来说，更是新奇。那个早上下着微雨，我们照着吩咐，用手巾从鼻子以下绑住脸，大家手牵手，唱起《团结就是力量》的歌。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远处守卫着考场的警员们都穿起了雨衣。我们因为没准备雨衣，又不能撤退，只好拉紧彼此的手取暖，并继续唱歌壮大气势。歌换了一首又一首，歌声也越唱越激昂，渐渐的我们忘了满身的雨水，融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壮山河的意境中去了。

“程必真同学打人，程必真同学打人！”这时斜坡上的徐真敢一边挥手，一边向着站在坡下的我们喊话。

“别冲动！别冲动！”站在半斜坡上领导众人纠察的黄树盛一



边打手势叫我们拥上斜坡，一边自己先冲上坡支持徐真敢。

“他妈的，我参不参加考试关你们屁事，你们阻挠我们干什么？”程必真又挥着拳头向徐真敢扫去，真敢一闪，没被击中，却擦过站在徐真敢旁边的黄树盛的鼻子，树盛流了满脸鲜血，我们随后也赶紧拥上来。程必真一看局面不对，狠狠在地上吐了一口浓痰，搭着他的死党钱书学的肩膀大摇大摆走进考场。

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正要返回坡下继续纠察，左边山坡又闹哄哄的，有几位纠察考场的同学大喊：“又有同学打人！又有同学打人！”我们赶紧又冲向那边，只见我的一位小学同学陈畅秋和三位罢考的学生揪成一团，有人还在劝导畅秋抵制考试，畅秋满脸愤怒，一言不发，挥起拳头就要打人，情势正紧张时，我班上的方伟从坡下冲了上来，大喝一声：“不准打人！”声音非常洪亮，在清晨的山坡上回荡好久。与畅秋揪成一团的三位同学放开了手，畅秋趁机逃脱，扬长步入考场。

大家在舒了一口气后，正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纠察时，却见一位老妇人撑着雨伞，带着宏亮走上坡来。

“宏亮同学，你好！”徐真敢趋前问候。

“大家好！”宏亮牵强地微笑，然后指着身边的妇人说：“我妈妈。我一直叫她别来，她总不听，说一定要护送我进考场。”

“我们家穷，宏亮得靠这张文凭赚吃，你们让他参加考试吧！”宏亮的妈妈轻声细语地说。

“宏亮，为维护民族教育和文化，我们一定要抵制这场考试，我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我在一旁劝阻宏亮。

“沙雁，我想不到你也和他们一样阻止我参加考试。我不是曾



和你说过，这张文凭对我找工作很重要吗！”宏亮嘶喊着，用含怨的眼神盯着我。

我上前紧牵着宏亮的手，继续说：“别考了，宏亮。我们要明辨是非！如果大家都罢考，当局就有可能收回政策的”。

“宏亮，我们走！”宏亮的妈妈喊道。

“你放开我的手！”宏亮大力摔开我的手，跟着他妈妈走进考场。结果，他考到一张丙等文凭，不过，因为是第一年参考，高中毕业，他就很顺利申请到农粮局的工作。一干就是20年，还升了职，并被派来东京受训。我在第二年补考，考到甲等文凭，高中毕业后，到邮政局工作，后来又上北海大学深造，一再转业，进入外贸部，最后来到东京。我们经过曲曲折折的生活道路，今日两人竟然在异乡聚餐深谈，恍如隔世，更像是做了一场梦！

忆起往事，老实说，我是有点厌恶宏亮的。然而，时过境迁，宏亮来到异乡，还会想起我这位老同学，在情在理，我都不应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我因此笑着说：“哪会呢！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所决定的事情不一定是正确的。老实说，我当年也在参加或不参加会考之间犹豫着，但一股大潮流把我推向罢考的行列，这是历史潮流推动了我前进，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样做是在提高自己的形象。即使意识到，它也不是推动我罢考的主因。”我觉得我应该原谅我眼前这位同学，便这样开解他。

“你这么说，我就释怀了。来，沙雁，能在这异乡的初秋的黄昏与故人相聚，又能听到故人这一席教人感动的話，让我来敬你一杯酒！”说着说着，宏亮竟然站了起来，跟我碰了一碰酒杯，一口喝干杯里的米酒。

“宏亮，你不用过于自责。我们只是有幸或者说不幸经历过好



多重重大历史事件的那一代人，在面临重大抉择时，有时我们选对了路，有时又作了错误的判断，不同的抉择必然换来不同的评价。何况那时我们还都很年轻，无法透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进一步阐述着：“要负全部责任的是主持大局的人，他们的任何错误措施，历史都会给予公正的定位。当时过境迁，当事人都成为历史人物时，历史就会作出公正的评述，这是人类不断前进，社会不断进步的依据。”

“哦？沙雁，你这一席话倒真的有点哲理，值得我再三深思！”宏亮笑笑地说，他的眼睛眯了起来，更显得细小，在昏黄灯光下，只能看到两条细线。宏亮此时的神情，我似乎感到很熟悉，让我想起已经 20 多年没见面的故友伟雄来了。

四

我在念中学时期，曾认识了一位从别的乡村搬进我们乡村的同龄少年伟雄，他是个孤儿，寄居在一位远亲的家中，帮忙这位远亲养猪，生活很清苦，他常常和我坐在树丛下谈人生、谈将来，我们对新中国都很向往。有一天，他突然眯起了细小的眼睛，微笑着对我说：“我下个月就要回中国去，去参加‘祖国’的建设！”我当时很冲动地对他说：“你先回去，看看情况怎样，我过一两年到中国找你聚合，我们一起在中国发展，实现我们的理想。”

我告诉宏亮有关伟雄的这个故事后，很认真地对宏亮说：“所以我说，当我们都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无法透视某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要负全部责任的是主持大局的人，他们的任何错误措施，历史都会给予公正的定位。当时过境迁，当事人都成为历史人物时，历史就会作出公正的评述，这是人类不断前进，社会不



断进步的依据！我说的是真心话，而且是以我和伟雄交往的个人亲身经历作为立论的依据的。”我望着宏亮突然紧皱起来的双眉，缓缓地说。

“那你后来为何没回中国？”宏亮听了伟雄的故事后，慢慢地喝着日本酒，并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舒展了双眉，微微露出那两颗门牙，好奇地问我。

“正当我瞒着父母在悄悄准备回中国时，那一场罢考来了！我的整个远行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待到罢考一结束，我却认为我应该留下来，与大家站在一起维护我们的母族文化！”

“哦！幸亏你没回去，否则你一定会在文革中被整死的！”宏亮嘘了一口气，继续说：“记得我们班上的方伟同学吗？我来东京前还跟他聚餐呢。”

“方伟几时回来的？怎么我一点有关他的消息都没听到！”我很讶异。这位满脸胡须，身材矮胖，诗歌写得文采斐然的诗人竟然能放弃美国的优裕生活环境，回到这面积狭小的梦幻岛来，真教我感到意外。

“方伟是三年前回来的，他说当年他跑回中国，正好遇上文革，因为侨胞身份，遭人陷害，说他里外勾结敌人，被整得死去活来，还列入枪毙名单中。后来因为阴差阳错，死里逃生，他千方百计联系美国的远亲，终于逃出生天，在洛杉矶定居下来，在唐人街租了个小摊位，贩卖南洋地方小吃，慢慢地储蓄了一笔钱，开了间小店，才致富起来。但他总嫌人在异国，精神生活空虚，再三思考，去年就决定回来梦幻岛定居了。”宏亮一口气说完方伟的故事。

“那他目前的生活还好吗？”我想起这位在罢考现场挥动拳头，慷慨激昂喊口号，并大声喝走在考场想挥拳打人的陈畅秋の方伟，



竟然有点想与他聚一聚的念头，便说：“哦！我来日本已三年了，从没回过梦幻岛，难怪不知道方伟回来的消息。待我回去后，一定得找他聊一聊。”

“他的生活很舒适，正和朋友合资搞出版，既出版文学理论和创作杂志，也出版世界华文文学丛书，生活积极向上。他自己说，他此时的生活和在美国的迥然不同！”宏亮缓缓地述说着，带点羡慕的口吻说：“哎！沙雁，我真的有点困惑，为何你们这一群当年参加罢考的同学，个个看来都本领高强，在事业上都能呼风唤雨呢！”

“哪有这回事？我们都是在经历了诸多艰难困苦后，才在事业上找到立足点呢！”我辩解着。

“可是你们最后个个还是出人头地呀！好像你们都特别能干，特别有眼光呢！”宏亮还是摆脱不了自己的成就不如别人的困惑。

“话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当年的参加罢考，为的是维护民族教育和文化。我们并没深入地考虑到自己的前途，我们只是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是能起到保护民族教育和文化的效果。”我解说。

“可事实却证明你们不只所作所为正确无比，且个人在经过一番奋斗后也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呢！这还不是说明你们的眼光独到吗？”宏亮依然坚持己见。

“或许我只能这么说，当两股潮流在对峙时，有时会出现逆流盖过正流现象，而当时的当事人如果比较考虑到本身的利益，就会自觉地站到逆流那边去。可是历史是不断地往前、往正确的方向、往对大多数人有利的道路发展的，待到有一天，正流战胜了逆流时，当年站在正流并吃尽苦头的当事人便有了翻身的机会。”我借着三分酒意，向宏亮继续阐述我的观点：“我的一位小学的同学陈畅秋，



当年也是参加了考试，得了个丙等，可第二年他却申请到一份小学教员的职位，欢欢喜喜地教书去了。时光一晃，20多年过去了，有一次，我在一个小贩中心遇到他，他无限感慨地对我说：‘像你就好啦，不但大学毕业了，还有一份比我高尚的、高薪的工作！’我能够说什么呢？我心里想：是你当年仅仅看到若与考就能得到那么一点点个人的利益，你罔顾正义是非，甚至为了进考场，还挥动拳头要殴打纠察的同学。结果，你是如愿地得到个人的蝇头小利，尔后又安于小就，就这样度过了一生，这能怪谁呀？”

“我和你所说的那位同学不是顶相像吗？”宏亮幽幽地说，那语气好像是说我是在指桑骂槐。

“宏亮，你别敏感，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并没暗示着什么。”我澄清着：“我现在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只看到后来靠奋斗成功的罢考生的好境遇，却忘了那些当年罢考，后来又没熬出头来的同学们，因为他们在茫茫人海中默默无闻地、勤勤恳恳地生活着，也就没人提起他们了。这些人不是更值得我们敬佩吗？”

“是哦，像丁班的李水迅，戊班的林良广、己班的蔡添明等等同学，据我所知，都生活得很辛苦的。”宏亮稍微释怀了，他提高声量说着，也微微地笑了。

“在任何运动或者革命中，站在最前线的先行者往往是尝不到成功的果实的，但他们又是牺牲最大的，是最值得人们怀念的！”我忆述着：“我小学的一位同班同学，有一次在海边看到一名溺水的小孩在水里载浮载沉，就快溺毙了，他考虑都没考虑，就跳进海里搭救这小孩，由于不善水性，他和那小孩都死在海中。宏亮，你说我这位同学为救溺水的小孩的行为，是见义勇为还是不自量力呢？”

“我真的无法回答你，风沙雁。你说呢？”宏亮苦笑着。



“我认为他是见义勇为！”我解说：“你记得吗？当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时，我们有品行周，什么礼貌周啦、清洁周啦、劳动周啦、仁义周啦、勇敢周啦，数不胜数，我们一一遵守，我们争取每一周的品行都是优等，我们把这些好德目吸收进体内，并形成我们血液的一部分。到了社会，那时的社会风气也是蛮淳朴的，我们的藏在血液中的这些好德目正好派得上用场，我们因此拥有好多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好的行为，而对现代讲究功利的人们来说却是傻子的怪行为。”

“你对事理的剖析非常透彻，倒真的给我不小的启发！”宏亮有点脸红，含羞地说：“离开学校后，在社会上谋生，当社会风气在慢慢转变为唯利是图时，我们不知不觉地也变得势力市侩起来了。”

说完这些话，宏亮的脸骤然变得忧郁起来，他停顿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和你一比较，我觉得自己世故又现实，可以说，我是随波逐流的那群人中的一位。然而，我又无法站在正义的这一面。如果说，当年我不参加你们的罢考行动，是在无知和只顾己利的前提下犯上的错误，那我现在的随波逐流却是明知故犯的无奈的抉择！”说着说着，宏亮望着浅草远处那苍茫一片的暮色，竟幽幽地哽咽起来，那无奈的神情、那忧郁的姿态，那乞求人原谅的眼神，就和20年前在歌策的茅屋开会时一模一样，那年我们就是在宏亮哽咽得发不出声的情况下，悄然离开余歌策的小茅屋的。想不到，时隔整20年了，宏亮的基本性格一点也没改，且变得更为市侩庸俗。

“宏亮，你其实也无须如此自责。我有一位好友说我是一个活在理想世界的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道路都不一样，一个人只要活得心安理得就好了，无须跟随别人怎样生活。我想说的是，你既然自觉是在随波逐流，知道什么



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那为何你不转过来支持对的呢？你这样活着不是顶痛苦的吗？”我只能这样婉转开导他。

“我何尝不想站在正义这一面，但我的机构人事复杂，斗争激烈残酷，我若善良一点就准吃大亏，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宏亮说完这些话后就沉默了下来，抬头望着越来越昏暗的天空，此时天空竟然又洋洋洒洒飘起小雨来了。

我们就这样望着飞扬着的秋雨，都沉默着，慢慢地喝着日本米酒，吃着“烧鸟”与其他零食。

亲爱的读者，叙述到这儿，你们或许会问我，那位与我一同长大、一同游戏的堂弟这时候在哪儿，为何在这章里你始终没提到他？像伟雄来和你讨论他下个月就要回中国去，去参加‘祖国’的建设那样重大的问题时，你堂弟为何没参与？

是的，对不起，是我一时忘了提及他。

事情是这样的：我叔叔这时从他的住在马拉雅的表舅那儿继承了一个农场和果园，我堂弟一家人就搬去马拉雅首都郊外的那个农场生活。那农场左边划为果园，面积很大，种满香蕉和榴连，右边则种蔬菜，面积也不小。我堂弟在农场附件的一间中学念书，功课依然很好。由于长期接触大自然，他变得更为活泼健壮了。我抵制初中会考的那一年，他念中二，如果他在梦幻岛，他一定参加我们的罢考行动。他是个见义勇为的少年，这由他后来加入地下党以致被捕入狱，你们就可知道我的说法是有依据的。至于他此后的生活情况如何，你们不用着急，在和他有关的情节里，我自然会告诉你们的。



这浅草的黄昏秋雨越下越大越紧，看来短时间内并没停意。宏亮和我的谈话越拉越远，但都是些陈年往事，其中包括当年罢考的一些琐碎事件。

“沙雁，我倒想问一问你，为何除了第一天我曾在师大遇到你外，接下来的考试我都没碰到你呢？”宏亮问。

“哎呀！考场几乎每天都更换，我们这些罢考的同学经常疲于奔命，有时赶到现场时，与考生已进入考场了，自然就遇不到你罗！”我解说着。

真的，当局为摆脱罢考学生的纠缠，三两天就秘密地换考场，甚至同一天分设几个考场，我们往往在最后一分钟才得知消息，许多同学因此无法到现场纠察。但结果参加罢考的学生总数还是远远超过与考生，因此此场运动算是圆满成功！

“听说考试完毕后，你们还在侨民中学集合游行庆祝罢考成功？”宏亮眯起双眼，露出前突的两根门牙，微笑着问。

“是的！那场大游行，大概超过1000人参加。我们先在山岗上集合，由黄树盛致辞，略述此次罢考运动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包括我们和几位打人的与考生之间的冲突事件。树盛强调，与考同学好些是由于认识不足才参加考试，我们得谅解他们，继续和他们做朋友。至于打人的同学则另当别论。”我简略地述说着：“所以刚才你说你不敢和我们这些罢考生来往，说我们歧视你们，那是不确实的！”

“哦！你们真的这么大量吗？”宏亮疑惑着。

“以我个人来说，我对与考生是有点看法的，但并不厌恶他们，主因是当时我并不认为这张文凭那么重要，我想那只是人家对我们的升上高中增设的一道围栏。我曾经和同乡的一名与考生辩论此场



考试的意义。我说：‘我简直把这张文凭当作卫生纸。’他听了很生气，举起拳头指向我的鼻梁威胁着说：‘你再说一次，看我揍不揍你！’相信我，我始终把宏亮你当做朋友，只是在高中时，是你自己看到我们这群罢考生就赶紧避开的。”

“哦？”宏亮似信似疑。

“如果你当年有参加那场大游行，你就能够了解，在一股时代潮流冲击下，人性美好的一面所展现的力量有多大！”我忆述着。

真的，在我过去数十年的不算平坦的人生遭遇里，那年的那场游行的悲壮场面，我至今回顾起来依然热血沸腾。

那是会考结束后的一个清晨，是东北季候风猛刮的季节。我们在侨民中学集合时，天空的乌云已开始纠集，我们的领袖黄树盛讲完话，队伍正要走去山岗下的运动场游行时，天就开始飘下雨丝，接着刮起大风，雨越下越大，终于变成倾盆豪雨！然而，我们没有散队的打算，我们唱着激励人心的激昂的歌：“同学们的力量无比坚强，百战百胜斗志高，敌人见了心就慌……”，一曲又一曲，绕着运动场，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全体同学的衣裤都湿漉漉的，都拧得出整桶水来，还不罢休！

倾盆大雨连续下着，我们学校对面的大水沟泛滥淹水了，好多汽车抛锚了！我们的队伍还是不解散，大家一直不停地唱着歌，绕着运动场走了一圈又一圈。我已记不得，我们后来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解散的，这是一件永远教我无法忘怀的往事。什么叫做气壮山河，我在此场游行中深有体会。

“我觉得你很勇敢，沙雁！”宏亮这样赞扬着：“你在平时看起来很温文有礼，可是一旦激动起来，你是爱憎分明的，敢做一些我不敢做的事。”



“‘你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这是我现在的顶头上司王希仁对我的个性特点的总评。”我辩解着：“可我不认为这是我的缺点，就因为我敢怒敢言，才使得像我这样有点怕事的人在紧要关头往往能加入正义的行列。我至今对我参加那场罢考还是认为是正确的！”

秋天的东京，日落得早，一入夜，气温就骤降，在秋雨飘洒的夜晚，又刮着风，我们虽然坐在有热气设备的小食店里，时间一久了，也会觉得寒气逼人。夜越深雨下得越密，小吃店的顾客渐少，女招待已三次问我们还想添些什么菜，也介绍了两种据说特别有地方风味的日本酒，这等于在下逐客令。而看样子，这场秋雨恐怕将持续飘洒到午夜。

于是，我催促宏亮早点离开浅草：“我看今晚的聚谈就到此为止！你住在哪一间旅馆？”

“阳光酒店，在池袋。”

“刚好在我住家附近，我们一起回。”

“我二月底才回，也就是说得在异乡度过农历新年，除夕夜不想再聚一聚餐？到时我带一两位初识的日本朋友来，好吗？”宏亮问。

“好呀！再见。”

我们离开浅草时，秋雨还在飘洒着。

六

除夕傍晚的横滨。



唐人街一点节日的气息也嗅不到。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一概过公历新年，在地华侨也依俗不过新春。

因为早到，我就漫步到山下公园去看海。冬末的海，苍茫一片。海风吹来，有点寒意。我沿着堤岸走着，看着几株红白相杂的梅花树上盛开着的朵朵梅花，把带点凄凉意味的公园点缀得生机勃勃，我索性坐在树下赏梅。

就在此时，我听到背后二个很熟悉的声音随风飘来，便回头一看，不禁欢呼起来：“岩井样，宏亮兄，这么巧，你们也来赏梅。”

“哦？沙雁，你认识岩井先生？”宏亮露出惊讶的神情。

“认识，认识。我还经常去找岩井兄闲聊呢！”

“我们10年前就相识了，那是在北海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岩井含笑说。

“倒是我应该问你怎样认识岩井兄这位大学者的！”我也笑着说。

10年前的一个夜晚，北海大学的宿舍忽然响起一阵骚动声，声音由远而近，由小而大。

“游行去！游行去！快换衣！”我的同房黄锦光从我背后拉着我的肩膀，激动地嘶喊着。

“快点，沙雁，你到底去不去？”锦光冲动地说：“如果你今晚不去参加游行，我就和你绝交！”

“你没看到我的鞋带纠缠在一块吗？我正在打开鞋带再绑好就走！”我吼着。

“走！”锦光狠狠地关了宿舍的门，我们就下楼去了。

那是一个月圆的夜，清辉和路灯明亮的光把湖畔的小径照得通



亮，我一望过去，从永祺餐馆直到行政楼密密麻麻地都是同学。有人在喊口号：“文警打人、文警偷黄瓜！”

“文警是走狗，文警滚出去，文警滚出校园！”有人呼应。

远处忽然传来阵阵雄壮的歌声，歌词听得不太清楚，好像是有“五一三”这样的词语。

“岩井样，你也来了！”锦光拍着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位同学的肩膀，说：“我的同房风沙雁。这位是日本学者岩井先生，他来北海大学学中文。”

“很高兴认识你。”岩井回头过来与我握手。

“很荣幸认识你。”我说着，一边随着队伍前进。

“抗议文警偷黄瓜，又出手打人！”锦光突然带头高喊。

“文警监守自盗，文警偷了黄瓜又打人，文警滚出校园。”远处有同学呼应着。

“文警偷黄瓜，文警偷黄瓜！”呼喊声越来越大，渐渐地盖过歌声。

“文警滚出校园！”有人高声大喊。

“文警滚出校园！”有人大声呼应。

“文警滚出校园！”

“文警滚出校园！”

“文警偷黄瓜！”一呼。

“文警滚出校园！”一应。

“文警偷黄瓜！”一呼。

“文警滚出校园！”一应。



游行队伍人数越来越多，这两句精简的口号一呼一和地越喊越大声。

“来，大家出点力气，把它推下山去！”在震天响的呼喊口号中，一股更尖锐的声音从山岗上滚了下来。

我们抬头看上去，只见一群同学在校长岗上推着一辆漆上XXX字样的轿车。

“一、二、三！用力推呀！”有人带头喊着。

“一、二、三！用力推呀！”众人和着。

“一、二、三！用力推呀！”山岗下的同学也和着。

在银色月光照耀下，一辆漆着XXX字样的轿车赫然从山岗上缓缓滚下来。在湖畔游行着的同学哗然大叫：“闪开！闪开！闪开！”

接着是一阵欢呼声，掌声此起彼落，把平日夜里宁宁静静的山岗震得山崩地裂似的一片喧闹。少顷，那辆车竟然自燃起来了，熊熊火光把整个山岗映照得红彤彤一片。掌声和呼喊声更大了，震得山岗似乎也摇晃起来了！

“岩井同学跌伤了脚，请让开，让开！”锦光喊着：“沙雁，过来帮忙，快点！”在一片欢呼声中，我听到锦光在我前面挥手、高喊。

我挤上前去，只见岩井坐在路旁草地上，双手不停地揉着右腿，神情痛苦，看来伤得不轻。

“那位同学有车？那位同学有车？”我看到岩井的膝盖慢慢肿起来，估计岩井可能已跌断了腿。

借到了车后，我和锦光漏夜把岩井送往医院就医。也因此，当年那场游行如何结束，由于我已不在场，也就无从告诉你们了，亲



爱的读者！

你们或许会问，当岩井受伤时，为什么你们不叫救护车呢？不瞒你们说，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机，而整个校园处处是人，校园的大门早已被警车包围着，叫救护车恐怕也不方便。何况，我们也不太信得过这些人。

七

我和锦光把岩井在医院安置好后，回到校园时，已是凌晨三点多了。我们刚刚躺下床正要入眠时，突然有人来来打门，声音急促而响亮。

我和锦光原本都只穿着背心，两人几乎同时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赶紧套上睡袍，才打开门。

“沙雁、锦光，快走，内安人员在第8座宿舍抓人，快走！”是锦光数学系的同学丘成明来通风报信。

“有谁被带走？”我问。

“不太清楚，总之，好多位同学已被带走了！”成明喘着气说：“快走！快走！到了安全处再详说。”

我们三人摸黑潜逃到附近农家的同学租借的一间亚答屋，迎接我们的是历史系的同学陈越秀。

“风声很紧，大家小心点！”越秀嘘着气轻轻地说：“这儿应该安全的。今晚就在我这儿休息一晚，明早再看情势行事。”

越秀话还没说完，我们又听见有人敲门，声音细小而柔和，估计是其他同学来探访我们。



“放心，放心。”越秀边说边笑：“没几个人知道夜里怎样来这儿的，一定是李怀旧同学。”

说完话后，越秀就轻轻半开着门。

“我们是内安部人员，刚才我们看到三位年轻人进入这房子，我们要查一查他们的身份。”两名便装人员向越秀出示身份证后，便夺门而入，把原想关上门的越秀推向一角。

“你叫黄锦光、你叫丘成明，请二位跟我们到内安部协助调查今晚的暴动事件！”那二人一边押着锦光和成明，一边问我：“你叫什么名？”

“风沙雁。”我说。

“你跟我小心点，三更半夜跑来这亚答屋做什么！”

“来找朋友聊天，不可以吗？”我不友善地回答。

“当然可以，不过，你别跟我们‘铁齿’，你再‘铁齿’我们随时也会请你喝茶的！”这二人中的其中一名长相奇丑的用威胁的口吻对我说。

锦光和成明被带走后，分别被关了一个月及两个星期才释放出来，成明后来再回北海大学继续学业，和我也有往来，现在教育界任职；锦光则遭开除学籍，离开北海大学后先后换了好多工作，生活很不如意，听说目前在浙江余杭开设水泥厂，俨然富翁一个。我与他没见面已10年有余，在此祝福他一切顺利。

在锦光坐牢期间，探望岩井的任务自然落在我身上，也因此，在多次的聚谈中，我和岩井慢慢成为至交。

我加入外贸部并被派到东京任职的第二年，我堂弟竟然因加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被捕。我爸爸连夜致电到东京联络我，告知我此



消息。我有点紧张，第二天就找岩井商谈此事。

“岩井兄，我上任不到一年，竟然发生了此事，如果现在外部调我回国，那就是我堂弟的事已牵连及我，那我会立即辞职远走他乡。我想到伦敦避难，同时修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就留在英国工作，你有朋友可介绍给我认识吗？”我坐在岩井的家中和他喝茶，心事重重地说。

“哦！沙雁兄，我真的很在伦敦并没朋友可介绍给你认识，但事情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么糟糕，你就留在东京，我可以介绍补习华文的工作给你。单单靠补习华文你就可以生活的！所以我想你不用急着先辞职。”岩井抽着烟斗雪茄，慢悠悠地说。

“我若不先辞职，如果他们先在东京把我囚禁起来再发配回国，那事情不是很糟吗？”我还是担忧着。

“应该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吧！”岩井又抽了一口雪茄，喷出浓浓的烟，那烟在他家客厅缭绕着。他望着缭绕的烟雾继续说：“那也不用担心，我会发动我的朋友们包围你们的办事处，在那儿游行示威，要求他们释放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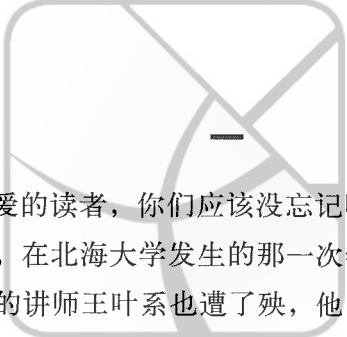
亲爱的读者们，我猜想你们一定不相信我所写的以上的说话，那简直就像小孩子的说话语气嘛！

我在此向天发誓，我风沙雁如果有半句假话，必遭天轰雷劈！

现在在吴宏亮和我眼前的岩井样就是这么可爱的、天真的一个日本学者！不过，我当时是真的把他的话当做真话来听的。这样纯真的朋友，竟然由我的中学时代的畏畏缩缩的、不敢参加罢考的同学带来与我认识，想起来倒真的有点滑稽。



第四章 漂泊



亲爱的读者，你们应该没忘记吧？我曾经告诉过你们，在北海大学发生的那一次学潮中，有一位历史系的讲师王叶系也遭了殃，他由于思想激进，在讲课时常常批评时弊被职业学生盯上，此次学潮发生几天后，他的工作准证 24 小时内被当局吊销。王叶系为人机警，预料必遭不测，便半夜潜逃到东京，在我的日本好朋友岩井的协助下进入日本东亚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

王叶系在日本一呆就是 20 年，前 10 年一直在东亚经济研究所工作，后 10 年则当起金泽大学的美国史讲师。他的这些年来的经历，说得上是漂泊天涯者的标准写照。

东亚经济研究所坐落在东京青山区，车水马龙，热闹得很。王讲师匆匆来到东京，时在隆冬。第一



天上班时，在灰蒙蒙的、处处笼罩着工业废气的街道上疾走着，一看马路两旁稀疏的街树树叶脱落得一片不存，孤零零的一人在异乡举目无亲，想到今后的人生方向，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万千：我王叶系竟然得身老扶桑吗？他那年才30出头，尚未结婚，只身蜗居在租来的四个榻榻米的小房间，午夜梦回，无限伤感。

东亚经济研究所工作量并不轻，但职员不多，包括王叶系在内共五人：总编辑内山鸠田约莫50岁，资料主任金富一郎40来岁，还有两名女性职员浅间本美与西松生子。鸠田长得高头大马，眼睛却细细长长的，远远看过去，好像整天都在睡觉似的，一郎恰好相反，矮矮胖胖的，圆眼大耳，走起路来，步伐稳重，像机器人；生子有张俏丽的脸庞，矮胖，才25岁，待字闺中，可惜有双日本女人特有的萝卜腿，从她背后看去，谁也不相信她是云英未嫁，而是儿女满堂的中年妇女，办公室的职员暗中给她取个外号：“回眸一笑百媚生”；本美身高1.65米，稍瘦，眼神炯炯有光，眼球泛着一层薄雾似的迷蒙的光芒，迷死人了，因此众人又称她为“赛西施”。“赛西施”年方24，住在埼玉县，一个离开东京几十公里的中等市镇，她每天得花四小时往返埼玉县和东京。本美负责把华文资料译为日文，她也很努力在学习英语。现在办公室来了这位毕业自哈佛大学的王叶系硕士，本美就像他乡遇故知，只要有点空暇，就不放弃与叶系用英语交谈的机会，而叶系由于日语不通，正抓紧时间学习，也就经常来者不拒，用蹩脚日语与本美对话。

“古德摸你”，像今天一大早，在电梯进口处碰到叶系，本美就向他请安。

“我哈腰我在吗？”叶系也礼貌地以日语回应。

“王样，你是男人，只要说‘我哈腰’就可以了，‘我在吗’



可省略，它是女性用语。”本美笑笑地纠正叶系。

“早安，英语是‘古摸你’，不是‘古德摸你’”叶系也笑笑地说。

“这糖果好吃吗？”有一次，“回眸一笑百媚生”从夏威夷旅游回来，买了一包巧克力给大家吃，本美先尝了一粒，味道不错，看到叶系正在咀嚼着巧克力，便这样问叶系。

“窝依稀依！”叶系提高声调用日语回答。

“要说‘窝依稀卡达’，因为你已把巧克力吃完了，这形容词要变为过去型形容词。”本美纠正叶系。

“日语真麻烦，除了读音经常变换外，连形容词也有过去型，动词又分三大类型，词性变化多端，我看今生我是无法学好日语的。”叶系感叹道。

“不怕！不怕！我会帮忙你的。”本美说。

此话真的是一语成谶。后来，本美和叶系倒真的能用流利的日语或英语交谈，甚至辩论。

二

收集资料的工作说难不难，说不难却又很琐碎。而且，王叶系每日总得翻阅20份左右的中英文报章，凡有关中国与中日财经的消息、资料，一概得收集，然后分门别类归档。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电脑尚未普及，收集资料 and 分类，都靠人工，一个上午忙下来，往往累得头昏脑胀。叶系就利用午餐时间的闲暇，步行到青山公园透透气。这是隆冬，沿着青山公园斜坡种植的樱花树落得片叶不存，光秃秃的，一根根枝桠直指向暗云低压着的天空，颇令人神



伤。所幸在坡道最高处的那一大丛梅花树，在这严寒的冬季里倒是生气勃勃地，每棵树都开满梅花，有粉红的、有纯白的、有深红的，热热闹闹的，使人萌起生机。

叶系便这样每天中午在用完午餐后，独自一人到这儿养神。办公室的四名日本职员，都从家里带来便当，都在办公室内用餐。只有叶系，因为孤家寡人，住家离办公室又远，得早起早出门，来不及准备午餐便当，只好天天在外用餐。

过了严冬，转眼春天到了。一进入四月，天气转为暖和，青山公园斜坡上两旁的樱花树渐次开花了。头一两天只见疏疏落落的花朵，不几天就株株樱花树都满枝满干鲜花盛开，又没叶子，远远看去，绝似片片云朵悬挂低空，灿烂之极。在经过了一季的隆冬的严寒考验，在举眼一望尽是枯藤枯树的惨景后，骤然看到春花似锦，感受到微风迎面的宜人氛围，叶系这才明白，为何日本人这么迷恋樱花。樱花开放的一整周里，叶系天天都提早出门，先到青山公园赏樱，然后再转去上班。中午时分，又再度前往公园消闲。

这一天中午，当叶系沉醉在樱花缤纷于细雨飘洒的迷人景象时，随着一把雨伞的遮过来，一阵银铃般的声音响起：“王样，雨来了，你还在赏樱吗？”

“哦！你也来赏花？”叶系转头一看，竟然是本美，他相当惊讶。

“是的！今年的樱花开得早了点，但很美丽，在这细雨中看，更加迷人。”本美斜睨着叶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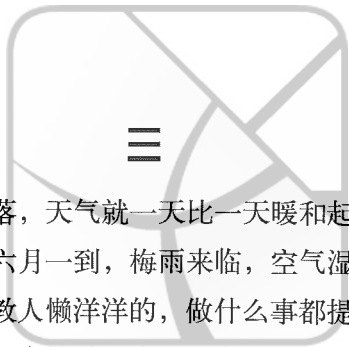
“你每年春天都来这儿看樱花吗？”叶系问。

“不。很少来。”本美这话倒是真心话。因为工作忙，也懒得走这么长的路，本美赏樱通常是安排在周末或星期天，和朋友或家人一起去。这次她破例在午餐时间来青山公园看樱花，主要目的不



在赏樱，而是她发觉这一周来叶系行踪诡异，有时比上班时间早15分钟到办公室，有时午饭后又迟了10多分钟回来，而且神情愉快中带点神秘感，便决定在今午悄悄跟随叶系，看看他到底瞒着大家在干些什么？待发现叶系原来是来青山赏樱，芳心一喜，禁不住脱口而出：“王先生的生活方式很浪漫呢，我以后可不可以和你一起来这儿练习英语？”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叶系有点喜出望外，不假思索地回答。



日本的樱花一谢落，天气就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时序进入五月，温度逐渐升高，六月一到，梅雨来临，空气湿漉漉的，连绵细雨一下就缠绵数日，教人懒洋洋的，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待到梅雨一过，枇杷上市，日本就进入盛夏，空气更加湿漉漉的，气温高达30多度，好像火炉那样闷热，人在外头稍微走一点路，就会汗流浹背，浑身黏糊糊的，很不舒适。但由于梅雨季节时，本美和叶系嫌路滑难走，停了好些日子没去青山公园漫步，雨季一过，两人就又不约而同地来公园继续相互练习他们的英日语了。

敬爱的读者，我写到这儿，你们一定会说，风沙雁，你这家伙在卖什么关子？你就直截了当对我们说本美和叶系已开始在谈恋爱了，不就了事了吗？何必拐弯抹角，欲说还休，装神弄鬼呢？

敬爱的读者，君子不打诳语，我风沙雁真的不认为叶系会和本美谈恋爱的。我敢对天发誓，任谁包括我在内，只要曾与叶系深谈过，就都知道他是个民族自尊非常强烈的学者。他在哈佛大学兼修



中国和美国现当代史，他深知日本在世界二战中如何残杀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华人，他誓言有生之年一定要帮助中国报日本残杀中国人民之仇。

但我却得在这儿直接先向你们交代：叶系最后是娶本美为妻，还生了一男一女。后来我来东京工作，偶尔与岩井、叶系相聚吃饭、喝酒，他在半醉时，总称本美为“日本婆”。你们知道的，这称呼带有很大的鄙视意味。所以说，本美和叶系的微妙关系，你们或许早在预料之中，对我来说，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日本的盛夏，气温很高，即使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外头依然热气熬人。但所幸日本的盛夏很短，一两个月就过去。时序一进入九月，天气便转凉了。10月一到，青山公园的枫叶就开始转红。日本的枫叶小小片的，和加拿大的大过男人的手掌的枫叶不同。但小巧玲珑，红得彻底，在阳光照耀下看，叶脉分明，也很迷人。11月初，所有枫树的叶子红遍，叶系和本美几乎天天中午都到青山公园看枫叶，有关学习日英语的正事倒有点给忽略掉。这一天散完步后，天突然下起潇潇秋雨，两人没带伞，便赶紧从斜坡上疾步走下来。

斜坡在梅雨时节滋长的青苔在秋雨飘洒下更油滑了，两人战战兢兢地走着，总算没滑到，可是下得坡来，本美的高跟鞋的鞋跟却夹进坡道的一个石头间的隙缝，左拔右拉，总拉不出来，本美气喘吁吁，头发给秋雨淋得湿漉漉的，叶系在一旁看着，无法见死不救，就帮着本美，两人用力一拉，高跟鞋总算拉出，可鞋根却断了，本美穿起来，一高一低地无法走动，雨势又开始转大，两人肯定会变成落汤鸡。叶系此时只好“见义勇为”，扶着本美一拐一拐疾步奔回办公室，但一踏进门就让高头大马的鸠田碰见。

“叶系样，你在秋雨中散步竟然救回一只跛脚美天鹅！”鸠田



大声笑着说。

此语一出，“机器人”金富一郎和“回眸一笑百媚生”西松生子不禁抬头望向门口，一看叶系扶着本美的窘状，大家都笑成一团。自此，“赛西施”又名“跛脚美天鹅”，而叶系也得了个绰号“见死必救英雄”。

“跛脚美天鹅”和“见死必救英雄”并没因众人的取笑而不再一起散步、一起学英日语，反而更公开更大方地交往，且在办公室内也敢彼此开玩笑。

冬去春来，岁月如梭，转眼三年过去。叶系在“赛西施”柔情的进攻下，第四年春天便与本美结婚。婚后本美便辞去工作，在家相夫教子。他们育有一子叫怀华，一女名思乡，待宏亮来东京受训时，他们都已在大学深造了，思乡是大三生，怀华则当年就毕业。

因为深感在东亚经济研究所长期呆下去没什么前途，在婚后第六年，叶系就申请到金泽大学任教，用日语教导中国文化导论和美国史。就这样，叶系一家四口便搬到西北小镇金泽定居。

金泽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靠近日本海，是北陆地区经济、教育以及文化的中心。这里是片沃土，历史和传统充满了魅力，文化积淀也相当深厚。人们可徜徉在兼六园、茶屋街，观赏金泽的精湛传统工艺，品尝此间才有的佳肴美味，真是至高享受。叶系原籍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笨珍小镇，父母在他浪迹日本的前10年里，先后过世，姐弟嫁人的嫁人，结婚的结婚，逐渐少往来。父母留下的那几亩棕榈园，变卖后兄弟平分，自此，叶系就更少还乡了。

不幸的是，“赛西施”产下思乡后，患了忧郁症，经长期治疗，还是时好时坏，使得家庭生活原本过得相当美满的叶系，掉进备受精神折磨的深渊。因此，叶系在终日过着刻板生活之余，有时也会



南下东京和好友岩井聚一聚。我在东京的那几年，也托岩井的福，经常参与他们的聚会。

四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经济蒸蒸日上，与亚细安关系紧密。为拉拢亚细安成员国，日本使尽各种招数讨好成员国。吴宏亮因为在培训期间表现突出，当局竟然多延长他三个月训练课程，让宏亮学习猪种改良课程。这样一来，岩井、宏亮和我见面聚餐的次数也就多起来了。

翌年春天4月初，叶系的长子怀华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在金泽市役所负责环保调研的职位。叶系高兴得很，欣然邀请岩井北上聚一聚，岩井一时兴起，竟然把宏亮拉去，还特地再三吩咐我一定也得同行。于是我三人和叶系一家四口便浩浩荡荡游兼六园。

事先大家说好在兼六园对面的那个靠近火车站的巴士站碰头，然后才去游园。因此我们三人一踏出火车站，便拼命地找巴士站，可左找右找，就是找不到巴士站。那年头，手机还没普及，我们只好就近向小礼品店借个电话，可打来打去，都无法拨通。一问店主，却原来是金泽电话号码前几天增添了个号码。于是赶紧拨电金泽大学找叶系，没人接听。岩井灵机一动，就再拨电叶系的家，果然有效。

“莫西！莫西！是岩井样嘛！我是本美。叶系嘛，他去巴士站找你们，从大学处直接去。”王叶系的太太说：“叶系说要带你们来我们家坐坐，然后才去游园。我现在正忙着打扫，我们家太乱、太脏了！”

“哦！哦！”岩井一直点头，轻声回答。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大家赶紧上车。”叶系就在此时出现，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说：“你们看，这巴士站几时拆掉了，连我也没觉察呢！”

大家坐进车后，叶系频频道歉。

“金泽的电话前头多添了个5，你也不知道嘛？”岩井笑笑地问。

“是前两天才换的吧，怎样？”叶系不解。

“我们找不到巴士站，慌了，便打电话给你，老打不通呀！”岩井责怪着。

“你们看我这人多糊涂呀，抱歉！抱歉！”叶系转过头来向大家致歉，宏亮眯着细眼，露着门牙，和我一起苦笑。

叶系的家果然很乱且脏，尽管此前本美已打扫过。

我与本美也好几年没见面了，她显得更苍老，而且眉宇之间泛着一股忧郁，看来她的忧郁症并没痊愈。她一看见我就说：“怎么，太太和女儿艳君都没来？”

“小艳得上课，家内忙，就都不来。”我笑着说。

“艳君应该长得很高了吧”叶系的女儿思乡趋前来，说：“风沙雁样还好吗？太太也好吧？艳君乖吧！”

思乡这问候勾起我的回忆来了。那年思乡14岁，因为我们全家第一次北上金泽拜访叶系，他们一家人都很高兴迎接远客。

“这是我送给艳君的小礼物。”寒暄间，思乡含羞答答地抱着一个布娃娃来，说：“这是给艳君的见面礼，不好意思，做得不美，但我很用心做。你喜欢吗？思乡把手上的布娃娃双手献给小艳。

“思乡用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日夜赶工，才及时做好这布娃娃。”叶系回忆着。



小艳赶紧接了过来，布娃娃像真人一样，比3岁的小艳还要高。这礼物小艳很珍惜，每晚都抱着它睡觉。岁月似水，当年稚气未脱的思乡，于今已是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了。

“怀华君，过来和大家问好！”叶系还没看到怀华出来见客便喊道。

怀华从房里走出。我一看，不禁有点吃惊。怀华君五官没变，但身高长得特快，5年前我在东京碰到他时，他才不过一米六左右，眼前的他竟高过我好多。

“怀华君应该有一米八吧？”我问叶系。

“整整两米！”叶系笑着说：“他妈妈的祖父当过兵，在山东省呆过几年，我估计吃了太多小麦、高粱，体内的日本基因改变了，生出的儿子，也就是本美的爸爸的体内有了山东汉的基因！这基因在怀华身上起了作用。”

“那你那么矮，是不是你爸爸在日治时期吃了日本米以致体内的中国基因起了变化，结果才生下这么矮小的你！”本美也用英语开玩笑地说。

“我把你从‘古德摸你’阶段训练到今日的运用英语自如的境界，你居然用英语来调侃我！真的是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叶系开着玩笑说：“走！走！走！大家一起赏樱花去。”

五

我们七人一踏进兼六园的门口，立刻被两旁盛开的樱花慑住。樱花对已在日本居住了好几年、且又年年到不同地方去赏樱的我来说，可说早已见怪不怪了。但兼六园的盛开的樱花在飘洒着的细雨



的衬托下，那迷蒙一片的、粉红的、似云又似雾的花海，真的把我们七人带进梦幻般的意境里。

兼六园有设计成“林泉回游式庭园”，我们一边走访散布于庭内各处的茶屋，一边欣赏 20 多种类 400 余棵樱花点缀园内的全景，加上其间穿插着人工湖、古松树以及其他奇花异草，大家都啧啧称奇。

“风沙雁呀，我这一生流落日本，娶了日本婆，生了一男一女，都不会说华语了，我的下一代就这样丧失了华人的特质，这真是无可弥补的人生遗憾呀！然而，我每一次看到日本的古迹、历史保存得那么完善，就又觉得我这一生也生活得很充实。”叶系对我感慨道：“这总比生活在一个刻意抹去历史、抹去记忆的地方好吧！”

“叶系兄，你倒不必如此感叹。人都有选择居留地的权利，你当年是不见容于当权者呀，并不是故意离乡背井的！”岩井说：“历史上多少名人还不是不见容于当局而不得不寓居他乡，但他们并不气馁，埋头着书立说，对文学界、学术界作出贡献呢。”

“哎！我们这一代人可谓生不逢时，遭遇特别不幸。我的一些同学当年满腔热忱回去中国参加‘建国’的工作，文革一来，有的被当做“里通外国”，受尽折磨，或甚至遭活活打死；有的被下放穷乡僻壤，吃尽苦头，折磨得不成人形；待文革一过，那些历尽浩劫而幸存下来的便一个一个返回故乡，不只在生活线上受到百般磨难，生活在那样一个没有记忆、缺少文化气息的地方，那精神痛苦更是罄竹难书。”叶系继续说。

叶系此段话倒真的勾起我的回忆来了。我说：“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多少热血奔腾的青年或跑进原野追寻理想，或奔赴中国参加建设，结果有的死得不清不楚，幸存的逃了出来，青春不再，



年华老去，或流落异乡，或还乡却被人踩在社会底层。追求理想集团的内斗，文革的无法无天的行径，这两者所制造出来的人间悲剧，罄竹难书，正等待思想家以反思的态度来书写这段历史呢！岩井生活在相对稳定的日本，他是无法体会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国度的我们的人生经历的。”

“所以有时我想，觉得我宏亮当年不参加罢考，事后虽然遭到罢考同学的抵制，在心里很不舒服。但从梦幻岛目前的丰衣足食现状来看，当局当年的所作所为也不尽不对！”沉默好久、走在叶系旁的宏亮终于找到开口的机会。

“这看法我就不同意了！”我有点生气地说：“如果一切不变，再过二三十年，当母族文化和传统消失得七七八八时，当我们的下一代沦为次等民族时，你就会看到：我们是以子孙的前途来预先兑现我们的物质享受的。移民往往得以抛弃母语来换取生存，这是无可奈何的。倘若有人雪上加霜地摧毁母族文化和传统，那就是悲上加悲，而很不幸的是，梦幻岛正朝向此方向发展。所以我说，宏亮呀，你是生活在温水里的青蛙，你对釜底慢慢的增温是全然不知觉的，就这样一味沉醉在温水中，在舒适中慢慢死去。在梦幻岛，像宏亮你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的灵魂会在安乐中舒服地慢慢消失掉！”

“这茶屋情调高雅，我们进去喝杯樱花茶吧？”我们漫步到园内的谐乐茶屋时，岩井转换了话题这么说。众人无异议，就一拥进入茶屋。

“这儿好，可透过玻璃窗看室外景物。”宏亮眼尖，抢先霸了张靠窗的茶几，说：“来，岩井样、风沙雁兄，来这儿坐！”

由于正值樱花盛开，游客众多，茶屋顾客不少，叶系无法在我们靠近处找到另一张茶几，他一家四口只好坐在靠进口处。



六

这茶屋设计独特，我们三人的茶几贴着垂地玻璃窗，一条人工小溪就从我们眼前流过，水声潺潺，溪的两岸水草茂盛，间杂着盛放的黄花，衬托出一派唐诗宋词意境，令人沉醉。煞风景的是，有一位戴着草帽的中年清洁工老拿着耙子，走来走去在清除落叶，时不时挡住我们的视线。

“这清洁工人真煞风景，老挡住我们的视线。”岩井发起牢骚了。

“这人不只不识趣，他还一直偷看你呢，风沙雁兄。”宏亮说。

“有吗？”我狐疑。

“有，你看，你看，他又用好奇的眼神在看你呢。”宏亮说：

“而且是一看再看！”

我用眼角一瞄，果然发觉这清洁工在凝视我。我再抬头正视着他，刚好他也正视着我，我猛然觉得，此人怎么长得这样像伟雄！

少顷，这人竟然走进茶屋，并向我们三人走来。

“对不起，请问你是风沙雁先生吗？”他脱掉帽子，半欠着腰，低声地问。

“你是？你是伟雄兄？”我仔细一看，这人果然就是伟雄。他的面貌神情都依然，只是苍老得很，30多岁的人，怎么看上去像是50出岁的老头。

“我就是伟雄呀！”他闪着眼，有点腼腆地说：“哎！风沙雁兄，多年不见，你看来还是风采依然。”

“请坐。”岩井和宏亮同时招呼着伟雄。

“是14年了吧？”我回忆着：“你回去中国那年应该是1962年吧？时间过得真快，你过去的生活还好吧？应该已经成家立业了



吧？有几个孩子？”

“说起过去，还真是一言难尽！”伟雄坐了下来，感慨着：“我回去中国的第四年年头，预感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便跑来日本的长崎，一人在异乡，谋生艰难，东奔西走，最后来到这西北小镇，总算找到这份打扫园林的工作。我5年前娶了位日本婆，更确切点说，是原籍韩国的女人为妻，生了个女孩，今年3岁。我们的那群老朋友近况可好？”

“你所认识的那些朋友绝大多数都成家立业了。只有我堂弟还是王老五一名。他对现实很不满，参加好多活动。”我说。

“你堂弟？”伟雄沉吟着。

“是我堂弟，你见过他几次面的，后来他随着我叔叔到马拉雅定居呀！”

“哦！我记起来了。”伟雄微微笑着说：“你堂弟好吗？”

“我们好久没联系了，他的近况我也不很清楚。”我说：“前年他被捕了，他参加了XX党的外围组织，至于详情我也不清楚。我来日本好几年了，都没回过梦幻岛。马拉雅的情况我就更不清楚了。”

“哎！当年我们这群热血奔腾的青年，或远赴中国参加‘祖国建设’，或潜入原野追寻理想，结果有的死于非命，有的幸存下来却活得像动物一般狼狈！所谓的原野的理想，那是叫人向往的，但其首任领袖却是个三重特务的内奸，他出卖了几乎所有干练的干部，致使该党面临人才凋零困境；所谓文化革命，那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斗争一展开，公报私仇者有之，暗中栽赃者有之，我的敏感，让我抢先一步离开中国，逃过一劫。”伟雄说到这儿，眼眶都红了，他含着泪水继续说：“我逃到长崎，孤零零一人，人生地不熟，半



句日语都不会，只好潜伏在唐人街为华人餐馆洗碗碟。后来，盗用了个意外死去的日本人的名字“龟田三郎”拿到一张居留证，才慢慢北上福冈、广岛、大阪、东京，最后在金泽定居下来。风沙雁兄，我现在的名字叫“龟田三郎”，是乌龟的龟呀，你说荒唐不荒唐呀？但有时夜深人静想想，却又为自己能幸存下来而庆幸。你们知道吗？我这个一穷二白的青年，在那个荒唐的年代竟然被列入‘有海外关系，里通外国’的特务，在枪毙名单中，赫然有我‘陈伟雄’三个字。在梦幻岛，我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呀，我只靠帮我远亲养猪过活呀，我竟然是特务！还有，我们梦幻岛隔壁村的阿祥，比我早一年回中国，我在同一个生产队遇到他。当我预感到暴风雨将来时，约他一起逃跑，竟给他臭骂一顿，结果是在文革期间，他被人活活吊死在树上。罪名竟然是买办阶级的后代，是隐藏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敌人。风沙雁兄，阿祥的爸爸可是个三轮车夫呀，阿祥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儿女呀，你看他死得多冤枉！”

“二位，我和宏亮这就跟着叶系一家去赏樱，待会儿我们在兼六园进口处等你们。”看到叶系一家四口站起来要离开茶屋，岩井这么说，便和宏亮一起走出茶屋。看情况是叶系及岩井既不想打扰我和伟雄的谈话，也没耐心等我们谈完话。

“你在文革发动前已离开中国了，怎能知道你被列入枪毙名单和阿祥被吊死的事呢？”我有点狐疑，继续我们的谈话。

“哎！有一年我在长崎期间遇到一位同乡的中国船员，是他告诉我的。风沙雁兄，你记得吗？我们在梦幻岛同村的李雪莉吗？她也在那年回中国，刚好配在我的那个生产队，因为他乡遇故知，我们自然就比较接近，慢慢地也就成为好友。我和雪莉的密切关系引起我们的队长的妒忌，为了夺爱，他派给我好多罪名，最后列入枪



毙名单，你说冤枉不冤枉呀！”说到这儿，伟雄禁不住掉下泪来。

“伟雄，不要一直提过去的事了。谈谈你今后有什么计划。”我说。

“我还有什么计划呢，你说！”伟雄声调转高：“日本这国家鄙视外国人的严重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华人，日本人看不起；我太太是韩国人，日本人更加看不起。日本有 70 多万二战滞留下来的韩国人呀，他们遭到鄙视，社会地位多卑微！你说，我这一家人如何能冒出头来呢？”

“你可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呀，你当年跑去中国不就是为一圆参加‘祖国建设’的梦吗？”我激励着伟雄：“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是一群有梦想的青年呀！这梦让我们活得比一般人有朝气，你怎么变得如此消极了？现在的我，对所谓的理想社会制度是幻灭了，但我依然有着其他的梦想，是这些梦想使我很积极地生活着！”

“我回到中国并呆了四年，什么都没学到，倒是去上了三年高中夜校，在文史知识方面有所长进。”伟雄说：“然而中华文史知识在日本西北角的金泽有何用呢？我怎能还有梦想呢？”

“那就不对了，伟雄。我看你这清洁工的工作量并不会太重吧？”我觉得应该劝导这位阔别多年的好友重新拾回梦想，便这么说：“你来日本这么多年了，日语应该说得很流畅了吧。你应该利用闲暇去深造，把日文学好，以备将来之用。”

“不瞞你说，风沙雁，我现在还在就读日本函授大学的日本文学课程呢！”伟雄双眼闪着亮光，说：“明年就毕业，毕业后我想转换工作。”

“有志气！伟雄，你真的有志向，我听了很高兴。你的前景一定无可限量！”我拍着他的肩膀说。



亲爱的读者，我讲到这儿，你们料必会问：那伟雄后来发达了没？

不瞒你们说，伟雄后来并没飞黄腾达，但他却成为崇汉大学的兼职讲师，用日语教导中华文史，用华语教导日本文学。够神奇了罢！那是2000年，我和太太一起重游日本，再到金泽找叶系与伟雄时，伟雄亲口告诉我们的。我想你们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以为那是我在编故事，而且是很拙劣的编故事的手法。

我风沙雁在这儿发誓，我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生活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自小就在苦水里长大，我们做梦，我们追梦，我们为了实现梦境，我们勇往直前，我们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很坦白地告诉你们，当年我在日本和一群年轻人，为了观赏三重县的48个瀑布的美景，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翻越几十个小山，踏遍整个三重县的每一寸土地。所以，我对你们发誓：伟雄后来成为大学的讲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好了！我得回头来说说叶系一家人与岩井、宏亮。他们六人在兼六园进口处等我和伟雄，等得差不多快要光火了，我们两人才在入口处与他们碰面。

“怎样！风沙雁兄，你忘了时间了吗？！”叶系用有点生气的语气问我。

“没忘，没忘！”我哈着腰道歉：“是他乡遇故友，有话说不完！”

“都中午12点多了，该去吃饭了吧！”岩井说。

“那我先告辞了！”伟雄说：“我还有工作没做完。”说完话，伟雄便走了。

在吃饭闲谈中，我把伟雄的经历略略述说一遍，众人均无限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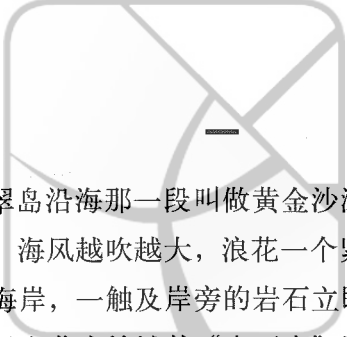


慨。回首过往数十年的历史，我真为东南亚华人哀伤。我们曾作了两个梦：一个是文化的梦，最后却落得凡是北海大学的校友都成为“亡校奴”；另一个是政治的梦，谜底揭开，却是一棵一开始就是有毒的树，多少仁人志士为这梦幻的理想死得不清不楚。而像伟雄这样的有志向的年轻人，为实现理想，在那个年代远赴异国，也落得沦落天涯。这时代亏欠我们你说有多大就有多大呀！

饭后我们七人沿着斜坡走下兼六园，只见棵棵樱花，满枝满茎开满的粉红樱花，在微雨飘洒下，把古色古香的兼六园城门掩映得像仙境一样绚烂。



第五章 重逢



翡翠岛沿海那一段叫做黄金沙滩的地带，在傍晚时分，海风越吹越大，浪花一个紧接着一个频频拍打着海岸，一触及岸旁的岩石立即又退了回去。在稍微远离黄金沙滩的“米亚米”海岸，屹立着几块特大的石头，由于浪花长期冲击，显得平坦而光滑。

沙滩与马路之间的海岸线平坦而长直，又有坚硬的铁板条隔开马路，行人在其间散步，安详而优雅。在较宽阔的地段，小贩便搭起帐篷，卖起冷饮、啤酒和风味小食来了。

我与近乎 10 年没见面的堂弟此时就靠在懒椅子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着往事。这时天慢慢暗了下来，但一抹晚霞挂在海远处，欲下未下，余照犹猛，把海岸映照得红彤彤的。那余照由于是从岸边的大树的密叶筛落下的，加上逐渐转冷的晚风的吹拂，



我们就不感到闷热，而只觉得晚霞的嫣红倍增我们再聚的传奇色彩。

“沙雁，这次的重聚，我们都已进入了中年。看着这绚丽的晚霞，我倒想起我们童年在乡居那段天真无邪的欢愉岁月来了。”我堂弟不无感慨地说。

“真的，有人说：人一生下来就开始走向坟墓。这话细细地想，也不无道理。别再追思往日，要向前看，人生存的意义在于整个过程，而不是结束。”

“你年轻时还有机会在外国生活好长的一段岁月，说来也不枉此生了。像我，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当初我们都认为是理想的事业，待梦醒，才猛然发觉那是一朵永不会结果的雄花呢！”

“都一样，我当年的远走异国，为的也是追寻梦想，并非为找荣华富贵。只是‘瞎眼鸡啄到虫’，我选择的路向事后证明后果不错。那是个凡是年轻人都会追求人生理想的年代，没有梦的年轻人在那个时代不是白痴便是苟且偷安者。你记得我们同村的芳林吗，他跑到了秋海棠国，呆了不久，天生的敏感性让她预感一场特大的暴风雨就将来临，赶紧偷渡到香江，才逃过一劫。待千方百计回到梦幻岛时，已是不惑之年了，只好呆在一个经营方式像极工厂的所谓文化大机构，在‘非常现代化的管理层’的淫威下，做着犹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的流水作业。还有我的好朋友黄虎胆在你搬到马拉雅的那年，他就独闯阿美丽佳，一混20年，竟然成为百万富翁，生活奢侈得不得了。醇酒美人，山珍海味什么他没享受过？”

“就是你班上那位眼睛长得突突的、脸型四四方方的，经常畅谈人生理想，凡有聚会必定站在前线高喊口号的虎胆？”我堂弟看来对虎胆印象深刻，且有兴趣知道他的近况。他问：“虎胆现在还在阿美丽佳吗？”



“虎胆前年死了，是患了肺癌逝世的。怎样？你为何对他这么有兴趣？”我慢慢啜了口啤酒，端详着我堂弟。他的脸红润而健康，在晚霞映照下，更显得活泼可爱。都40岁的人了，我堂弟的脸庞依然流泛着几分天真无邪的童真神情。

“你难道不知道我和崇利曾在阿美丽佳呆过一年吗？”我堂弟相当惊讶地问我。

“你在阿美丽佳一年！我真的一点都无所闻。你为何去阿美丽佳？”

“逃难呵。我和崇利同时加入XX党，成为它的党员。后来在那一年2月的一个冷藏逮捕行动中，我们的好多同志落网，我和崇利感觉到气氛不对，漏夜跑去阿美丽佳。”我堂弟娓娓道来，神情有点哀伤。

“你当年怎会那么轻率加入XX党呢？”

“哎！沙雁，你记得我在专科学院学中医的事吗？”

“记得！记得！那时你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好辛苦的，往往搞到三更半夜才睡觉，你那时多努力求上进呀！”

“就是在那专科学院我认识了一位女朋友叫恩香，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婆。恩香很关心我、照顾我，时常煲汤给我进补。我们相处得很好，慢慢的，日久生情，便恋爱起来了。那时恩香已入党，且在大力发展势力，我很自然成为她发展的对象。但当我一入党了，恩香却又把我交给另一位年轻的叫做梅花的女同志，由梅花来联系我，而她却走进原野干革命去了。”

“恩香既然走进原野了，你和梅花经常接触，不会日久生情？”我逗弄着我堂弟。



“你的脑子装满肮脏的思想！”我堂弟正经八百、语气有点不高兴，说：“我们每星期见一次面，我把上星期她借给我的书的读后感呈交给她，她则再借我一本新书。我们见面时只谈有关书本的内容、人生的意义、为人处世的道理，一点都没涉及私人的感情。”

“你可以详细地说一说你过去 10 多年的经历吗？”

“哎呀！沙雁，我们兄弟好不容易分离了这么多年才有个机会见面，为什么不说不说些比较愉快的故事，而老缠着我讲我的不幸的过去呢！”我堂弟端起啤酒杯，把半杯啤酒一饮而尽。

“再来一杯！”我向小贩买了另一瓶啤酒，为我堂弟斟满一大杯。

“这样做才对嘛！”我堂弟啜了口啤酒，说：“你要知道我入党后的故事？那很简单，等一会儿我把我的日记借给你，让你慢慢细读，你就不可以彻底了解我的过往吗？来！我们喝酒，不再谈过往！”

就这样，我和我堂弟那天在翡翠岛的海边喝到差不多酩酊大醉才分别。

二

20 世纪 70 年代 X 年 X 月 X 日，晴

今晚恩香又邀我到她的家去喝她煲的“四神”汤。喝完后，我们坐在她家的客厅里闲聊，她很少看电视，甚至可以说看不看，我们就只能靠闲聊来打发时间。今晚她的父母不在，她说他们去看演出，而她唯一的弟弟则因还在服役，留营没回来。

我怀疑这些都是托词，今晚她是刻意安排我来她的家的，有什



么目的呢？我纳闷着。

“冬竹，我认识你有两年了吧？”恩香用纯正的眼神凝视着我：“在和你来往的这些日子里，我觉得你是一位思想正派，有理想，有热情的好青年。”

“谢谢你的赞赏”我嗫嚅着。

“冬竹，有一句话我藏在心里好久了，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对你说。”恩香翘着小嘴说，把身体靠紧了我，并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出来吧，其实，我对你的印象也很好！”我用深情的眼神看着她，真想吻一吻她。

“你满意这社会吗？”恩香严肃了起来，问：“你认为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激情的青年，我们能不能、应不应该为这社会做点什么？这么多穷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们可以视若无睹吗！”她的语气开始激动了。

我的“邪念”消失了。我附和着说：“你知道的，我出身那么穷，我弟妹那么多，我的亲朋戚友、左邻右舍也都是穷哈哈的，如果我有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我愿意尽力为他们做点事。”

“我没看错人！”恩香笑一笑说：“我告诉你，冬竹，我们有一群知心朋友，感情深得比亲兄弟姐妹还亲还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创造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

“哦！”我有点神往了，如有这样平等的社会，那该多好呀。

“相信我，冬竹，其实世界上好多国家正在落实这个理想呢！你看秋海棠国、尔落丝、珠藓等等，不就都是在实现这种理想的吗？”



恩香说着说着，连自己也沉醉在自描的美好远景了。

“如果我想加入实现这理想社会的行列，我该做些什么工作呢？”我再凝视着恩香，缓缓地说。

“很简单，我这儿有份表格，待会儿我交给你，你填好了就算是加入我们的队伍了。”恩香用右手的食指指着我，笑一笑地说：

“不过，我会观察你一段时期，才决定让不让你成为正式的党员。”

“党员？什么党员？”我追问。

“就是 XX 党的党员。”

“我跟你来往这么久了，你还相信不了我？”我有点不悦。

“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我们党在招收同志方面慎重其事！”

“哦！”

“你不用担心，我会大力推荐你给党的。只是依规定，我还是得观察你一段日子，向上面报告你的表现，才能允许你入党。”

“好的！那我就先填好表格，先成为你们的工作队伍。”

“你现在就填写好，这表格不可带回家。”恩香严肃地说：“还有，表格上的每一个项目的填写资料不可有半点假。”

“我怎会填假资料呢！”我有点不高兴，但能为贫困大众做有意义的事，我岂能这么小气为此而不加入这队伍呢？

“很好！”恩香接过我的表格后说：“今后你就是我们的队伍中的一名同志，你得积极工作，多留意你周围的朋友，看哪一位出身良好、品格端正、有理想、有热情为劳苦大众做事的，就把他介绍进入我们的队伍。记住！你招募越多人进来，就越能证明你为人民做事的诚心和热忱。但至少至少一年内你得介绍三人进来。”

“我尽力而为，你知道的，我的好朋友不多。”我感到责任重



四处走动走动。赏心园在平日里没什么访客，因中秋节园里有了灯饰点缀，周遭流泛着一派节庆的欢愉气氛，气氛就和平日很不一样，游人也特别多。我兜了好几圈，把所有的形状的灯饰看遍了，恩香还没到来。

我在渡月桥上下下好几回，看着桥底的清澈的流水在夕阳映照下泛着红光，缓缓流去，心中不禁漾起一点淡淡的愁绪。

就在此时，我看到一位衣着特别亮丽的少女，挪动着莲步从远处走来，看样子像极了恩香。但恩香从没穿过这么炫目的衣着，会是她吗？我凝视着她慢慢向我走来，果不其然。

“你等很久了？”恩香笑一笑说。

“我六点就到！”我一边说着，一边看表，准准七点钟，一秒不差。

“你神经病呀？”恩香装作生气的样子说：“我们的约定时间是七点啊！我可一秒都没迟到呀！”

“不是你迟到，是我自己早到。”

“真实莫名其妙，这么早来干什么呀？”

“来散散心。”

“一个人散什么心？”

“看灯饰呀！”

“灯饰有什么好看的呀？”恩香说：“这社会就只会保留着这样一点点小传统，什么中秋节啦、端午节啦、农历新年啦，这些不都是小传统吗？只给商家赚钱、人民浪费钱的机会。”

“可是小传统也有小传统的情趣呀，你看这些灯笼做得惟妙惟肖，那猴子还会摇头摆脑呢！”这时我们已走过渡月桥，漫步在两



旁尽是灯饰的小径里。

“所以我说冬竹呀，你还是摆脱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晚上爱吃夜宵啦、爱听周璇的靡靡之音啦、爱看这种俗里俗气的灯饰啦。冬竹，我告诉你，你如果一味沉迷在这种小资的生活情趣中，怎样干革命呀？”恩香又摆起上司的严肃表情，用严厉的语气对我训起话来了。

“这也叫做小资生活方式，整天只提革命，那人生不是很乏味吗？”我端详着恩香的脸说：“生活应该有点调剂品才会有意义吧。”

“在一个最需要进行改革的社会里生活，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革命，而革命的生活是严肃的，容不得半点嘻嘻哈哈的成分存在。”她皱起眉角，撅起小嘴说。

我看着她认真的表情。她的确长得相当动人，嘴小似樱桃，眼睛不大不小恰恰好，鼻子也相当挺立，一句话，五官端正。如果她的个性温柔点，那就是个无瑕疵的美人了。

“你看什么？”她发觉我在凝视她，脸儿浮上一丝红晕，含羞答答地嗔怪我。

“看你！”我半开玩笑说：“看你生气的样子倒是好美的。”

“冬竹，你好无聊！”她假装生气，然后用幽幽的语气说：“冬竹，自此你呈上加入我们的队伍的表格后，我更用心地观察你好些日子，我已向领导推荐你入党，他们也已同意。今晚我约你见面，其实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过几天就走进原野，我会在莽莽丛林里进行革命的工作。此后你就得和一位叫梅花的女同志联系，这是她的联络处，记得我教你的那些手语。”

“哦！”我悚然一惊，用近乎颤抖的声音问她：“你为何这么



匆匆就决定走进原野，那是很危险的呀！”

我这时真怕失去了她，我冲动地紧紧抓住她的手，第一次抓住她的手。她的手细润而纤小，有一股电流穿透我整个身子。

“这是我想了好久的决定，不是草率的举动。只是时机还未成熟，还没机会告诉你。”她凝视着我，这么说。

我们这时走进了较阴暗的小径，我也凝视着她，四眼相对无言好一阵子。我突然环抱着她的颈项，深深地吻着她的小嘴，一股热流直透我的整个身体。我们沉醉在梦境中。

“够了！”她呼喝着，我猛然一醒，连握紧她的手也放开了。

我们继续漫步着，讨论着今后的生活方向的问题，以及将来如何再会的可能。

“如果我没在战斗中死亡，当朝阳升起时，就是我们俩重聚的时刻！”她斩钉截铁地说。

“我发誓我一定等你等到那一天。”我再握紧她的手，激动地说。

那一晚，我们谈到夜阑人静，赏心园将近关门时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冬竹注：正因为恩香整天摆起正经八百的样子，我们后来结婚了，也养儿育女，可家庭生活始终缺乏乐趣，这也是我这半生的遗憾之一。21 世纪 X 月 X 日补记。

四

20 世纪 X 年 X 月 X 日晨阴、午后细雨

恩香走进原野已三天，音信全无。当然是全无音信啦，难道她



可以打电话联络我吗？何况原野人烟稀少，即使有人家，在穷乡僻野，谁会装置电话？我思念恩香思念得有点走火入魔了，变得傻傻的，真该打屁股。还是努力学习吧！

20 世纪 X 年 X 月 X 日晨阴、午后骤雨、晚晴、凉

今晚我得与梅花第一次碰面，地点在双峰塔二楼的那间豪华咖啡座。我遵照恩香的吩咐，每次和梅花约会见面，穿着一定得摩登入时。今晚我就穿着花花绿绿的长袖上衣，还打领带；裤子自然是窄窄的裤管的那种，皮鞋擦得很亮。

梅花会穿迷你裙和粉红上衣，脸部的粉会涂得很艳丽，这是恩香交代我的，以便我容易认出她。

我 7 点就到，比约定时间早半小时。闲着无聊，我就到处走走看看，突然有个娇小的影子在远处一晃而过，紧接着又有另一个较大的影子闪过，都闪进化妆品店。我有点纳闷，便走近那店去瞧瞧，却没发现什么。

7 点半一到，我再转回咖啡座门口，左顾右盼，还是找不到梅花。我有点着急，就在此时，远远地走来一名穿着粉红上衣和迷你裙的少女。我走近她，比了比手语，她轻轻点头，问：“是威廉吗？”。

“哈！你好！我就是威廉。我 7 点钟就到了。”我的入党密名叫威廉，很有洋味。恩香说，有洋味的名字较不易引人注意。

“我是玛俐。我也是 7 点就来了。”梅花说，她也有洋名，这点恩香也交代过。

“是吗？”

“是的！但当我远远瞥见你时，我闪开了，躲在附近的化妆品店察看你的行动。”玛俐说，两眼机灵地扫了四周一遍。



“这么神秘多疑？”

“第一次碰面我得确保来者不是假冒的！”玛俐说着，便伸出手来。

我们手牵手进入咖啡座，她的手冰冷，有点颤抖。我们很快就分手，有点不自在。

“这是恩香交代的借给你详读的书，每周一本，读后得写感想文章，长短不论，但一定得准时交上来。”坐定后不很久，玛俐把一本包装得很美的书交给我，轻轻地说：“现在别打开，回家才看。”

“先谢谢你。”我接过书，说：“你有恩香的消息吗？”

“没有！走进原野的人，行踪不定，没有人会知道他们身在何处的。这是高度的机密，你以后不可再问这样的问题！”

我沉默了。我们整晚随兴闲谈。经过整理重组，我对梅花的身世的了解大致是这样的：

梅花来自东海岸的冠丹的一个小渔村，上有一位哥哥，在家乡当渔夫；下有一位妹妹，还在读中学。她前年中学毕业了业后，一人跑到繁华的马拉雅首都瓜拉龙坡找工作，先当旅馆柜台询问处职员，现当一间幼儿园老师。因通过朋友的介绍与恩香相识，两人谈话投机，逐渐成为好友。在恩香的影响下，她的思想认识提高了，对这社会的种种偏差也越来越看不惯，去年便加入 XX 党，由恩香领导，现在则负起领导我的责任。

梅花生性老实，带有渔村姑娘特有的干练勤劳的美德。她把我当做恩香的理所当然的“未婚夫”看待，和我往来，不苟言笑。每次见面，她总是和我谈论重要的课题，例如上周我所写的新书读后感的优劣点啦、在发展新同志方面有什么进展啦、最近的生活如何



啦，等等等等，枯燥而乏味。

20世纪X年X月X日竟日霪雨连绵，凉

梅花最近一直追问有关介绍有为青年加入组织的事，很使我头痛。我认识的朋友本来就不多，能够达到入党的条件的更少。在她的再三催促之下，我只好把崇利介绍加入组织。

“崇利最近的表现如何？”这一晚，我和梅花乔扮成情侣在兼六园散步时，她这样盘问我。

“进步颇快呀！”我有点心不在焉地说：“他的读书报告写得越来越好呀！”

“我是指他的私生活方面，例如他有积极去发展我们的组织的工作吗？”梅花显得不太耐烦。

“你知道的，我们白天得工作，晚上都还在上医学专科学校的课，很忙碌的。要延揽党员，总得有理想的对象才行呀！”我也有点不耐烦地回答。

真的，每回碰面，谈的都是读书、发展组织工作，你说烦不烦？

“在发展党员方面，冬竹，你和崇利都不能这样漫不经心呀！”梅花说：“你知道吗，国际形势一片大好，组织最近全面加强招收党员的力度！要有足够的人员，武装斗争才有可能胜利呀！”

“党为何这么急躁呢？”我真的有点不高兴了。这时我们走到望波桥，这儿游客较少，尤其是9点过后的夜晚。

“局势有利于我们！党当然得抓紧时机嘛。哎！冬竹，你要积极点呀！”

“我不积极吗？我每周都写读书报告呀！”



“这时最基本的要求呀！”

“我怀疑他们这么急躁，有不良的意图！”

“冬竹，我不准你讲这种对不起领导的话！”

“我每次和你见面，都似乎看到有一个人在跟踪我们。”我真的每次都看到一个影子尾随着梅花，但由于没有证据，我不敢说出来，可是今晚我和梅花争论到这儿，我不得不说出来了。

“你别疑神疑鬼好吗，冬竹。我入党这么多年了，我哪会那么不小心让人尾随？”梅花信心十足地说：“告诉你，我每次与你约会，都比约定时间早半小时到。为什么我要早到呢？告诉你，那是为观察周围的动静，你发觉过我吗？”

“第一次我似乎远远地看过你的身影！”

“这只是你的猜测，又没证据，怎可下结论呢！”。

我当时的确无法再反驳梅花。因为我们的见面真的是精心策划的，有时是要先到一个人的家，从前面进后门出，再到另一家人家的屋里，但也只打一打招呼就又离开，最后才来到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梅花认为最安全的人家的屋里会谈。

五

20世纪X年X月X日竟日霏雨绵绵

今晚我又和梅花见面。

一坐定她就问我找到适合人选加入组织吗？我说我介绍崇利加入组织才三个月，而我本身入党不过四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怎么可能拉那么多人加入组织。



“你应该多留意、多关心你周围的朋友，并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这才有可能拉他们加入组织！”梅花说。

“这道理我懂呀！”我说：“但道理说来容易，要付诸实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思想是行动的老师。”梅花继续说：“你有了这样的认识而不付诸实践，当然就看不到结果！记得！千万不要做‘言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呀！”

“我总要深入地观察我周围的朋友嘛！我在没把握的情况下，怎可贸然要他们入党呢？而且万一我开口了，他们拒绝参加，而我的身份又已暴露，这不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吗！”

“党即将庆祝成立45周年，能拉更多人入党，也算是我们送给党的礼物。”梅花转用很温柔的语气，并以深情的目光凝视着我，说：“你是一个我见过的、少有的好青年！我不迫你勉强找人入党，但党正计划筹募基金来发展势力，我希望在这事件上你能帮点忙。”

“这事比较简单，我一定办好。我可以向朋友们募捐。”

“你要以怎样的名义去向人捐款呢？”

“就说党急需资金扩大组织。”

“不要那么直接，可以婉转点。”

“怎样婉转呢？”

“例如说，党需要资金购买医药用具及药品。”

“好的，我就这么说！”

20世纪X年X月X日晨至午后霪雨绵绵入夜转为暴风雨



今晚又得与梅花见面。从清早就下着的绵绵雨，一入黄昏竟然转为暴风雨，且风越刮越大，简直就是狂风嘛。

我揣着一个塑胶袋，内装一个包着 500 元的纸袋，这是我向朋友募捐来的、要献给党庆 45 周年的礼物。由于会晤的地点在一个乡间亚答屋，得走一段好长的泥路，雨天泥路布满窟窿和烂泥，我走得好辛苦。

我比约定时间迟了 15 分钟抵达约定地点，那是坐落在田野间的一间小茅屋，后来据梅花的解说，那是距离屋主赵光明的住屋 200 米的休息间，是赵光明的父亲平日农忙时的暂息所。

小茅屋内坐满了人，我一眼扫过去，心算一下，共 16 人。场面真大，是我和梅花约会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在一块。

“这位是冬竹，我们的新成员。”梅花把我介绍给大家，并说：“他就是赵光明，我们今晚聚会的小茅屋的主人。”

“找光明，那一个找，那一个光明？”我觉得这个人我似乎曾在哪儿见过，稍矮，有点胖，眼神看来不太纯正，或者说有些邪门，便这么问。

“赵就是赵匡胤的赵，宋朝的开国皇帝的姓呀。”梅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赵光明拍着胸膛说。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光明趋前跟我握手，我这么说。

“不可能吧！”光明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呀！”

“别瞎说了，冬竹，光明是深居简出的，他和我是单线联系的，你怎么可能见过他呢！”梅花笑笑地说：“别胡扯了，冬竹！好！我们的会议开始。”



在诸位负责人发言后，便是交上募捐所得的基金时刻。16人共筹得6,600元。最高募款者是赵光明，他筹得600元，我筹得500元，排第二。赵光明是最后一个交上款项的，我怀疑他故意把款项提高以超越我来抢风头。

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没在众人面前说出来。

20世纪X年X月X日晨晴午后雨晚阴

今早8点半我已进入办公室，电话就响起。

我一接听，是个陌生人的声音。

“喂！你是哪一位？”

“是威廉吗？”对方说，声音紧急：“我是玛俐的弟弟梅树。

玛俐昨晚

搬家了，她要我告诉你这件事！”

威廉是我入党后的化名，是与其他党员联络时用的。党外人士不会知道的。

“什么！玛俐搬家了！”我大吃一惊。

“搬家”是我们的暗语，意谓逃避官方的追捕。

“是真的搬家吗？”我急忙问。

“是真的，我很忙，就这样，我挂断电话了”梅树气咻咻地说完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向公司请了一天紧急假，速速通知崇利。

崇利也大吃一惊，我们遂决定在当晚直飞巴黎，投靠崇利的父亲。



第六章 潜回

我堂弟去年农历新年前从马拉雅举家搬回梦幻岛来了。此刻我们坐在建在我们旧家原址的咖啡店喝茶，是早上10点左右，顾客稀少，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花香，那是从火车轨道旁的大树上寄生着的野胡姬溢出来的，这淡香勾起我们童年的记忆。

但现在的秀盛村的早晨再也嗅不到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味道了，流经我们旧家门口的那条小溪，早被上世纪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几座组屋埋掉了。我和我堂弟翻箱倒柜的竭力从记忆中去寻找，却始终无法由眼前的柏油停车场辨认出小溪的位置所在。

沿着火车轨道旁很整齐地种植着的大树长得很茂盛，枝叶繁密，浓荫深厚，黎明前就出来觅食的群鸟，此刻还在啾啾鸣叫，撩破了相对来说是寂静的空气；几棵高高矗立的椰子树，列队似的挤在轨道旁的大树中间，随着晨风摇摆的椰叶也总算荡漾



出几分农村的韵味来了。

“回顾我这一生走过的路，我的总结是到头来我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堂弟习惯性地嘀咕着，在没喝酒而只喝茶的时刻，他最爱发牢骚，和他喝酒后爱慷慨激昂高谈阔论时事不一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你有儿有女有太太，有一个完整的家呀！怎会是孤零零一个人？”

“这有什么用呢？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法，家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在晚上回来睡觉的地方。”

“都是这样子的，也不单单是你家这样子的，每个家庭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生活方式。”

“是吗？”我堂弟有点嗒然若失地应着：“我当年加入XXX组织，为改进这社会而努力，我以为我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结果谜底一打开，竟是个永不结果的大雄花。我为避难逃到巴黎、罗马、旧金山，后来想潜回梦幻岛，不幸又掉进别人设计的陷阱。坐完牢出来，世界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茫然无所适从，所幸在监狱中我日日背英文生字、背诵英文报的社论，总算把英文学好了，但现在也只能呆在报馆做一点枯燥而无味的广告词的翻译工作，那是混口饭吃呀！”

“在那个社会极度贫困，生活特别艰辛的年代，年轻人都在追寻理想，你加入XXX组织，在当年来说也是为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进步做法呀！我的一位朋友说‘当年的年轻人如果不左倾，那他他就是行尸走肉！’这话说得多精简、透彻呀！至于历史的走向证明这只是一个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幻境，那是谁也无法预知的。不过，由于你加入这组织而逃亡法国、意大利、美国，无形中也增广了见



闻。”

“增广见闻，那代价多大呀，风沙雁，你知道吗？我不像你被大机构派去东京工作，领高薪还有海外生活津贴呢！我和‘鸡婆’崇利两人在异乡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我们都很难找到工作，眼看仅有的一点储蓄就快用完了，内心的焦急真的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后来好不容易在巴黎的塞纳河旁找到向旅客兜售假冒名牌手提包的工作，我负责招来顾客，‘鸡婆’崇利负责收钱，生活才算解决了。但是，我们那种精打细算的省钱法以及铢积寸累的攒钱法，不说出来，你还真的想象不到的。你知道吗？我们每天都得在晚上9点过后到面包店买半价的面包，得赶在黎明前到菜市场捡菜贩丢掉的烂菜头烂菜尾炒来送饭，剩下的就制成‘冬菜’。”我堂弟和崇利情同手足，不，简直是深过手足！他们在一起时谈起话来，总爱争辩，往往辩得脸红耳赤，因此彼此为对方取了个绰号，崇利叫我堂弟“九姐”♣，而我堂弟则以牙还牙叫崇利“鸡婆”♣，他俩提起对方都叫绰号加上名字。

“你们在法国、意大利、美国的生活这么苦，为什么在你的日记中一点也没提到！”

“我们在异乡为了生活早起晚归，连睡眠的时间都欠缺，所写的日记很简略，其实那不该称为日记，日记是每日都有所记，我在巴黎、旧金山都只不过写了几则杂记，只是反映我们真实生活面的冰山一角，应该叫做生活杂记才对，但后来这些生活杂记又遗失掉了！”

“太可惜了！”我感叹道：“这段生活经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它对你多重要呀！对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励志书呀！”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在巴黎和旧金山的生活概略是记录在



杂记里，在意大利的部分则是我以书信方式书写下来再寄给恩香的，但都不见了！”我堂弟淡淡地说。

“恩香那时不是走进原野找理想吗？你怎样寄信给她呀？”

“我在罗马时，有一天我收到从梦幻岛寄来的、署名梅花的信，告诉我说恩香已走出原野，并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靠教点华文补习艰难地生活着。我收到信后，狂喜若疯，便不断写信向恩香倾诉我在意大利的经历。”

“那好呀！你总算保存了意大利这点生活经历的点点滴滴了。”

“是的，如果真的保留着这些信件那对我来说就很有意义了。可惜，恩香没收到，也就无从保留！”

“哎！这恩香这么糊涂！”

“不是她糊涂，而是我的第一封信达到梦幻岛之前，她就被捕了！”

“这简直是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嘛！”

“信不信由你，事实就是恩香连一封信都没看到。而我在罗马老盼望着恩香的回信，越盼越焦急，信越写越多，后来几乎每隔一天就给恩香写一封信。有时我想想，我和恩香的爱情还没开始她就走进原野，所以我认为我在罗马给她所写的那几十封信，算是上天给我机会弥补我没给恩香写情书的做法吧！”我堂弟自我调侃地说。

“那你寄去恩香住处的信，屋主总会保留或转寄回给你吧？”

“没有保留也没有寄回，他们一收到我的信就像收到计时炸弹那样紧张，立马烧掉！”

“哎呀！多可惜，这是民间历史的损失！”

“不过，‘鸡婆’崇利有一次告诉我，他每次向我借去我写给



恩香的信，实际上他曾影印了下来，但当我们两人潜回梦幻岛不成功而被逮捕时，那些藏在背包中的影印的信和生活杂记就不知所踪了。”

“‘鸡婆’崇利怎可向你借阅私人信件呢？这很不合常理嘛！”

“不会不合常理，我们都是投身改革社会的进步分子，同志情谊深于一切呀！何况，我在信中一句言情的话都没有，只是报告我们在意大利的生活情况，而我和‘鸡婆’崇利有共同的经历呀，他当然想知道我怎样书写我们共同的生活境遇嘛！”

“你的故事情节变化多端，像坐过山车那样既惊险又刺激呀！”

“信不信由你，这些信还有更曲折的境遇呢！”我堂弟悠哉闲哉地说。

“又有什么曲折的经历？”

“‘鸡婆’崇利最近对我说，他所影印的、我所写给恩香的信和我所写的生活杂记居然还在。”

“真的玄之又玄，要是你不是我堂弟，我才不会相信你所说的一切。”

“那就算了，反正对我这个兜了一个大圈又打回原形的人，我回忆过往只有伤感，因此一切跟过往有关的事物我都尽量丢弃。”

“我不是说我不相信你，而是说你的境遇的确太曲折神奇了。告诉我，赶快告诉我，那些影印的信现在在哪里？”

“在‘鸡婆’崇利的家中，他还当做宝贝收藏着呢！”

“‘鸡婆’崇利后来又是如何找到这些信件和杂记的？”



—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我和‘鸡婆’崇利先在巴黎的塞纳河畔靠向旅客兜售冒牌手提包过活，生活虽然艰苦，总算一日三餐有了着落。”我堂弟娓娓道来：“但事情又往往不是那么顺利，事缘我们为代理人兜售手提包的老板越南移民，他说与我们认识不深，无法相信我们，因此得把我们两人日薪中的一半扣留起来，一来是为防止我们连人带货失踪，二来是防万一我们生病没钱就医，这些被扣留的薪水就可用来付医药费。这样的安排看来也合情合理，我们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就接受了。

想不到的是，在我俩工作了半年多，被扣留的薪水已有七八千元时，那老板却去向移民厅告密，说我们以旅客身份在街边非法兜售手提包，，结果是我们被捕入狱，整整坐了三个礼拜的监。

一出狱，在无法再在巴黎待下去的困境下，我们在牢中认识的一位意大利囚犯的牵引下直奔罗马，在意大利我们依然以靠兜售冒牌手提包过活。我们在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斯、威尼斯辗转生活了将近半年，又因我们的老板与当地的黑社会分子结仇，我们怕被拖累，不敢再在意大利生活下去了，便在‘鸡婆’崇利的那位住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干爹’的帮助下，两人飞到旧金山，在唐人街的一家烧烤童子鸡的店里工作。

那老板是早年移民美国的老华侨，积蓄了一笔不算小的老本，他老伴那年刚刚过世，而儿子和女儿都成家立业了，分别住在纽约和华盛顿，他孤零零一人在旧金山唐人街，感到有点无聊，便租下一个店面，经营烧烤童子鸡。这生意原本由他及他的侄儿经营着，一个月前他侄儿不告而别跑回香港另谋高就，这老头无计可施，只好登报招聘职员，我和‘鸡婆’崇利一去应征立刻被录用。那老头



还喜滋滋地说‘登报招聘一周以来，你们两位是唯一的一对应征者。’

这店面坐落在小巷里，经过的人不多，生意不怎么好，工作也不太辛苦，只是时间很长，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我和‘鸡婆’崇利整天被绑死，其他的什么事都不能做。因此我们工作了半年后就萌起辞职的念头，刚好其时我们在旧金山一份华文小报上看到一则洛杉矶市在招聘中医师的广告，我们俩欣喜若狂，赶紧寄出申请书，并辞去烧烤童子鸡的工作。过了一个月收到回函说我们已被录用，要我们立刻到洛杉矶报到。我们俩赶去洛杉矶时被负责人安排在一间小房子寄宿，说我们得参加一场鉴定考试才可正式上班。我们等呀等，终于等到考试日期。笔试和临床考试我俩都觉得顺利，结果发榜时果然被录用，但又不能即刻上班，说得再等一个月。一个月后，负责人却告诉我们说今年录用的中医师人数已满，我们得等到明年才能上任。听到这消息，我和‘鸡婆’崇利像从火炭中骤然掉进冰谷里，整个心冷到极点，而两个多月来的房租和伙食费已把我们过去两年的一点积蓄用得七七八八了，想再找一份工作也全无头绪。在情非得已的困境下，我们只好又跑去找‘鸡婆’崇利的‘干爹’求救。结果在‘鸡婆’崇利的干爹的安排下，先飞到马拉雅，再在一个夜黑风高的、下着暴雨的五更时刻坐小船偷渡回梦幻岛。

三

我们很顺利地踏上梦幻岛的海边，那负责策划兼带领我们潜回的绰号‘阿乌’的年轻人喜滋滋地对我们说‘我不是说过吗？这海边是梦幻岛最后的一片处女地，野草丛生，渺无人烟，在这更深层静时刻，除了我们三人外，别无他物。’”



‘喂！九姐，我好像听到草丛中悉悉悉悉的声响。’雨慢慢停了，‘鸡婆’崇利这时却竖起耳朵在倾听什么似的，对我轻声耳语。

‘鸡婆，哪有什么悉悉悉悉的声音呀？你别自己吓自己！’

‘那声音可能是来接应我们的阿猫，先让我和他打个暗号。’说完，阿乌用拇指夹住食指往嘴唇一放，发出“唧唧”的叫声。

果然，从草丛里钻出一个人来，他见了阿乌就说：“怎样，人都来了？”

“都来了，就他们两位。”阿乌说。

“跟着我，车子在外面路边。”阿猫稍猫着身子，伸出右手，做个“请”的姿势。

正当我们三人微微弯着身紧随着阿猫前进时，突然有几柱强光自草丛射出，那几束光强烈得令我们无法张开眼，正在犹豫间，从草丛同时跳出五条大汉，朝着我们大喊：“你们被捕了！”

“事情怎会变成这样子！”阿乌看着阿猫问。

“我也不知道呀！”阿猫看着阿乌说。

两人怔怔地不知所措。

“就这样，我们顺顺利利偷渡回梦幻岛，平平安安上了岸，却又莫名其妙地被捕了。”

“阿乌和阿猫应该是偷渡组织的老手嘛，怎会这么容易失手呢？”

“哎！说来很不幸，阿乌他们那个组织也有‘探子’参与呢，是阿猫嘴痒，那天黄昏在与朋友们一起喝酒时说溜了嘴，让‘探子’获知此消息而转告当局的结果。”

“你们的遭遇真的可以编成一部小说呢！”我喝了口茶说。



“你知道是谁出卖了我们吗？”我堂弟凝视着我，故作神秘地问。

“你是在‘仙’吧？”

“好！是我在‘仙’，我不说了！”

“开玩笑的啦，冬竹，别生气，告诉我谁出卖了你们？”我正经八百地叫出我堂弟的名字“冬竹”。

“你看完了我的日记吗？”

“当然看完了，不然我怎会问你为何没记下你浪迹巴黎、罗马、旧金山的事。”

“看完就好。”我堂弟说：“你记得我在日记中时常提起，每当我和梅花见面时，似乎总看到一个影子在窥探我？”

“记得！记得！”

“那影子其实就是官方派来监视我的行踪的特务。后来我在牢中无事时慢慢思索，其实从第一次我与梅花会晤，就已陷入特务的陷阱了。更准确地说，所谓招收党员其实是官方设计的圈套呀！风沙雁，你说我和‘鸡婆’崇利加入改革社会的队伍有多冤枉呀！”

亲爱的读者，说到这儿，我真的有点相信命运了。我堂弟如果没加入X X X组织，就不会把好好一份工作丢了，也不会远走天涯，一事无成，抱憾一生。

然而这样的感慨于事无补，我堂弟还有和他一样的好多青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谁不会为“正义”而加入这个或那个组织呢？只是我堂弟特别倒霉，加入的是一个官方设计的陷阱。

我忽然想起鲁迅的《秋夜》中那一段关于飞蛾扑火的描写：“它还以为那火是真的”，鲁迅这一句经典断语教我很震撼。



四

亲爱的读者，我说到哪儿去了？

哦！对哦！我是说我问我堂弟‘鸡婆’崇利怎样会找到那些旧信和他的生活杂记？

“我得告诉你，‘鸡婆’崇利是虔诚的教徒，他身边永远抱着一本圣经，想不到，就是这本圣经救了这些旧信和我的生活杂记。”我堂弟说。

“怎么说呢？”

“你做梦也想不到，这‘鸡婆’崇利竟然把圣经的内页全部撕下来，而用那精装的、厚厚的书的封面把那些信件和我的生活杂记全部仔仔细细地粘在进去。我们被捕了，当局在录了口供并把 we 关进监牢后，就教我们的家人来领取我们的行李。当然啦，那些官员们认为有意义的东西是全被压下了，可是这本内页经过“偷天换日”的圣经，却因有关官员真的以为那只是一本宗教书而侥幸逃过一劫。”

“那‘鸡婆’崇利也应该早就把这事告诉你嘛！怎会拖到最近才说出来呢？”

“哎呀！那‘鸡婆’崇利经过三年八个月的遍尝铁窗风味后，就不再信主，因此出来后虽然有去看看他的从当局送回来的行李，可他偏偏没动那本圣经。直到最近偶然在一个购物中心遇到恩香，闲聊了几句当年往事，触动了他的记忆神经，这‘鸡婆’崇利才想起圣经外皮内藏信件和生活杂记的事。回家赶紧查看，果不其然。这‘鸡婆’崇利当天晚上12点多还打电话给我，气咻咻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告示我这消息。事情就这么简单。”



“那改天你向‘鸡婆’崇利要回那批旧信和生活杂记再转借给我，好吗？”

“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我想根据这些资料写一部有关你我这半生以来的生活经历的小说呀！”

“哎呀！这年代还有谁会读你的小说呢？”

“总会有人读的！但最重要的是，我要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来处理你们以及和你们一样经历的人的故事。”

“好啦！改天我再把那批旧信借给你。”

就这样，我获得我堂弟和‘鸡婆’崇利在巴黎、罗马、旧金山的生活境遇的资料。

♣ “九姐”得用福建话念，意谓爱挑剔、不易相处；“鸡婆”也得用福建话念，指爱管闲事、有点老太婆特点。



第七章 流亡

我堂弟冬竹在巴黎和旧金山所写的日记，只是简略记录他的生活经历，有时是一个星期记录一次，有时是三个星期或甚至一个月记录一次，他在巴黎所写的就只有以下几则，可能有些已遗失也说不定，因为事件看来并不那么连贯。我一字不改地先把我看到的有关巴黎生活的杂记全文照抄如下。

20 世纪 X 年 X 月 X 日晨阴午转晴

这是我和“鸡婆”崇利到达巴黎的第二天，那是春天，法国的气温还很低。我和“鸡婆”崇利起个清早，两人胡乱地用了早餐便来到塞纳河畔散步。

清晨的塞纳河波平如镜，只有当载着旅客的游船缓缓驶过时，河面才泛起层层波浪，慢慢地扩散



至岸边。

我们两人从万里外的赤道飞到这相对来说是寒冷的异乡，心情是五味杂陈的：既有惴惴不安的惊慌，也有异乡新奇的快感。清晨的巴黎宁静得出奇，我和“鸡婆”崇利慢慢踱着步，琢磨着今后的日子该如何过。

此时迎面走来了一位看来是亚裔的中年人，个子不高，颧骨高耸，眼睛深陷，泛着一股狡猾神情。

“你们好！早安！”那人用蹩脚英语向我们打招呼。

“早！”“鸡婆”崇利对那人笑了一笑。

“早！”我原本故意头低低地想避开和这个人打照面，但“鸡婆”崇利既然已回礼，我也不得不勉强回应一下。

“你们从哪里来的呀？”

“梦幻岛！”“鸡婆”崇利说。

“那是个好地方，我多年来都想去，只是没机会。”那人继续说：“我叫阿亮，是越南的华侨，三年前我从西贡逃亡出来的。现在在巴黎做点小生意，这是我的名片，有事可以联络我。哦！你们来巴黎做什么？读书？”

“是的，是来读书。但我们的法语还不行，先得学习多一年法文才能进大学深造！”我敷衍着说。

“我一看你们这么年轻、斯文，就猜到你们一定是来读书的。”阿亮说：“巴黎的生活费很高呀，外国人在这儿生活很不容易。你们想不想做点兼职的工作？”

“有办法找到吗？”“鸡婆”崇利追问，语气有点迫不及待。

“暂时我们还没想找工作，我们想先专心学好法文！”我赶紧



插嘴，并向“鸡婆”崇利打个眼色，暗示他别让阿亮识破我们的“逃难者”身份。

“是的！是的！我们昨天才到，环境都还不熟悉，一时还不想找工作。”“鸡婆”崇利急转弯。

“那好！”阿亮说：“我只是随口问问而已。我是做手提包生意的，既做批发，也做零售，还有我也聘请兼职员工在旅游区兜售手提包，利润平分。如果你们将来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联络我。”阿亮就这样和我们谈着谈着，陪我们一直走到巴黎圣母院，又再次说了有问题可以找他的话，才与我们告别。

二

20世纪X年X月X日晨雨午时晴时雨晚阴

今天从黎明就下着倾盆大雨，一直到中午时分天才放晴。我和“鸡婆”崇利呆在狭小的房间里无事可做，闷得发慌。雨一停我俩便赶紧走出小房子，到巴黎圣母院一带去逛逛，看看是否有机会找到一份工作。来巴黎整整一个星期了，我们两人每天一早就出门，像是乞丐到处问人是否想聘请临时工，遭受不少白眼，尝尽人间辛酸。

午饭过后时分，我俩走进一家华人经营的小礼品店，店主是一对年轻夫妇，自称来自温州。我们各买了瓶矿泉水，赖在店里假装休息，实际上是想通过闲谈看看能否在这儿找分工作。坐吃山空呀，我和“鸡婆”崇利匆匆离开梦幻岛，手头所带的现款不多，几天来的花费已用去七七八八了，再下去就得露宿街头喝西北风了。

“老板，看来你的生意很不错嘛！”我打开话题。



“生意的确很好，你们来得巧，这时段大家刚用完午饭，客人几乎没了，我们才有时间坐下来和你们谈几句话。要在别的时段里，我们连撒泡尿的时间都没呢！但生意虽好，租金也很高，我们俩每天早上7点就开店，晚上9点才关店，回家洗个澡倒头便睡。10多年来，日日如此，天天一样，才勉强谋得三餐温饱。这些年来，我们只回过家乡一次，那已是5年前的事了。我们的两个在故乡的孩子，都10多岁了，他们的样子究竟是何模样，有时还真的须仔细回想才记得起来。哎！在异国他乡找生活不容易呀！”那男诉苦着。

“真的，两位先生，在异乡谋生是很无奈的，其中的辛酸只有身处其中者才说得出来。你们是来法国读书的吧？”那女的说。

“是的！但我们是穷学生，这儿的生活费又那么高，真的有点受不了。”“鸡婆”崇利继续说：“这几天来我们就一直在找临时工。”

“生活费的确高。但想在巴黎找工作也不容易，尤其是像你们这样拿的是学生证，更不容易找到工作，因为持学生证者是不可打工的，雇主若雇佣你们，被抓到罚款很重，没人敢冒这个险的！”那女的说，她的神情似乎告诉我俩别打他们的主意。

“哦！法国的移民法这么严格？”我失望的问。

“不严格也不行呀！”那男的说：“整个巴黎充满着客工，本地人非常不满，前几年不是还发生了驱赶外劳的抗议运动吗？”

“哦！看来当今世界到处都发生客工抢去本土人工作的事，我们梦幻岛也不例外呀！”我回应着。看来今天又是白走一趟了，我因此继续说：“谢谢你提供的讯息，我们不打扰你们了。”

说完话后，我和“鸡婆”崇利便离开那小店。



天又下起雨来了，且越下越大，我们半走半跑赶回家。

20 世纪 X 年 X 月 X 日晨晴午阴晚冷

来巴黎将近一个月，我们还是找不到一份工作，眼看手头的钱就快花完了，“鸡婆”崇利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这晚我俩相对而坐在小房间里商谈今后生活该如何解决的问题。

“哦！我想起来了！”“鸡婆”崇利尖叫着。

“想起什么！”我赶紧问。

“呐！”“鸡婆”崇利从抽屉里拿出他的名片簿，把一张名片递给我，说：“‘九姐’，你记得阿亮吗？”

“阿亮，就是我们在塞纳河畔遇到的那个越南华侨？”

“就是他！”

“是他又怎样，阿亮帮得了我们吗？”

“哎呀！‘九姐’你就是这么古板不会变通，阿亮不是对我们说若有事可以找他吗？”

“此人獐头鼠目，眼神闪烁不定，一看就知道不是善类，你还想自投罗网？”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老是凭一个人的外表就乱下断言！”“鸡婆”崇利说：“我们两人人生地不熟，我‘干爹’又远在旧金山，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不找阿亮找机会，还有谁可找呢？”

“鸡婆”崇利这些话我慢慢琢磨倒是有几分道理的，我们都已走到穷途末路了，如果还不去找阿亮博博运气，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三

20 世纪 X 年 X 月 X 日晴

今天天气特佳，时序已进入初夏，我们俩走在巴黎街道上，浑身暖洋洋的。我们赶着去赴阿亮的会。

今早 8 点我们就联络上阿亮，他听到我的声音，高兴得像中了“多多”。

“冬竹先生吗？好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怎样，来了巴黎近一个月了，生活得如何？崇利先生好吗？”阿亮在电话中大声说话，中气充沛，语气欢乐。

“我们都好，谢谢你的关怀。”

“法文学得如何？”阿亮又关心地问。

“还好。”我敷衍着。

“法文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尤其是你们来自梦幻岛，英文有基础，学起法文来更容易上手。其实，英文是法国人帮英国人创造的文字，英文词汇中至少有两三千字是法文，现在你们先懂英文再来学法文，那两三千词汇就不用学了，多合算呀！”

“哦！”说真的，我还真的不知道英文中有这么多词汇是法文呢！我为掩饰自己的无知，继续敷衍着说：“法文的发音好像比较温柔、悦耳。”

“是的！是的！法文的发音比英文的好听多了，尤其是女孩子说起法文来，那种爹爹声，迷死人了！”

“阿亮先生你还好吗？”我赶快转换话题，以免露出马脚。

“好！好！好！”阿亮不停地说好，然后说：“今天你们有空吗？大家来喝杯咖啡吃点糕点吧。”



“好的！”我喜出望外，我正苦恼于如何开口约阿亮出来见面，再向他探寻工作机会，他却先约我们见面，这多幸运呀！

“阿亮先生，你稍等一下，待我和崇利说好几点钟方便和你见面。”我假装问崇利几点钟可以赴会，然后说：“阿亮先生，早上10点我们方便和你见面。”

“那好，地点就在巴黎圣母院旁的那间咖啡屋。这咖啡屋你们熟悉吧？”

“熟悉，熟悉。”我们真的几乎天天都经过巴黎圣母院，那间咖啡屋即使闭着眼睛也知道在那儿，只是我们的钱包一直在缩水，哪敢走进去喝咖啡吃糕点呢？

我们俩准准10点到那间咖啡屋，阿亮已赫然坐在那儿。他远远看到我们，立即站了起来，用右手猛力地向我们打招呼。

坐定后，我和“鸡婆”崇利假装若无其事东拉西扯，说些无关紧要的生活趣事。

“法语学校的教课还好吗？”阿亮问。

“还好。不过，法文老师好像不太喜欢我们上课时说英语，说既然是来学法文，就不要说英语。”我以听来的有关法国人很热爱自己的母语，而不喜欢别人说英语的特点来拉开阿亮的追问。

“是的，是的。法国人很以自己的语文自豪，他们不喜欢别人说其他语言，尤其是英语，英法是宿敌嘛！”阿亮说。

我和“鸡婆”崇利就这样和阿亮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闲聊着，故意不提找工作的事，以免受人支配。这是我们事先讲好的。

将近中午时，早餐时光已过，想早来吃午餐的顾客已陆陆续续到来，阿亮看到这局面，赶紧说：“风沙雁、冬竹二兄，你们整天



就在上法文课，不觉得闷吗？想不想找份兼职的工作来打发时间？”

“阿亮先生有什么好介绍吗？”我以退为进地问。

“若你们不嫌弃，我的手提包生意还想进一步开拓市场呢！你们二位就算是他乡遇故知，帮我做点零售的生意吧！”

“我们先小人后君子，请问阿亮先生，待遇如何？”“鸡婆”崇利用像是悠闲，实是焦急的口气问。

“以件计算，每种手提包我会开给你们一个最低售价，你们可以灵活售卖，但每天不能销售少过 10 个手提包。且售价不可低过最低价，利润平分。如果你们有本事以超过最低价的价格卖出，盈价归你们，利润照旧平分。”阿亮笑笑地说，表情神秘。

“好呀！”“鸡婆”崇利欣喜若狂。

“那我们几时可以开始工作？”我问。

“明晚，如何？”

“一言为定！”“鸡婆”崇利愉快地答应，并伸出手来要与阿亮告辞。

“好的！明晚我们照旧来这儿领货。”阿亮说，并伸手与我握别。

20 世纪 X 年 X 月 X 日竟日细雨纷飞、晚晴、阴凉

整整三晚下来，我和“鸡婆”崇利卖手提包卖到精疲力竭，才勉强每晚达到卖出至少 10 个的目标，不但无法以超过最低价的价格卖出，为了达标，有些还是以低过最低价贱卖掉的。这样一来，我俩每晚所得除吃饭外，所剩已无几，再被阿亮扣留我们所挣得的利润的一半以作为我们“生病”时或者说“预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时的“储备金”，我俩几乎天天都只能靠啃法国面包度日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俩兜售手提包的手法也越来越娴熟，慢慢地我们发现，阿亮开给我们的定价其实是已达到利润的最边缘，一整个星期以来，我们卖出整百个手提包，只有两个以超出最低价的价格卖出。

这种走“地牛”式的兜售小贩，在巴黎旅游区处处可见，竞争激烈，生意很不容易做。尤其是遇到南亚的黑人小贩，他们的货色比我俩的更齐全，价格有时也较我们的便宜，一遇上他们，我俩往往只好削价以达标，这样一来，当晚就无利可图了。幸好他们并不是天天来，印象中好像一周只来一次。

20 世纪 X 年 X 月 X 日 竟日阴雨绵绵

我早就感觉到，这阿亮最近行为诡异，似乎想迫使我俩放弃兜售手提包的工作。每早与我们结账时，总是冷言冷语，挑三说四，在鸡蛋里挑骨头，弄得大家快快不乐……

这是我“九姐”堂弟在巴黎最后的一则生活杂记，残缺不全，好像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骤然停笔。我得找我堂弟来了解了解。

四

“哎呀！风沙雁，那晚我刚刚提笔写了那几行杂记，就被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打断思路，我和”鸡婆“崇利一开门，赫然看到四名大汉站在门口，他们出示逮捕令，说是有人密告我们以旅客身份，每晚在巴黎街头做小买卖，今晚他们要请我们到移民局协助调查



案。”我堂弟此刻坐在我家客厅和我对饮啤酒，神色轻松地说。

“你们做非法小贩，为何他们不当场逮捕你们呢？”

“逮捕非法小贩是小贩局的职务，但我们都很机警，一看到有什么异样，便赶紧收了货物躲进小巷去。贩卖手提包几个月以来，我和‘鸡婆’崇利不知躲过多少次‘地牛’的追捕呢！当局大概就是一直抓不到我俩，才动员移民厅官员夜里来逮捕我们的。”

“那你们被捕后坐了牢吗？”

“三个星期。但并不那么糟糕。我说给你听：最近有人传了这么一个笑话，说人如果进入地狱里，阎罗王派给你的情人是德国人，而厨师是英国人；如果上了天堂，那上帝派给你的情人是意大利人，而厨师是法国人。这笑话有哲理呀，真的，法国监牢里的饭菜味道还不错呢！我相信比英国人的国宴还好呢。”我堂弟灌下半杯啤酒，嚼了嚼花生，笑笑地说。

“这是真的。”我说：“有一年我在英国，天天都上唐人街吃中餐，不得已偶尔才吃英国的‘国餐’烤鱼加薯条，而最令我回味无穷的一餐竟然是在伦敦的一家小餐馆吃的印度餐。有人讥讽说‘印度餐才是英国的国餐，我看此话不差。’”

“英国我没去过，对它的食物无从置评，但巴黎的食物确实可口，街边的小吃不说了，即使在监狱里的东西也蛮不错的。”我堂弟微微笑着说，似乎那三星期的牢狱生活给他好多值得回味之处。他继续说：“哎呀！风沙雁，要不是你是我堂哥，我才不告诉你我来了巴黎以后思想上所起的轻微变化。我们自小就蛰居在秀盛村这样的穷乡僻壤，见闻有限，来到巴黎这样繁华的国际大都会，就像家徒四壁的穷人家去到富人家里，看到人家家里的豪华摆设，才恍然大悟，原来一个社会也可以这样治理的。老实说，看到巴黎的繁



华，我就一直在思考：是的，资本主义社会千疮百孔，弊病层出，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后来到了意大利，看到古罗马帝国的残垣断壁，遥想当年的昌盛景象，也就领悟到人类自古以来就是一直在寻求理想社会制度的道理。”

“所以你现在不再想追求当年的理想了。”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我的意思是理论得跟着时代变的，某一伟人或理论家所得出或所撰写的理论，那是他们根据彼时彼事所下的论断，时变势移，他们的理论就会出现偏差，我们如果还是食古不化，拿既定的理论来剖析当前的问题，自然是要碰壁的。”我堂弟像哲学家似的幽幽地说：“人类的社会发展史说明了人类是在不断的错误中前进的，独夫把自己的欲望强加在人民身上，在思想方面意图驾驭人民，在物质方面则劳民伤财大兴土木。我到了罗马一看斗兽场及其周围的残垣断壁，就可想象当年罗马帝王的穷奢极欲与专横霸道，也由此悟到西方的民主观念实际上是在惨痛的生活经验里萌芽的道理。罗马残留下来的古迹除了昭昭显示专横帝王的独裁、没人性，也展示着意大利人民的高度智慧。”

“看来你的意大利之行对你的冲击远比法国、美国大。”

“那当然！不过，我看到罗马人民的高智慧而感到哀伤的是：他们的聪明才智是被专制的帝王迫出来的，且是用在满足一两个野心家的欲望上的，就如当前制造核子武器的科学家被阴谋家所利用一样。”我堂弟继续说：“罗马城的遗迹让我深思：与先进的物质建设比较，人类在精神方面还没能摆脱动物阶段的思维特点。我在意大利几个月的短暂生活，是我日后逐渐放弃追求单一理想的根源，但我到目前为止，并没放弃对人生目标的追寻！”

“好！冬竹，我为有像你这样的兄弟而自豪！我这一生其实也



是在不断地追寻人生目标，而这目标是由好多好多小目标构成的，到底有多少个，我也说不清。总之，到目前为止，我已实现了好多个我自定的目标，而在抵达人生的终点时，我还会有多少目标可追寻，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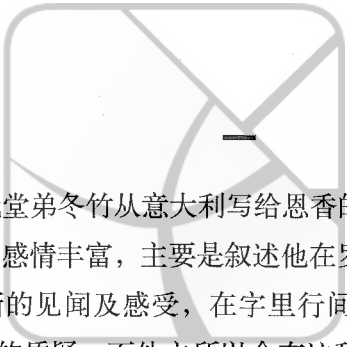
“是的！我和你一样，我不再死守一个自认为绝对正确的目标而活着，我秉承我民族的千年优良美德，孜孜不懈地追求我的人生目标，而且和你所说的一样，是由无数个小目标组成的目标。”我堂弟叹了一口气说：“我这样的想法是初到罗马就萌芽的，你只要仔细看看我写给恩香的有关我在意大利生活的信就可知道。”

“我还没看到那一部分杂记，过几天我就看！”

“这部分不可称为杂记，那些是我以书信方式写给恩香的。”我堂弟站了起来，说：“不早了，我明天一早还得上班，改次我们再聚谈！”说完话，我堂弟就告别。



第八章 邂逅



我堂弟冬竹从意大利写给恩香的那几封信，内容充实，感情丰富，主要是叙述他在罗马、佛罗伦斯及威尼斯的见闻及感受，在字里行间隐然透露出他对XX党的质疑，而他之所以会有这种质疑，部分原因是他在罗马他认识了一位王希仁的下属员工彭逸陶。

彭逸陶15岁就加入XX党，在马拉雅的定家奴的一个小镇当一家小书店的助手。此书店表面上贩卖的是消闲杂志、两毛半的香港灰黄小说，暗地里却偷卖禁书，并与XX党保持联系。

彭逸陶人小鬼大，聪明机警，应变能力强。他不能带眼识人，把禁书卖给应该卖给的人；还守口如瓶，无论警方线人或人员怎样旁敲侧击，总无法从他口中套出任何有关XX党的线索，因此深得XX党的重用。



日子就这样平凡地过去，直到彭逸陶 18 岁时，有一天他被党派出来梦幻岛会见一名重要干部，共商要事。公事办完后，在亲戚的介绍下彭逸陶见到了王希仁。在几轮交谈后，王希仁以爱怜的口吻对彭逸陶说：“我看你年纪轻轻，人却聪明能干，你这样长期躲在定家奴的小镇看管书店，实在是浪费生命。我刚刚设立了一家船务公司，想不想帮我做点事？”

“我是想的，但我得征求我的老板的同意！”逸陶说。

“不用了吧！”王希仁说。实际上，逸陶的亲戚之所以会把他介绍给希仁原本用意就是要把他拉出 XX 党，所以他们事先已把逸陶的身份向希仁透露了。因此希仁才会这样游说逸陶。

据我堂弟日前跟我说，逸陶就这样被希仁说服，并加入希仁新设立的公司。后来，逸陶在希仁的一再述说他的惨痛经历的影响下，慢慢地也就接受 XX 党总秘书长特赖是法国、英国、日本的特务，并出卖了 147 名 XX 党重要干部这事实。王希仁说：人家骂我是汉奸，出卖那么多重要干部，那不是事实，事实是特赖每出卖一位党内干部时，总会叫我王希仁去约好那名干部见面，待见面时，日本军官立刻出现并逮捕了那名干部，因此 XX 党以为是我王希仁出卖了同志，其实是特赖设的陷阱！

“特赖是党的总秘书长，他手中掌握了所有党员、干部的名单，我只是梦幻岛的全权代表，哪能掌握那么多资料呀！我是先被特赖出卖的，特赖还建议日本军把我干掉，但日本军官手下留情，放了我一家。特赖怀恨在心，就出此毒招，让我战后在梦幻岛抬不起头来。”逸陶在希仁的公司工作了 3 年时，有一天和希仁单独喝茶，希仁这样对逸陶说：“这三年来你在我公司工作，让我对你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你为人忠直、诚恳，我才告诉你这些往事。年



轻人，为人处世，得小心谨慎，别行差踏错，像我的教训就是用非常惨痛的经验换来的。在梦幻岛，我在任何场所出现，总会有人在一旁指指点点的说我的是非。”

由于长期与希仁相处，听多了希仁述说 XX 党的内幕，逸陶最终脱离了 XX 党，但脱党后，有些旧同志还时不时出来梦幻岛找逸陶。逸陶认为旧同志来找他，是想拉回他，这很叫他坐立不安。因此在希仁的公司干了几年后，终于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移民到意大利。

“我认识逸陶时，他说他已在意大利住了 10 年了。我在那儿得到他好大的帮忙！”我堂弟说。

“世事如梦似幻呀，冬竹！谁会想到你我在童年见过一次面的王希仁，后来竟然成为我在东京工作的顶头上司，而你在意大利认识的彭逸陶竟然也与王希仁有关联，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和我堂弟此刻就坐在我们童年最喜爱的火车轨道旁的树荫下闲聊。

“世事真的变幻无穷，谁会想到 XX 党的总秘书长特赖竟是多重特务呀！你想想，多少志士就死在这特务的‘出卖’名单里。有时我夜深不能眠，想起往事，就认为这段历史应该成为后人的借鉴。我们旧时同村的好些玩伴、中小学时代的好些同学都参加了 XX 党，一些还走进原野，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在死之前，还不知道特赖是特务。他们是带着梦中的理想含恨而死的。这值得吗？谁该负起这责任？”我堂弟此刻又在对我发牢骚。

“让这些志士不知真相、带着理想死去，不是比让他们知道真相而带着遗恨离开人间更好些吗？”我笑笑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这些志士把自己的青春消耗在原野里，以为追求的是人类的理想制度，到死亡的前一天，还不知真相，



多残酷呀！”

“所以我说这段历史是应该挖出来检讨的，让后人有所借鉴！特赖一死了之，XX党烟消云散，地球照旧绕着太阳转，日子久了，大家仿佛若无其事地生活，可有谁想到那些在那个年代牺牲了子女的老妈妈老爸爸，在长夜不能眠时想起已牺牲了的子女的内心的楚痛呢？”我对我堂弟说：“这一群老人是我们这时代最可怜的人，‘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这两句诗很深刻地刻画了野心家的丑陋内心。”

“其实何止是那群老人家，像我们这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都不能的志士，岁月蹉跎了，事业无成了，有时想回味当年的那段追寻‘理想’的峥嵘日子，人家却宣布抛弃理想，使得我们只有抱着遗恨度过余生！”

“有些历史事件就像猜谜语，在谜底揭开前，有谁知道那是什么个样子呢？待到谜底揭晓后，当事人已没走回头路的岁月了！他们只能躲在社会的一角沉默地舔伤，在枯寂中渡过剩余的时光。”我实在无法寻找任何言语来安慰眼前这位与我共度过童年岁月的堂弟。他就因为认识了恩香，因为响应当年的那股潮流并加入意图‘改进’社会的队伍而沦落到目前的困境。

“我不是后悔我当年的投入时代的潮流，我是看到或听到太多有关XX党的丑陋、不合常理的事件而生气。”

“这段历史的确需要摊开来检讨的。你看‘凤凰台’所拍摄的有关国共内战、有关抗日老兵、有关抗美援朝等等等的历史事件，让当年的当事人现身述说经历，让历史呈现真实面貌，让广大的民众来评论相关事件，给当事人一个公允的定位，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却不是这样子处理我们的历史。我们是当权者说了算



的历史，而当事人的组织又已解散，其领袖及要人四零八散，或流落天涯，或归来后陷入这社会的最深的泥沼里，有的随波逐流，有的无语问苍天。让我们这群所谓的‘志士’，在流逝了宝贵的青春的同时，在精神上又得不到公正的评价。”

“所以我说，冬竹，有关你的过去的一切经历、记录、文件，我一定要代你整理出来，给人们一个评论的机会。你知道吗？王希仁死去已整10年了，他是死在异乡香江的，直到死的那一天，在人们的心中，他还是汉奸，而赖特呢，一走了之！”

二

“我在意大利的生活是很刻板的啦：通常是凌晨2点或3点才睡觉，早上10点才起床，草草吃了一个早午餐就和‘鸡婆’崇利去补货。”我堂弟今早和我在小贩中心共享早餐，谈起他和崇利在意大利的生活时，他悻悻然这么说。

“这样子的生活多闷呀！”我说。

“不然要怎样？我们是为了理想流亡异乡呀！你以为我们像你那样被大机构派去扶桑，拿着海外津贴过着逍遥的日子？”

“那你们呆在那儿两年不是闷死了？”

“闷是闷了点，但增广见闻呀！”

“哦？哪一方面的见闻呀？”

“例如有时我们由罗马、佛罗伦萨到威尼斯，南北走一趟兜售冒牌手提包，且做生意且观光，这不就是增广见闻吗？”我堂弟说：

“还有彭逸陶也经常有‘同志’从欧洲过来度假，逸陶也会约我及



‘鸡婆’崇利与他的那些旧同志聚一聚，从他们的闲谈中，我们知道了不少 XX 党的好些秘闻，加强了对它的了解，也因此我们逐渐放弃了当年追寻的‘理想’！”

“彭逸陶为何要把来找他的旧‘同志’介绍给你们呢？”我感到纳罕。

“这点我就不太清楚了。但由逸陶对他的旧‘同志’在复述往事时所作的论断看来，他是很在意马拉雅的另一批‘同志’针对他脱党这件事的訾议的。逸陶常常在来找他的旧‘同志’的面前大力抨击 XX 党如何亏待他，隐然为自己的脱党作辩护。有一次，一名老妇女叫雅妹的，她带着女儿、儿子从伦敦飞来罗马找逸陶，逸陶乐滋滋地约了我与‘鸡婆’崇利共进晚餐。那晚，我们喝了不少红葡萄酒。在喝酒、吃饭时，雅妹痛述自己在原野生活中所遭受的惨痛经历。

“我与我先生所属的组织部队后来分裂为两派，这两派因为对好些问题的意见南辕北辙而分道扬镳，其中一派竟然把我们列入‘反动派’，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强指我先生是受英文教育的，是潜入组织的特务，要我当着众人面前签下同意书，让他们把我先生枪毙。我带着眼泪哭诉着‘我们当年是拖着女儿，抱着儿子走进原野的呀！如果我们是特务，我们会抱儿拖女来吗？’雅妹声泪俱下、激动地述说：“但他们根本就不听我们的辩解，在多方援引资料证明我先生是混进组织的特务的前提下，以多数人赞成少数人反对的理由在我面前活生生地枪毙了我先生。”

“你们是一批借着‘为正义事业献出青春生命’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野狼’！”雅妹近乎嘶喊地复述当年说话的情景：“在我先生被枪毙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傻了，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我后



悔我们当年响应号召走进原野，我们在原野上渡过6年多岁月，历尽人间的千辛万苦。我们有时断粮了，打到了一只野象，就靠熬煮象肉过日子，吃剩的象肉收藏在地底下，省省地、慢慢地用。”雅妹继续诉说着：“你们看：今晚我们剩下这么多食物，在原野里，我们有时整整一年甚至超过一年都吃不上一顿白米饭呀！有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拿到农民接济我们的一小包白米，大家围着火煮米饭，当水沸腾了，米香味飘出来时，那股久别的、浓郁的香味让我们全都哭了。啊！那是多么美妙的人间美味呀！”雅妹用手掌横过桌子上的吃剩的食物，模仿捕抓米香味的动作，然后说：“在我这一生里，我从没吃过像那天吃的那么美味的米饭！”

“枪毙你先生后，他们就没再对付你吗？”我堂弟问。

“他们找不到更多的证据来套我的罪名，就转而派我到一块旷野上放哨，想借敌人的子弹夺走我的命。”

“我问雅妹，放哨怎可说是要借敌人的子弹杀你呢？”我堂弟说：“放哨也算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呀！”

“你虽然参加了XX组织，但你只是他们的外围组织，不了解他们对待‘叛徒’或‘内奸’的手法。放哨的工作诚然重要，但通常是在隐秘的地方放哨，把你安排在旷野上放哨，就是要让敌人发现你并枪杀你呀！这简直就是间接的判你死刑呀！”雅妹又近乎嘶喊着说。

“那你怎样逃过这一劫的？”我堂弟问。

“啊！我连续在旷野放了三天哨，到第四天当我回到部队时，我赫然发现整支部队已不知在何时撤退了，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营寨。我顿时醒悟了：他们一定接到什么机密的通知转移阵地了，而我因为是‘嫌疑特务’，他们乘机抛掉我！”雅妹回忆起往事心犹



有余恨地说：“我丈夫被枪决了，为了理想、为了这一对儿女，我苟活了下来，然而他们并没有把我当做‘同志’，先安排我在旷野上放哨，想借敌人的手除掉我，计谋不成，他们就狠心地抛下我们一家三人。在茫茫森林里，我不知何去何从，只好带着已经10岁左右的两名子女寻找生路。我们三人走了两天，在饥寒交迫、万念俱灰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一户垦荒的农家，在那对中年夫妇的帮助下，我们母子三人才走出莽莽丛林，来到市区，化名埋姓，一步一脚印地把这两名儿女带大。我把儿女送到梦幻岛学中医，后来当局又发现我的身份，子女都被遣送回来马拉雅，我很无奈，只好把他们转送去广州继续学习中医。最后他们毕业了，回到马拉雅小镇震木山行医，结交了不少华、巫、印朋友，经过辗转介绍，我们终于跑到英国来了。这时我已经年近耳顺了，无所作为了。”

“所以我说，他们那一批人是活在理想里，而在现实中却又只会互相猜忌，流于内斗，真正的敌人却始终没能辨认出来。从战前到战后，那挂着总秘书长衔头的特赖，在日据时期总共出卖了147名高干；在和平初期他又假装与英国谈和，把整个XX党给卖掉了；还有期间数不清的出卖同志行径，XX党的人才可谓早已消灭殆尽了，哪里还有能力夺取政权呢！”彭逸陶神采飞扬，有点踌躇满志地插嘴说：“所以我说，XX党的梦幻岛全权代表王希仁实际上是蛮可怜的，他是被特赖出卖的，王希仁只是贪生怕死活了下来为日寇作伥，他是有罪的，但罪比特赖小。我们这些满腔热血的理想追寻者，所依托的竟然是一棵只会开雄花而永不会结果的‘有毒’的树呀！”

“是棵只开雄花永不结果的‘毒树’？”我惊叹着。

“这是彭逸陶的话呀！我原原本本地复述给你听，没添加任何



形容词呀！”我堂弟气呼呼地说：“逸陶有时把话说得更绝呢！有一次他竟然说他当年年少无知，抱着满腔热情加入 XX 党，最后沦落到漂泊异乡，有国归不得呀！”

“他在意大利不是生活得好好的吗？他出生在马拉雅的那个穷乡僻壤，如果不是参加了 XX 党那有机会跑到欧洲来生活呢？”我反问道。

“逸陶说他后来能够到意大利生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是客观效果，而不是 XX 党的主观愿望，XX 党不过是要利用他来联系其他党员，何曾为他的前途用过心？”我堂弟继续说：“逸陶说一个人做事的主观愿望才是判断他的功过的依据。你们难道可以说秦始皇当年的焚书坑儒，在客观效果上促进了中国文字的统一是一大德政吗？逸陶有点生气地反问我们！”

“这样看来，逸陶后来倒是相当反 XX 党的。”我问道：“他这样的立场还有那么多前同志拥护他，这点倒叫我感到纳罕。”

“哎呀！风沙雁，所以有时我要说你是个书呆子，你以为一个人加进了什么什么党，他就永远不会变咩！你想想看，当国际左派势力做出‘始助终弃’的决定时，你说流亡海外的 XX 党员还会死跟着党走吗？尤其像我们这些跑到欧洲来的‘志士’，在看了种种批判‘乡村包围城市’的所谓优秀策略的虚无性之后，在听了种种有关通过议会选举夺取政权才是正道的言论后，我们还会跟着党的路向走吗？”

“我真的有点同情你们这一群在现实活生生的教育下，从理想的梦里醒过来的‘志士’的痛苦心境呢！”

“我们这一群人可谓满身伤痕，一静下来，我们会暗暗地舔伤。我们的青春已去，无法重新走自己认为正确的人生道路，我们



只有无语问苍天，在看落日夕阳中度过残余岁月！”

我堂弟的这些感慨落在暮霭慢慢拉拢的梦幻岛的海边，悄然无声，只见晚霞一片灿烂的逐渐暗淡的西边天际的背后，万家灯火的一派繁华景象把我堂弟颓丧的脸衬托得更加憔悴。

三

“彭逸陶在欧洲漂泊的前‘同志’多如恒河沙数！”我堂弟夹着块熏肉煎蛋，慢慢细嚼，我们此时坐在梦幻岛的东海岸海边用早餐。我堂弟啜了一口浓咖啡，慢慢说道：“那天傍晚，我和‘鸡婆’崇利正在准备行李，打算次晨赶去佛罗伦萨做生意，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我一接听，是逸陶的声音。他急促地说：‘是冬竹吗？我是逸陶，你和崇利现在可以过来西班牙广场的那间比萨屋吗？就是上一次你们与雅妹一家人，还有我一起用晚餐的那间，对！对！对！’逸陶越说越快：‘告诉崇利，他也一定得来。是的！是一位前同志从法国飞过来意大利谈生意，由于我们很熟悉又谈得来，他说非见我一面不行，我想你们也应该认识他的。什么？是知识分子啦！告诉你，他老爸是梦幻岛艺术大学的校长，他本身会画画、会作曲、会拉小提琴，一句话，是个艺术家啦，你们绝对和他有好多话题可聊的。好，就这样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这位就是凌优溪，从原野上死里逃生，而今浪迹欧洲的梦幻岛画家、作曲家，他的身世足够写一本长篇小说啦！”逸陶一看到我和崇利，便迫不及待地吧凌优溪介绍给我们。

“我抬头一看，一个高高瘦瘦的戴着黑框近视眼镜的中年人站在我面前，比我高出一个头，我望着他的深情款款，威严有力的眼



睛，说：‘这位先生我好像在那儿见过？’”我堂弟继续说：‘我与他相视了好一会儿，终于耐不住说：‘你就是凌优溪先生吗？’。

‘是呀！’他讶异地回答。

“我记得我们在恩香的家见过面！”我堂弟说：

“啊！是吗？你是……”他沉吟着，想不起我的名字，有点腼腆。

“我是冬竹呀！”

“啊！是冬竹？你好像瘦了好多呀！”他惊叹着。

“是呀！我和崇利逃来欧洲已近两年了。这位是崇利。”我堂弟介绍着。

“啊！你们知道家乡原野的情况吗？”他问道。

“不清楚。只是最近有人告诉我恩香已跑出原野了，但我连续给她寄了好几封信，总不见回邮，我感到好纳闷！”

“别再继续寄信给恩香了，我看事有蹊跷。”他顿了顿，继续说：“这组织复杂呀！”

“何止是复杂！”这时逸陶插口说：“简直是龙蛇混杂、神鬼参半呢！优溪兄就是死里逃生的呀！”

“往事如烟，不说，不说了！”优溪向逸陶摆摆手，说：“我们先点些东西来吃吧。我是路过罗马，明天一早就得赶火车上威尼斯去谈生意！”

饭吃了过半，红酒也喝得七七八八，逸陶谈兴来了，说：“优溪兄，嫂夫人近况可好？”然后笑笑面向我们用调侃的语气继续说：“优溪兄娶的是巴黎美女呀！”

“哎呀！我是爱人被人抢去，自己差点命丧黄泉，历经千辛万苦逃难来到欧洲，被洋婆子看上才成了亲呀！”优溪红着脸笑笑地



说：“我跟洋婆子生了一男一女，全是华人面孔洋人头发，怪模怪样的！”

“爱人被人抢去又和你的死里逃生有什么关联呀？”‘鸡婆’崇利问。

“你这‘鸡婆’崇利有所不知，优溪兄是在部队里和一位才貌双全的姑娘谈恋爱，而他的顶头领袖也同时爱上这姑娘，优溪因此和他的顶头上司结下梁子，他的上司常常鸡蛋里挑骨头，总要想方设法整死优溪。”逸陶说。

“那优溪的顶头领导后来怎样陷害优溪？”我堂弟问。

“优溪兄你就自己说说你的故事吧。冬竹、崇利和你怎么说也算是同志吧，你的经历对他们很有参考作用呀！”逸陶对优溪又拉手又拉肩膀，一直鼓励着他讲述往事。

“我是在60年代末走进原野的，因为我喜欢唱歌、画画、作曲，一进组织，立刻就被配入艺术组，而那名我喜爱上的叫做爱云的俏姑娘能歌善舞，我们很快就爱上了彼此。我的组长叫世青，原本是个建筑工人，喜欢写点东西，但对绘画、音乐、舞蹈一无所知，为接近爱云却常常发表一些叫我们啼笑皆非的‘高论’，总被爱云驳斥得体无完肤，我在一旁也耐不住要顶他几句，他可能感到自尊受损，加上爱云经常关照我，世青因此怀恨在心，总想找个借口干掉我。”优溪脸儿有点泛红，显然是酒精在起作用，他相当兴奋地继续说：“但这人不学无术，每次想强加罪名给我，总给我驳回。他无法可想，就专在生活小节上找茬，说我爱哼诸如周旋的小调或流行歌曲，是个彻头彻尾的小资，思想不积极，好逸恶劳等等，但这些瑕疵构不成干掉我的借口呀！”

“那你就别睬他吧！”鸡婆崇利夹起一片他最爱吃的熏猪肉，



边咀嚼边喝着红酒，嘀嘀咕咕着：“你照旧唱你的流行歌曲、哼你的小调，管他娘三七二十一呀！”

“我就是这样子逍遥过日子的。”优溪说：“但人算不如天算，结果大‘代志’¹还是发生了！”

“什么大‘代志’呀？”我和鸡婆崇利同时问道。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这种事情说了，对 XX 党的声誉不好！”优溪竟然想吊起我们的瘾。

“XX 党的名声那么好咩？”鸡婆崇利问：“多了你的事件就会使它名誉扫地咩？少了你的事件就会令它百世流芳咩？”

“哎呀！优溪，你就说一说你如何死里逃生的经历吧！XX 党屡屡犯错，令多少年轻志士死得不清不楚，它还会名留青史咩？我告诉你，数年前那位从红土坑来找我的某中学校长小白就这么对我说：‘如果 XX 党秘书长程某回去红土坑，恐怕会给那地方的众乡亲父老打死的呀！这些乡亲父老有多少子女在原野上死得不清不楚，而程秘书不止老而弥坚，还长期享受部长级的待遇呀！这条账该怎样算！’逸陶手指指着天，激动地说。

“好啦，好啦！逸陶兄，别生气了，我这就说，我这就说。”优溪啜了口酒，慢条斯理地说：“那是个雨季的 12 月的早晨，天气令人意外地格外晴朗，空气清新得叫人沉醉。我们的部队正在迁移，几百名队员走在丛林里，看着阳光从树顶细缝洒下些许光亮，我不禁小小声地哼着小调。大家也都心情愉快健步快走。突然，哨兵阿雄急忙跑来报讯，说前方不远处有敌军出没。指挥员一听到此消息，立刻下令部队转左进入山腰，以避免敌军。正当我们朝向山腰挺进时，队里有人看到远处山顶有敌军在移动。指挥员用望远镜望了望，确定有敌军从山顶追来，便下令大家赶紧往山下撤退，

注 1：‘代志’：福建话，即华语的事情”



但敌军追赶我们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撤退速度，因此跑到半山腰的下半段时，一场驳火交战就展开了。我们且战且退，我紧跟在世青后面，跑到山腰一处较隐蔽的地方时，世青突然转身过来，向我放了一枪，我万万没想到世青会这样子干掉我，便本能地闪避一旁，子弹射进我右腿，我情急智生，沿着山坡滚下，掉进一条大河河岸草丛里，我在那儿整整躺了半天，才拖着步伐慢慢走出来，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垦荒的农民，在那儿待了整整一个月，待腿的枪伤痊愈后，我乔扮农民，和那家农舍的主人一起扛着番薯到市场贩卖，乘机逃出原野。”

“够神奇呀！”鸡婆崇利笑着说。

“是有点像电影的情节，但事实确实是这样的！”优溪说：“你们想想看，我被自己人开枪射杀，我还能回去部队吗？而且，即使我想回去部队，他们到底撤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呀！”

“回去干什么！”我堂弟说：“回去送死呀！我真想不到，这些人满嘴仁义道德，在利害关头还不是和凡夫俗子一样害人利己、勾心斗角的！”我堂弟说：“我们浪迹欧美这些年来，早已意识到通过武装夺取政权是不可行的，搞政治其实与摆摊位卖饮食是一样的道理，你卖的东西如果价廉物美，顾客自然支持你。你在摊口写标语，标语写得多漂亮堂皇，东西若是贵又不好吃，谁会来支持你呀！”

“这比喻有点蹩脚，但多少有点道理！”逸陶说：“标语就是政党的党纲，所卖的东西就是可实行的政策，党纲再美，如果不照着实行或者无法实行，也是骗人的，人民迟早会抛弃你的！”

“所以风沙雁，因为你是我堂哥，我才老实告诉你，我和鸡婆崇利因为经常和逸陶的这些难兄难弟相聚，耳闻能详，我们早在潜回梦幻岛之前，在内心里就已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想法了！”



“如果当年你们成功潜逃回来，你们会做什么？”东海岸的天色骤然变黑了，看来一场晨雨即将来临，我们赶紧走进那间咖啡座的室内继续闲聊。

“如果潜逃回来成功，我们就埋名隐姓，在马拉雅的一个遥远小镇做点小生意呀！像当年教我们打篮球的曾永联在实兆远摆摊位卖炒菜头糕那样谋生！”我堂弟说。

“原来曾永联真的在实兆远摆摊卖菜头糕，那年我遇到他，问起他是不是永联，他推脱得一千二净，顾左右而言他。”我把当年遇到永联的情形告诉了我堂弟。

“哦！你怎会去实兆远呀？”

“你别忘了，在那个年代有哪一位年轻人是不追寻理想的，我由南到北跑遍马拉雅，是要深入了解我们的祖国呀！”我说：“但第二次我再上去实兆远却看不到永联，只有一位年轻人在摊口，看来是他的儿子。”

“哎！永联大概在你第二次到实兆远之前就逝世了，他死得很悲惨，一贫如洗，留下太太与一个儿子，儿子由于永联早年走进原野，他太太靠替人洗衣生活，经济拮据，没钱栽培他，儿子没受什么教育，据说永联死后，就继承了父业，当起小贩来了！”

“哎呀！你们这群走进原野或加入 XX 党的志士，几乎没有有一个有好结果的。”我感慨说：“那你们现在与优溪、逸陶等人还保持联系吗？”

“没有啦！优溪那晚和我们聊得很迟才回旅馆，此后我和鸡婆崇利又跑到美国去，然后潜回梦幻岛被捕，就此中断了与欧洲那一群新交旧雨的联系了。这是一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梦呀！”天气转晴朗了，我和我堂弟沿着海边散步去。



第九章 虚境

与往年一样，这年年底的东北风也带来大量雨水。今天一大早天就下起长命雨，这是午后四点多，雨势还是很大，天暗的像是薄暮时分。我从高楼望下去，我家窗前的那条河流积满了雨水，水流缓慢，水位越升越高，水色由先前的灰暗色变为浊黄。

天色越变越幽暗了，由于乌云密布，雨势又加大，周围昏暗一片，河两岸平日里绿油油的花树，远远看去都只有些大意，比水墨画还要朦胧几分。在百无聊赖中，我泡了一小壶咖啡，在香味四溢、烟雾缭绕中我进入一个万籁俱寂的意境中去。

在咖啡香与袅袅的由咖啡壶冒出来的淡淡烟雾中，我踱着方步来到翡翠岛海滨。这儿天气晴朗，天色还很亮，夕阳把余晖撒在长长的海岸线上。我漫步着，很悠闲的。在一片歌唱声中，我看到一群黄皮肤、



黑头发的男女孩童围着圈圈在高声歌唱、跳舞。他们唱得很起劲，舞得很投入，对周围的一切视若无睹。歌词我听得不是很清楚，但由他们欢乐的声调看来，仿佛是在庆祝什么胜利会似的。

“你们为何这么高兴呀？”我问一名小女孩。

她斜睨了我一眼，很神气地说：“我们庆祝我们和方脸妈妈脱离关系了！”

“和你们的方脸妈妈脱离关系？那你们不是成为没娘的孩子吗？”

“哪会呀？我们认了长脸妈妈做妈咪呀！我们还是有妈妈呀。”小女孩边说着边跳着。

“为什么要和亲生娘脱离关系而反认不是娘的长脸妈妈为娘呢？”

我好奇地问。

“方脸妈妈很啰嗦，整天只会讲大道理，什么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呀，很烦耶！长脸妈咪就好了，她穿着摩登，也不扳起脸孔说大道理啦！”小女孩身边的那位小男生插嘴说：“我们跟着长脸妈咪学着她说的话，那是全世界都通用的语言耶，那才有价值的。”

其他的孩子听了这小男童的话后，一起举起双手喊道：“和啰嗦又长气的方脸妈妈脱离关系，我们更自由了，更有生气了！我们要和长脸妈咪一起走向光明大道！”

我有点嗒然若失地离开这群孩子，向内陆走去。走着走着，我竟然走进一条很幽暗的小路，小路旁插着一块木板，写着：“由此进入茂密森林”，我不由然想起数年前与一群学者走在马拉雅首都瓜拉隆坡的“国家森林”的情景来了。那段将近一小时路程的漫步，



让我深深体会了何谓宁静氛围，何谓森林浴的舒适与美妙。

这时天色开始暗下来了，微风吹来，使这原本就相当阴凉的小路更加阴冷。我环顾四周，路的两旁暮霭渐拢渐浓，隐约间，我看到一群又一群的、好像是影子的“神秘人物”在那儿浮动；有些没有脚，有些没有头，有些没有腰，分门别类地聚在一起。我再定睛一看，没头的“神秘人物”的领袖拿着一个牌子，写着：“我们被人为地砍头！抗议！抗议！”；没腰的“神秘人物”领袖一样拿着一个牌子，写着：“我们被自己人腰斩了！可耻！可耻！”；没脚的“神秘人物”领袖也拿着一个牌子，写着：“我们的原脚之后长了新脚，权贵们说这是培养我们能够用前后脚一起走路的本领，但我们走起路来很难平衡，老是往后倾斜！可怕！可怕！”。

这些或没脚的，或没腰的，或没头的“神秘人物”，列队排在进入森林的小路的两旁，偶尔喊喊口号，偶尔又齐声唱歌。歌词我听得不是很清楚，隐约听到的词语有“灭民族魂”、“断子孙根”、“弃方脸妈妈，就长脸妈咪”、“枉为小人，空忙一生”；声音嘹亮而又带点哀伤！

他们有男的、有女的；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我们拒绝做无根的一代”，我沿着小路走时，他／她们一边递宣传纸给我，一边这么喊着。

“先生，有空请你读一读，你就能够了解我们的处境！”这时路旁一位十一、二岁模样的男孩递给我一张宣传纸，说。

这孩子长得很清秀，我不禁对他多看几眼，才惊觉他远远望去是没脚的，但细看之下，他实际上是有脚的，只不过他的原脚的骨骼由于骨髓流失得多，呈透明状，远看近似无脚。更奇怪的是，他的原脚之后，长了一只较原脚短的新脚，这对新脚肥胖，呈白色，



看来营养够，很健壮，可以推断，新脚内的骨髓在不断地增长着。由于原脚比新脚长，这男孩走起路来，一直要向后仰，蛮辛苦的。

“孩子，你的脚后又有脚，很怪耶。”我问道。

“这是权贵们为我们的前途而设计的计划呀！从我们这代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得学会用前后两只脚走路呀！”男孩说：“但我们还是习惯于用原脚走路，新脚走起路来怪怪的。可是我们的原脚因为骨髓一直流失，变得越来越弱，而新脚因为骨髓不断流进却越来越强，结果我们走起路来，就一直要往后倒啦！”

“这叫做‘邯郸学步’，最后你们只会用新脚走路，原脚将退化到无法走路。”

“‘甘当’学步，是的！是的！有人就说我们吃了太多‘甘当’¹，新脚有力了，而原脚却退化啦。”男孩道。

“不是‘甘当’学步，是邯郸学步，这是成语，是比喻人如果一味盲目崇拜别人的东西，模仿别人，到头来是会连自己的本领也失掉的。孩子，我看你们这一群就是被人误导而仿效‘邯郸学步’，我担心你们最后也会失掉自己的本领的。你看你们走路的那种歪歪倒倒的丑态，难看死了！”

“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的呀！我们也希望用原脚走路，但自从植了这对新脚之后，我们的原脚的骨髓就不断地流向新脚而变得越来越弱，而新脚却因为不断地流入骨髓而变得日益强壮，我们也担心有一天我们得用新脚走路，而原脚会因营养不良而废弃的！”那男孩说，口气有点哀伤。

“是啊！是啊！我们都感到我们的原脚日益衰弱，我们都担忧有一天我们得用新脚来走路，原脚会废掉的！”这时一群男孩、女孩向我涌来，她／他们焦急地、争先恐后地对我说。

注1：“甘当”即马来语的马铃薯之音译。



我有点不知所措，就直直往前走，这群孩童失望地背向着我走去。我回头看着他们的背影，只见他们的新脚皮肤润滑、血脉清晰，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有血有肉的脚步呀！那像他们的原脚像水晶那么光亮空洞。

我继续走着，来到那群没腰的人群时，我听到他们对我喊冤，口号我没听得那么清楚，隐约里，我听到“腰斩民族文化、教育！”、“牺牲了我们一代人呀！”等等。

听到这些我相当熟悉的口号，我突然忆起1961年底那场淹没河流，淹没整条道路的暴雨。那时我们整千人聚集在山岗上冒雨游行呐喊的情景来了。我想在这群“神秘人物”中寻找我认识的一些老朋友。这时，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老人走过来，说：“你是风沙雁吧？”

“啊！”我惊叹着，站在我面前的人，对我来说，的确很面善，但一时却想不起他的姓名。我再端详他，他竟然只有上半身，从腰以下的肢体都不见了。

“我叫钟四声！我和你同班，就坐在你前面座位的钟四声呀！哎呀，风沙雁，你贵人事忙，忘了我了？”他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说。

“中四生！”我忖量着。

“哎呀！不是中四生，是钟四声，你记得我们的美术老师钟泗宾吗？我的姓就是钟声的钟啦！”

“为什么你腰以下的肢体不见了？”

“我中四一毕业就出来找工作，当然没有腰啦！”

我赶紧摸一摸我的身子，还好我的腰完好无损。于是我问钟四



声：“我也是中四生呀！为什么我的腰却完好呢？”

“因为你继续读高中、读大学、读研究院呀！你当然没被腰斩啦。”钟四声继续说：“不过，风沙雁，你摸摸你自己的腰，看看是不是有被人斩过的痕迹？”

我掀开背心，俯首查看，隐约里，肚脐上部十公分处的确有一道相当深的痕迹。“这就是被人腰斩的痕迹吗？”我问钟四声。

“你以为呢？这当然就是被人腰斩的痕迹！”钟四声有点不屑地笑着说，摇手向我告别，奔向路边继续加入游行队伍。

告别了钟四声，我继续往前走，一位无首的“神秘人物”，蹒跚着走向我，对我喊着：“风沙雁，你认得我吗？”

他的声音听来很熟悉，但他没头没脸的，叫我如何认得他呢？

他赤裸着上身，以双乳为眼，以肚脐为口，笑眯眯地说：“风沙雁呀，我是你大学时代与你同房的王晓如呀！”

“王晓如？那你的头为何不见了？”

“哎呀！你风沙雁不知道我们的母校被人消灭了吗？”王晓如用右手的食指指着我的鼻子笑笑地说：“没了母校就等于我的头被人砍了嘛！风沙雁，我告诉你，我现在的名字叫‘亡校奴’，不叫王晓如，我以此自我警惕，像越王勾践一样常常提醒自己是‘亡校奴’，不可忘记此奇耻大辱呀！”王晓如说着说着，竟然呜咽起来了。

“别伤心啦！这只是你自己心疑生暗鬼啦！”我叫他释怀：“如果说你是亡校奴，那我和你同学，不也是亡校奴吗？”“你后来留学外国，又回来再在长脸老爹开办的大学研究院读博士学位，你已经换了两次头了，你原来的头其实也是被人斩掉了，只是你有两次“植头”的经历，你自以为你的原头没被人斩掉，那是



错觉呀！”亡校奴伸出双手来拉着我的头，向左转转，又向右转转，突然他把我的头向上用力一拔，用我的头上的双眼对着我的被拔掉的头处，说：“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个头，那是日本头，因为你在日本大学深造时植上这个日本头；而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头，就是你在长脸老爹开办的研究院深造时植上的头；不信的话，你等我再把你的日本头拔起来后，你就会看到，你在梦幻岛读北海大学时的那个头已经不见了，已经被人斩掉了呀！”亡校奴一边说着，一边把他手上的头用左手提着，又伸出右手来拔我的日本头，他依然把我的日本头向左转一转，又向右转一转，然后大声喊着：“你这死人日本头为何这么坚硬，老是拔不出来。”他使尽吃奶的力，硬硬要把我的日本头拔掉，我突然感到一阵激痛，同时听到一声巨响，睁开眼睛一看，我家窗外一棵巨树在闪电的袭击下轰然倒下。我看看壁上的时钟，是傍晚5点半。

窗外雷声滚滚，闪电连连，但雨势却渐渐小了，我感到雨后清新的空气的芬芳从草丛中一阵一阵散发开来。我决定，撑着雨伞在细雨中漫步。

但我有点困，想再坐下来稍微养神一下。窗外的暮色更浓了，我又进入一种迷蒙的意境中去。

二

在迷蒙中，我拿着雨伞正要打开大门出去时，我堂弟赫然出现在我眼前，他盛装而来，一看到我，笑嘻嘻地说：“怎样？自己一个人还带伞出门去散步呀。”

“别散步啦！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走走。”我堂弟说，露出神



秘的笑。

“什么好地方？”

“你先别问，跟着我来，待会儿你就知道！”

我堂弟快步走在我前面，他先按了电梯 B18 层。

“这电梯怎会有 B18 层呢？”我惊奇地问。

“要去那个神奇的地方，当然得乘神秘电梯！”我堂弟还是神秘地笑着。这电梯下落速度奇快无比，我感到一阵头晕。

“到了！”我堂弟说：“跟紧我，别走失了！”说着，他就往前走去，我紧跟着。不一会儿，我们就走进一条小山路，路两旁绿树交叉着，构成一幅“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景象。穿过绿树林，豁然开朗，我看到远处有一进口处，上面横匾写着“聚义村”三字。

“到了！到了！风沙雁，你来到‘聚义村’耶，你说是不是好地方呢！”我堂弟用食指指着我说：“你知道的，当年我们走进原野，辗转南北，激战无数，无法取得好战果。后来与官方达致和平协议，我们这些人就此分手，四零八散，回家的回家，回国的回国，那些回不了家的，回不了国的，就聚居在此‘聚义村’，你说他们度着残余岁月也好，你说他们过着悠闲日子也行；总之，这世界到底还有这么一块乐土让他们逍遥啦！”

我向前方一望，远处丘陵起伏，连绵不断，棕榈树次序井然排列，再稍微往左边看，则见榴莲树一棵接着一棵矗立着，主干与各枝干，都缀满淡黄榴莲花，幽香阵阵扑鼻而来。

丘陵下平坦处，有一条人工开凿的宽三米许，无法看到尽头的水沟，随着山势延绵而去，很长很长，遥不见尽头。

我堂弟突然加快脚步，领我跨过一条木桥，沿着丘陵斜坡，穿



过榴莲树下，疾步而行。榴莲树与榴莲树间，这儿那儿错落着一间一间小屋，设计工整而统一，显出一种整齐美，但难免单调划一，看多了，就有点厌烦。

“来！让我们去见见村长薄海洋！”我们走到一间较大较豪华的屋子，我堂弟就说：“这儿就是薄海洋的家，听说他是你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是吗？”

“是的，是同班同学，而且天天黄昏在一起打篮球，怎么，薄海洋还活着？”我狐疑着问：“我听说当年薄海洋从北海大学一毕业，就抱着一叠社会报告走进原野，以为可以帮忙这群山寨同志解说外面世界的现状，结果据说被人怀疑为‘企图混入组织的特务’而干掉了，不是吗？”

“别听信谣言啦！”我堂弟说：“待会儿你见了薄海洋你就知道谣言多可怕呀！海洋现在可是‘聚义村’的村长呢！”

“嘞！从那个角落由外面走来的那位矮矮、瘦瘦的中年人不就是薄海洋吗？”我堂弟笑说。

“喂！风沙雁是吗？”薄海洋在约莫五公尺处一看到我就高声喊道：“哎呀！风沙雁，什么风把你吹来这穷山恶水糟透了的场所。”

“什么穷山恶水场所啦！你家坐落在这小山坡上，从窗口望出去，这儿绿树如林，鸟声啁啾，山上云雾缭绕，胜似仙境非人间耶。我一进来就想在这儿呆几个月，寻找写作灵感呢！”我笑说：“哎呀！海洋呀，你知道吗？当年你不告而别走进原野，让我们四处找你不着呀！有一年内安局局长还调我去问话，问我知道薄海洋现在人在何处，我当然说不知道啦。那局长竟然不信，说‘你们在北海大学时不是天天在一起打篮球吗？’我说那是大学时代的事，一毕业后，我进入人口进出厅工作，海洋在何处得意我并不知道，也没



和他联系，怎会知道他现在人在那里呀？那局长说：‘如果他经过关口，请你通知我们！’我当然说：‘好的！’其实，即使你真的经过关口让我看到，我也会装着不认识你的，我哪会通知他们呢！这些人的 IQ 就是这么低。”

“其实那一天我化妆出国时，你正在值班，我远远就看到你在巡视你的属下工作，还蛮神气的！我边看着你边偷笑，这风沙雁穿起龙袍倒真的像太子耶！”薄海洋带着甜蜜的微笑说：“我还故意走近你，和你微微笑，你却木木的没能认出我，你看我的化妆术一流吧！”

“这些年你在‘聚义村’生活得不错吧？”对着这位 40 年没再见过面的故友，我真的不知应该如何问候他，只好说些简单的应酬话。

“不错呀！我们为了理想而献身，这社会那么不公平，我为自己有机会献身改革事业感到光荣。”

“是吗？你为能献身改革事业而感到荣幸？”我想起报章 30 多年前报道薄海洋在一次激战中掉队，由于组织内部有人怀疑他是混进去的奸细而不支援他，并趁机开枪射击他，以致他活活被敌人击毙的消息，我心里很为他难过，便说：“你到今天还是这样想吗？”

“当然啦！‘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生命的价值在于实现心中的理想，而不是为生存而苟活！”薄海洋激动地说，还是在北海大学时代那样的表情。

我忽然想起鲁迅《秋夜》中飞蛾扑火的情景来了，“它还以为那火是真的！”，鲁迅的断语让我悚然一惊。薄海洋不就是那飞蛾吗？

“你把一生的青春、精力用来追逐这样一个相当空洞的所谓理



想，值得吗？”我问道。

“你别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有理想的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从见到薄海洋到现在一直坐在我身边听我们谈话的堂弟，终于开口说：“风沙雁，你这大半生际遇不错，可谓看尽世界美好风景，也享受了佳肴美味，你当然不能了解像我们这种在生活线上挣扎的人物，对理想是有一定的向往的！”

“我看遍了世界各国的政体，我认为世上没有一套完美无瑕的政治制度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我转向薄海洋，对他说：“海洋，你说说看，你当年满腔热情带着社会报告书走进原野，根据报章报道，不久你就遭敌人枪杀了，而且有一半责任还是你的组织害你的！事情是这样子吗？”

“你看，你看！”薄海洋指着他额头的的一个疤痕说：“那就是敌人枪杀我的要害，还有这儿，那是我中敌人的子弹前，我组织中一位恨我的同志撤退时给我的一枪！就因为这一枪伤到我的小腿，我无法跑快额头才中了敌人的子弹！”海洋又拉起裤管，指着小腿上的另一个疤痕给我看。

“后来你有又是怎样死里逃生的？”我堂弟问海洋。

“我于今记得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在朦朦胧胧之间，我躺在一个长方形的箱子里，有好多亲朋戚友来与我告别，记忆里好像冬竹你也有来嘛？后来人们把我扛过一条小桥，便来到这‘聚义村’，我从长方形的木箱出来后，就一直在这儿生活着。你们看，我们这儿的房子都建的小巧玲珑，密密麻麻的，但内部却整洁亮丽，应有尽有呀！”薄海洋回忆着，并很为自己拥有现有的房子自豪。

“我那时已经从外国潜回，从朋友处听说你要‘移民’，自然会来送别啦！但送别你之后，我就没来探望你，直到今天我才带了



我堂兄风沙雁来探望你。”我堂弟说，并一边跟我眨眼，意思是说薄海洋还不知道他自己已经“移民”了！

但是，如果海洋真的已经“移民”，那我们今天又怎能与他对话呢？我开始感到一点不安了。我这堂弟冬竹，怎可在迷迷糊糊中把我带来“聚义村”见薄海洋呢？我偷看着海洋的双脚，都在呀！那就说明他还在人间，并没有“移民”。

“在那场众多朋友为我送别的现场，我好像没看到你呀？风沙雁！”薄海洋笑笑地说：“你是怕被特务看到而丢官吗？”

“不是啦！那时我在东京工作呀！我辩解说：“海洋，你现在还在工作吗？儿女应该都长大成家立业了吧？”我打开另一话题。

“我一走进原野不久，就遭敌人枪击，然后在朦朦胧胧中来到‘聚义村’，这儿房子虽然稠密，但男男女女似乎都没想成家立业，我也就这样清清闲闲过着孤家寡人的逍遥自在的生活，一混40年过去了，我们都到了古稀之年，那还会想找对象呀？”海洋悠哉闲哉地回答我，并转向我堂弟问道：“冬竹的儿女应该都婚嫁了吧？”

“都长大了，但还没婚嫁！我为避难潜逃到法国、美国，潜回时又中了敌人的圈套，被抓去坐了几年的牢，出来时才结婚，迟婚呀，现在是父老子幼，年纪大了，却还得工作养自己！”我堂弟说：“回顾往事，像是做了一场梦，梦一醒了，感到蹉跎岁月，一事无成呀！”

“怎能说是蹉跎岁月呢！‘四海波涛汹涌，五湖风云激荡’，世界局势依然战云密布，人类也还在寻找光明大道呀！”海洋激情澎湃地说。

“你经常走出这‘聚义村’到外面世界去看看吗？”我为海洋对世界局势仍然抱着40年前的看法感到惊讶。



“一年一次，我们兄弟姐妹集体外出，大约为期一个月，在外界逛一逛，但没走的多远，主要是拜访亲朋戚友，会会老同志，都在他们的家中聚会，大家交谈甚欢。一谈到世界局势，大家的看法都和我一样乐观啦！”海洋娓娓道来，语气轻松愉快。

“社会主义看来是濒临破产边缘了！通过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也看来是破产了！”我再也无法忍耐海洋这样落后的见解：“你知道吗？30多年前，欧洲的社会主义信徒早就提出这样一套理论：中共、苏共之所以能实行乡村包围城市策略，之所以能够通过武装夺取政权，那是因为他们具备两个条件，一为偶然的条件，即是它们都在一战或二战的兵荒马乱中招收到足够的兵员；二是它们都是幅员非常广大的国家，有够大的空间让它们的军队打游击战。在现在或者即使在50、60年代的马拉雅，这两个条件都缺乏，你们怎么可能从枪杆子里夺取政权呢？这不是一场可望不可即的梦吗？所以欧美社会主义政党，早已扬弃武装夺取政权策略，而改以通过议会选举来取得席位呀！”

“哎呀！风沙雁，欧美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是娇生惯养的，吃不起苦的，通过选举夺取政权，那是在做白日梦啦！”海洋以不屑的神气对着我和我堂弟说：“请告诉我，迄今为止，有哪一个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成功地从议会选举中拿到政权，简直是缘木求鱼嘛！”

“同样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或游击队通过武装斗争拿到政权呢？”我堂弟驳斥海洋。

“柬埔寨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吗？”海洋立刻回答，还带着胜利的微笑。

“柬埔寨的博波杀死100多万无辜的知识分子，那是独裁的、



专横的、残暴的统治，是使国家走向灭亡的自杀行径，别再以它为
例来说明问题！”我有点动气了，这位当年几乎天天下午都和我一
起打篮球的北海大学中文系同学薄海洋，到今天竟然还相信这种残
暴的、无人性的专制统治。海洋呀，你中的思想之毒中得多深呀！

“博波不但是历史罪人，也是民族败类，他的政权使柬埔寨倒退了
至少 30 年呀！你还以他们为例来阐明社会主义的优良，真糟糕！”

“风沙雁，你还是北海大学时代那样的一个温情主义者，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不讲感
情的！”薄海洋继续说：“你难道不知道知识分子身上带着多少缺
点吗？他们温情、优柔寡断，贪生怕死，追求物质享受，这些难道
不该改造吗？拒绝改造，当然可以格杀不论！”

“你这说法简直是鬼论连篇！”我堂弟也动气了：“你们的组
织当社会主义势力在国会拥有四分之一强的时候，却集体退出国会，
而去搞什么街头斗争，结果不是全军覆没吗？你们已经辜负了人民
对你们的期望，到今天你海洋还支持这些人，还为这些人辩白，你
的思想太落伍了。我们活在这电脑时代，得与时俱进，得从反思角
度来看待历史，来思索人类应该怎样重新寻找道路，而不是一味抱
残守缺，刻舟求剑，这是走不出历史阴影的！”

“冬竹说得好！”我插嘴进来说：“治理国家靠的是学有专长的
知识分子，而不是只会喊革命口号，摆出进步姿态的庸夫。博波
杀死了 100 多万无辜的知识分子、平民，弄得国不成国，家不成家，
这明明是人类史上的惨剧，你还说知识分子该死，你难道没看到‘四
人帮’的为非作歹及悲惨下场吗？你难道赞成‘文革’的泯灭人性的
种种行径吗？”我越说越激动，不由自主地拍桌子。

“四人帮有什么不对，他们说：‘宁可红而不专，不可专而不



红’这是真理呀！”海洋还在强辩着。

“如果四人帮的谬论是真理，那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正确”了！海洋，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幻灭，并不能反证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但世上多少实行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的“鬼样”百出，难道不能说明这主意是可望不可即的、挂在天边的一道彩虹吗？”我稍微放低声调说：“叫人纳闷的是，当秋海棠国开始走改革开放的、带有资本主义政策时，欧洲却第二次走向社会主义路向，只是它们不再强调“乡村包围城市”，不再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呀！总之，以目前的局势看来，我不敢断言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用，但至少敢说武装夺取政权行不通！”

辩论至此，我们三人突然都沉默了下来，气氛僵硬。

三

这时有一阵香味从厨房飘来时，我堂弟问海洋：“耶！什么味道这么香呀？”

“我在煮咖啡和烘面包，待会儿作为点心来吃。”海洋笑笑地说。

这僵局总算打开了。

“这咖啡好像煮了整半个小时了，会不会爆炸掉？”我问道。

“不会啦！这咖啡耐煮，得煮一小时以上才会香。”海洋用食指指着我们说：“每逢朋友来，我一定煮这种咖啡招待他们。我们三人已40多年没见面了，我今天特地放多了咖啡粉，应该煮一小时以上才会香醇的！你们知道为何这种咖啡这么好喝吗？让我告诉你们，那是因为这些咖啡树长在坟墓旁，吸收了尸体的肥水和养分，自然就香醇！”



“什么？吸收尸体的养分？听了好恶心呀！”我堂弟掩着鼻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哎呀！冬竹，你难道不知道有一种让猫先吃了再拉出来的咖啡特别香咩？那可是从猫的大便中捡起来的咖啡子呀！”海洋夸张地说：“现在泰国人还把咖啡子先让大象吃，然后又从大象的大堆大堆粪便中找出咖啡子，清洗后才泡来喝，据说味道奇香无比耶！”

“你等一下自己喝就好，我们才不敢喝这种怪味咖啡呢！”我堂弟说。他望出窗外，继续说：“你家周围的环境真的不错呀！你看那湖水虽然浑浊了点，却也有几分情韵啦！喂！风沙雁，你过来看看啦！”我堂弟喊着。

我伸出头向外细看，不禁哑然：这不就是当年我和海洋经常在近黄昏时打篮球的北海大学的篮球场吗？我转身问海洋：“喂！海洋，你家怎能看到北海大学的篮球场呢？”

“仙人自有妙计！”海洋露出神秘的笑，说：“俗语道‘心疑生暗鬼’，我却要说：‘心诚得真相’呀，我因为天天思念北海大学及这个篮球场，日思夜想，北海大学的景物自然出现了！”

“但这湖岸长满的灌木丛，这湖畔搁置着的上世纪的旧桌椅，这一片荒芜景象，再加上篮球场上种植了这么多大树，远远望去，倒像是个坟场呢！”我边看着风景边说。

“这儿本来就是坟场呀！”海洋也挤来窗口看：“这是人家为让我们这些北海大学老校友发思古之幽情而特设的园景耶，告诉我们北海大学已经死了不能复活呀！你再往远处那儿看，那些高耸的现代化建筑物才是活着的人学习、享受的地方。我们这边的一切景物都是为死人而设计的！”

“还有更为神秘的东西呢！你们想不想看？”海洋嘿嘿笑着，



突然转换话题，说：“我家这个角落有一扇‘心窗’，你们过来看呀！那不就是苏雪林住过的彭亨楼，你们看，你们看，楼外那棵落尽了叶子的大树便是‘秃了的梧桐’，而那杂草丛生、花树枯萎的花园便是郑振铎的‘荒芜了的花园’，这花园荒芜是荒芜了的，但你们仔细看看，在花园斜坡处，有没有，有没有，隐隐约约的，有没有，那不是‘自强不息，力求上进’八个大字吗？”海洋滔滔不绝地说着，说着，还比手画脚地做出各种动作。

“很朦耶！看的不很清楚耶！”我堂弟说。

“当然不清楚啦！那是被人涂抹过、刮割过的，是我在它被毁灭前赶紧拍下来并收进我的‘心窗’才保留下来的。你们现在能够依稀看到这八字已经很不错了，还要埋怨什么清不清楚呢？”海洋继续说：“我在这儿经常听朋友说，梦幻岛最近病得很厉害了，是真的吗？梦幻岛主忙碌一生，现在年老体弱，看到自己花了那么大精力经营的小岛这儿出问题，哪儿出问题，岂不要伤心到想自杀？”

“他会不会自杀我就不太清楚，但他肯定很伤心，是现世报呀。是他自己一切都是讲求功利的报应呀！”我接着说：“上下交利，人人活着只为追求物质，除此人生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追求了，上上下下的岛民穷得眼里只剩下‘钱’了！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哪会有什么好结局？我今天路经一条小径，就遇到一群在欢庆抛弃亲生的方脸妈妈，而认长脸的女人为妈妈的小孩们在欢歌跳舞。还有一批批没腰的、没头的神秘人物，都在呐喊、抗议。但看来并没什么人支持他们呀，走那条小径的人很少很少。”

“这条小径，每年农历七月，我和‘聚义村’的朋友们，都会经过，去探望探望老友呀，去找当年一起走进原野的同志呀。告诉你们，冬竹、风沙雁，那条小径很荒芜了，我看不用再多几年就会



杂草丛生，蛇鼠出没啦！故园野草凄凄，旧友四零八散！”海洋感慨道：“人生，人生，我们都走到人生的最后尽头了。”

说着，说着，我堂弟和我突然都感到海洋的客厅慢慢下沉，我们俩有点惊慌失措，异口同声地说：“怎么搞的？海洋，你的家在不断地下沉耶？”

“这儿是地下18层呀，泥土松散，时不时都会下沉，不过，一到了36层就会稳定下来。昨天整体下着大雨，估计泥土又松散了。这是100年后梦幻岛的愿景，只有在大雨过后，泥土松散地层下沉才能看到此景象。嘞，嘞！你们看，你们看，现在不就很安稳了吗？这儿就是36地下层，是花岗岩结构，绝对不会再下沉的！”

我和我堂弟惊魂甫定，向窗外一看，但见外面楼台亭阁，华丽异常，人潮汹涌。再仔细看看，所有行人，皆有四脚，原脚枯萎，既短小且干瘦，新脚较长，红润健壮，显得孔武有力，与先前我在小径旁看到的他们有所不同，他们那时的原脚比较长，新脚较短。现在他们的原脚变得干瘦、短小，而新脚变得修长、健壮，只是他们现在走起路来，还是怪模怪样，一直要向后倾斜。他们所说的话，远远听来，似乎有四声，但他们一律念成平声，“兹”、“吃”不分；“姿”、“直”没分别。而且夹杂好多“啦”、“咩”、“耶”，有点爹声爹气的。每个句子都由两三种语言构成，别说外国人听来一头雾水，即使海洋、我堂弟及我都听得一知半解！

“你们觉得这些人走路的姿势古怪吗？”海洋笑笑地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00年后的梦幻岛人类，他们在当权者鼓励要用两脚走路的政策的结果是：原脚退化，而驳接的新脚却不断茁壮，100年后就变成原脚无用，而新脚走路却又显得不自然的古怪模样啰。”



“他们的语言耶很怪吧？”海洋继续说：“是的！100年后的梦幻岛岛民无一幸免都患了‘失语症’，尤其是‘失母语症’，所以他们只能用三几种语言来相互沟通！多可悲的一群人呀！”

“真是罪过呀！罪过呀！”我堂弟说：“好好的一群梦幻岛岛民，100年后竟然变得如此‘四不像’，罪过！罪过！”

“这是岛主的‘丰功伟绩’耶！你还说什么罪过，罪过！”海洋半冷嘲，半热讽，笑笑地说：“人家苦心经营100多年才有此‘伟绩’咧！”

“这是变种的宏伟计划呀！”海洋又嘲讽着。

“等到变种全然完成时，就是梦幻岛沉没之日呀！”我感慨道。

“由18层地下降到36层地下，当然是沉没嘛！不然，你还以为是上升到九重天咩！”海洋再用反语说道：“我看梦幻岛岛主一生忙忙碌碌，就只有完成这件大事啦！”

“这算什么大事呢！”我堂弟猛力拍着桌子怒吼着：“这是变种的灭种呀！”

“碰！碰！碰！”就在此时屋内亮光四出，突然发出一阵巨响，我大声一喊：“什么东西爆炸啦！”环顾四周，却见昏暗一片，转身望向窗外，路灯已亮，刚刚那巨亮是闪电，那声巨响是响雷，我家那条河的河畔又有一棵巨树倒下。我堂弟、海洋都没来过我家！

我倒了一杯半冷的咖啡喝了起来，夜渐渐深了。



第十章 残梦

我和我堂弟从马拉雅离胶林十多公里的一个小镇的电影院出来时，已近午夜时分，由于尿急，我们先转去洗手间，待出来时，绝大部分观众已走路回家了，几位和我们一起从同一个胶林来看电影的工友也都先骑脚踏车回宿舍。我们已看不到他们的影子。

“踏快点！踏快点！”我堂弟以闪电式的动作跨上脚踏车，使劲踩着踏板，气喘如牛地向我喊着：

“风沙雁，快点呀，他们应该还在那条小路转弯处，我们赶一赶就可以赶上的！”我堂弟说的他们是指那几位先我们回胶林宿舍的工友。我堂弟很怕黑，很担心在这夜深人静时刻只剩我们两人孤单回家，这点在此小说的第一章我就对你们提过，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没忘记吧？

我拼命踩着脚踏车，始终无法与我堂弟平行，



落后他约莫 100 公尺。

“再快点，再快点，风沙雁！我们快看到他们了！”我堂弟不敢回头，只频频用单手向我打招呼，对我喊着。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冬竹，你没看到我前面老有一大群飞蛾来干扰我吗？它们一直要飞进我的鼻子，我得一边踏着脚踏车一边挥手赶走它们呀！”

“我面前的飞蛾更多呀！就因为飞蛾出来了，我们就更得把它们甩掉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是的，那年我堂弟约我在大学放假期间到马拉雅的一个胶林去体验生活，我欣然答应了。在乡间暂居的一个月期间，晚上胶林漆黑一片，完全没有什么娱乐，我和堂弟就时不时踏脚踏车到离胶林十多公里外的小镇看电影。

“你们这样喜欢看电影吗？记得啊！这一带晚上很多鬼怪出现啊！”有一晚我们和几位工友在宿舍旁的咖啡寮喝咖啡时，其中一位这样对我们说。

“鬼怪看得见咩？”我堂弟怕鬼怕黑，但很‘铁齿’，他说：“鬼怪长得什么样子呀？是不是头上有两个角，青面獠牙？”

“鬼怪不会以原形出现的，它们会化为苍蝇、飞蚁、飞蛾或蚊子什么的！如果你遇上它们，麻烦大！不幸的话，就这样在人间消失；幸运的话，你就只会被这些‘魔神’迷惑了一整晚呀！我们叫这些鬼怪做‘魔神’！”那位名叫‘大肥’的工友神情凝重地说。他继续说：“我们四位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不同夜晚到小镇看电影，回来时都遇上‘魔神’，‘阿猪’和‘狗屎’遇到的是一群蚊子，就一直在他们面前飞绕着，他们那晚变得傻傻的，两人一直踏着脚踏车，踏到黎明还找不到回胶林的路。只有等到了太阳出来



后，那群蚊子不见了，他俩才找到胶林。其实他们早已到家，就是被‘魔神’迷着了，一直在胶林外的那条小路兜圈子呀！”

‘大肥’说了这个故事，洋洋自得地喝了一大口咖啡。

“喂！‘大肥’你不要取笑我们啦！你和‘大瘦’那晚遇到的那群飞蚁不是更可怕吗？”‘狗屎’在一旁听着，沉不住气也想说出‘大肥’和‘大瘦’的故事来。

“‘阿瘦’你来说说那晚我们遇到‘魔神’的故事吧！”

“你说吧！”‘阿瘦’推托着。

“我没什么口才啦，你说！”‘大肥’纠缠着‘大瘦’。

‘大瘦’说，那一晚他和‘大肥’看完电影出来时，发觉地上湿漉漉一片，很明显地他们在看电影时下了一场很大的夜雨。‘大肥’和‘大瘦’因为路滑，怕跌倒，不敢快速踩脚踏车，他们慢慢地，慢慢地沿着回家的方向踏着脚踏车。来到转弯处，他俩并肩踏进回胶林的那条小径时，突然有两群蜜蜂那么大的飞蚁自路旁的草丛里像两股浓烟扑向‘大肥’、‘大瘦’，并在他俩的鼻尖紧紧缠绕着。‘大肥’、‘大瘦’起初不断地用一只手掌挥赶它们，但始终赶不走。他俩与这两群飞蚁纠缠了约莫 20 分钟，有点疲乏了，就任由飞蚁在他俩头上飞舞。

“喂！‘大肥’，我看情形不对呀，我们好像碰上了‘魔神’呀！快念‘南无阿尼陀佛’，也别回头望哦！”‘大瘦’说。

亲爱的读者，我得在这儿打岔你们一下：我刚刚不是说我堂弟那晚不敢回头叫我、而只以单手示意我踏快一点吗？原因就是曾经听‘大瘦’说，遇到‘魔神’最避讳的就是回头望，“记得呀！冬竹，风沙雁，万一碰到‘魔神’，千千万万，千千万万，千千万万



别回头望，你们如果回头望，灵魂就会被‘魔神’勾去啦！与此同时，嘴巴一定得不停地、不停地念着‘南无阿尼陀佛’。

我们那晚都不敢回头望，而且一直念着‘南无阿尼陀佛’，当然啦，当我转入靠右的小径飞蛾离开我过后，我起初还念一念‘南无阿尼陀佛’，后来就念一下停一下，甚至念一下停两下，三下、四下、无数下，都没发生什么事耶。我便完全不念了，结果还不是平平安安回到家。

于是‘大肥’跟‘大瘦’两人便头低低的，加快速度踩着脚踏车赶回家。赶呀赶的，赶到天亮了，两人还在小镇里，索性就在巴杀吃了早餐才踏回胶林，哪已是早上9点钟，两人不只当天因没割胶没薪水拿，还被工头臭骂一顿。

“所以我说：冬竹、风沙雁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以为读了不少书，知识丰富，不信邪！事实就是事实呀！”‘阿猪’说：“胶林里的工友遇到‘魔神’的数不胜数，而且个个的故事不一样！”

想起这些故事，那晚我和我堂弟还真吓了一大跳。就赶紧挤尽吃奶的力，猛踏脚踏车赶路。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我们俩竟然为转左还是转右争吵起来。我堂弟说：“向左走才是正道，我远远就可以看到一個世外桃源的意境：那儿绿树浓阴，人人心平气和，肝胆相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逍遥自在生活着，是个长寿仙境，最短命的人也活到100岁。

我一看左边道路，迷蒙得很，在淡淡月光笼罩下，远山巅一棵大树开着好多朵大红花，衬托着满天的闪闪发亮的星星，真似天堂。但往山下一看，却是黑黝黝一片，远近错落散布着些茅屋，从屋内渗透出屋外的惨淡灯光把整个村落照得阴阴深深的，像似幽灵的鬼屋。



“冬竹！冬竹！”我向飞快地踩着脚踏车向即将转进左边的小径的堂弟喊道：“靠左的小径是条阴暗的，可能藏着恶禽猛兽的死路呀！快转右，快转右呀！拐进靠右的小径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回胶林的路了！”我喊到声嘶力竭，我堂弟冬竹连头也不回，只是一边向我招手，一边示意我靠左的小径才是正道！

二

我看到的这条靠左的小径虽然幽静，也有点荒凉，但远处山巅上在明亮月光笼罩下的大树枝干上盛开着的朵朵红花，还有从一间间阿 屋子里透出的点点煤油灯的闪烁着的微光，我就读得出这儿才是人间美景，是人类还没走进你争我斗的年代的理想社会。

我在繁华的都会生活了20多年，也在官方的大机构任职好几年，办公室那种勾心斗角的惨烈场面，早已叫我恨死这充满罪恶勾当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有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我们的社会是何其普遍的现象呀！我这堂哥风沙雁，平时为人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做人堂堂正正的，不会阿谀献媚，在机构里吃尽苦头。今晚却莫名其妙地看好靠右的小径。这小路有什么好的东西呢？

是的！我也看到靠右的路灯光灿烂，人潮汹涌，嘈杂热闹。表面上看来一片歌舞升平，实际上是藏污纳垢呀！

我这堂哥风沙雁呀，今晚到底回得了回不了胶林，还真是说不定呢！

三



结果我们都平安地回到胶林，但那已是次日早晨，太阳出来好久好久的早上9点多了。

“哎哟哟！冬竹、风沙雁，你们刚刚回来吧？我们为你们的安全担心了一整个晚上耶！”‘大肥’和一群工友正在胶林里的阿叶盖的咖啡寮喝咖啡，一看到我们就呼喊：“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先去老井打水洗个脸，把‘魔神’粘在你们脸上的魔液洗掉啦！”

“你们昨晚遇到什么脏东西啦？”‘大瘦’也走过来关心的问。

“一群飞蛾！”我堂弟说。

“是两群飞蛾！”我澄清说：“一群飞舞在冬竹面前，另一群在我面前引路。”

“严重！严重！”‘狗屎’说：“‘魔神’分三类，第一类是飞蚊，就是我和‘阿猪’遇到的那种啦！这是危害性最小的‘魔神’”

“还有苍蝇呢！你忘了提！”阿猪插进来说：“苍蝇的危害性和飞蚊一样，不那么严重。不过，在我们这个园丘里，还没人遇到过苍蝇啦。”

“你别插嘴啦！”狗屎继续说：“第二类是飞蚊，就是‘大肥’跟‘大瘦’那次遇到的飞蚊啦！第三类便是你们昨晚遇到的飞蛾，这是危害性最大的‘魔神’啦！飞蛾通常在大雨过后飞出来，它们的危害性在于，它们是人类相信它们是寻找光明的昆虫。你们知道的，雨天阴气重呀，尤其是夜雨，夜间的阴气更重耶！冬竹、风沙雁你们能够平安回来，是死里逃生耶，待会儿跟我去树头拜拜‘拿督公公’！”

“飞蛾扑火，为的是寻找光明，‘魔神’化为飞蛾来迷惑人们，



那危害性好可怕呀！”一名绰号‘红孩儿’的抢着说：“飞蛾在黑黝黝的夜里飞着，尤其是夜雨过后的空旷原野上飞着，远远看去多像一簇爝火呀，一把爝火已经叫人神往了，更何况是一大簇爝火。我听说好多夜雨后遇到飞蛾的年轻人，跟着、跟着飞蛾奔驰在原野上，白白地被人枪杀了。他们临死前还高喊理想万岁，鲁迅说：它还以为那火是真的！真可怜！”红孩儿拉高声调说。

“那你们在沿途上看到什么古怪的东西或者幻境吗？”红孩儿的难兄难弟、外号‘惹咤’的看到红孩儿说话说得那么生动，也插嘴进来。

“也没什么特别的景象啦，不能说是幻境，而是人类追寻的理想境界！”我堂弟说：“我一边竭力地踏着脚踏车，一边偷瞄着小径两旁的动静，不时看到一闪一闪的荧光，在那一闪一闪的刹那间，我仿佛瞥见一间间格式整齐的小屋，很宁静地坐落在小山坡上，周围静寂得很，可以想象住在小屋里的人们是多么地幸福耶！”

“冬竹，我想你看到的恐怕不是萤火虫的荧光，而是磷火呀，磷火照耀下的小屋或许是坟墓嘞！冬竹，你不应该走进那条小路，那小路两旁的小丘上布满了坟墓耶！”红孩儿说。

“你怎么这样清楚那条小径的情况呢？”我堂弟反驳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是荧光，不是磷火，是白色的！”

“我告诉你，冬竹，我红孩儿一有空就溜去那儿抓草蜢、蝗虫来钓鱼呢；有风的黄昏，我就带了风筝到小丘上最高处放风筝！”红孩儿问：“你看到的荧光是不是白色中带点蓝绿色？”

“小径的左右两边都有好多荧光耶，有些好像有点蓝绿色，有些就是纯白色了。”我堂弟脸上微微露出一丝惊慌，继续说：“住在那些精致的小屋里的人应该都是好人吧？他们很安静，几乎听不



到人们的说话声。”

“是的！这些人，不，应该说这些‘死鬼’生前是一等一的好人，他们是夜雨后遇上飞蛾受了迷惑，一生紧跟着飞蛾追寻所谓的理想，而平白无故地被人枪杀了。他们直到死前还不知道飞蛾王本身原本就是白熊国故意放出来的特务，白熊国想霸占它东边那几个狮子小国，就教飞蛾王到我们这儿来，把一群飞蛾组织起来以引开猴子国的注意力，然后悄悄地把军队开进那几个狮子小国！”

“那风沙雁你走另外那条小径飞蛾应该不会为你带路吧？你沿途又看到什么异象？”红孩儿的死对头‘惹咤’问道。

“真玄耶！”我说：“我一转进靠右的小径，突然发觉所有的飞蛾都从我背后飞向靠左的小径啦！”

“难怪，难怪！”我堂弟说：“难怪我一踏进靠左小径，就有另一群飞蛾赶来，一直在我耳边干扰我！”

“飞蛾追寻的理想是安宁的世界，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红孩儿插嘴说：“风沙雁你踏进的靠右小径是有贫富差距的表面很繁华的世界，在飞蛾们看来，这样的社会藏污纳垢！飞蛾当然不会跟着你，或者说它们不会为你带路啦！”

“其实，你们两个所走的小径都错了。我们平时是走左右小径前不远处的那条中间稍微偏左的柏油路，由这条柏油路再拐左很快就回到我们的胶林了！”那位坐在我堂弟旁边、瘦瘦小小的名叫‘猪尾’的年轻人说：“直接转进靠右或靠左的小径走的都是冤枉路呀！只有朝着中间稍微偏左的那条路拐进去，然后再转左，又转左，三转左，这样就走对了回胶林的路啦！”

“从中间偏左的那条小路回胶林固然是条正确的道路，但也危机四伏呀！”坐在右手边、绰号‘猪哥’的胖子说：“这条路上也



有‘魔神’耶，据说是一种粉红色的飞蛾，外表漂亮精致，尾巴还带着荧光，颇吸引人的。梦幻岛和马拉诗雅的主人都很讨厌人民走这条路。多少仁人志士就因走进这条路而被拘留，其中有一位叫‘辜小贝’的不是平白无故被拘押了30多年，说他是什么什么党的人，其实不然，他只是想走这条中间偏左的路，他的被关押就因为他走中间偏左的路线呀！”

“喂！喂！喂！我说呀冬竹、风沙雁，你们两人虽然刚刚洗了脸，把‘魔神’涂在你们脸上的魔液清洗掉了，但滞留在你俩脸上的‘魔气’还在呢！”坐在我和我堂弟对面的、外号‘鸦片仙’的工友说：“等一下我介绍你们到‘树头公’庙拜拜，顺便叫那个乩童用符水帮你们把魔气清除啦！”

“啊呀！你不用‘鸡婆’啦，鸦片仙，我已叫他们去拜拿督公公了，拿督公公是管辖这一地带的神，拜拜就没事！”狗屎说。

“这群飞蛾是华人幻化的，一定得找由华人变成神的‘树头公’才有灵呀！”鸦片仙说：“吃过午饭我带你们去，冬竹、风沙雁！我现在就去约乩童。”

鸦片仙没等我们答应就离开，并真的约了乩童来。

我和我堂弟都听说：这鸦片仙经常靠介绍人给‘树头公’乩童赚点佣金。但碍于人情，我们还是随乩童去问‘树头公’。

乩童除了用符水为我们清洗魔气，还要我俩各买一个礼包献给‘树头公’。“这样‘树头公’才能为你们除去将来你们都会因为昨晚遇到魔神所带来的霉运。”

“如果我们没买礼包献给‘树头公’会有什么后果呢？”我堂弟‘铁齿’地问。



“很难说啦！总之，你们昨晚一个走靠左的路，一个走靠右的路，回来是都回来了，但你们犯了魔神，将来会有恶果的。现在你们花一点小钱可以消灾，为什么不做了呢？”乩童强调说。

“我只是小职员，我堂哥还在大学读书，经济情况不好呀！”我堂弟推托说。

乩童纠缠不过我们，只收了我们的50元‘香油费’了事。

我和我堂弟都没买礼包孝敬‘树头公’，结果我们的往后遭遇南辕北辙。所以我现在相当肯定地说，那‘鸦片仙’是和‘树头公’庙的乩童串通了来骗人的。这些都已40多年前的事，我们都老了，而比我们年纪大得多的‘鸦片仙’相信也已真的归道山成仙了。

四

我们由热气腾腾的北马一进入正道逍遥村，天气立刻转凉了。看到村里道路两旁植满着的竹丛，我们的心情就快活起来了。

来到逍遥村市中心时，看到一根矗立在交通圈处的、象征着华、泰和回教文化和谐共处的大石牌坊，我们更体会到革命党人已把他们一生追求的理想小化为此村的意境了。

我堂弟此次来正道逍遥村是为了与他多年不见的同志们聚一聚。“我们所剩岁月不多了，这群老朋友也都垂垂老矣，再不见面恐怕将永无机会相聚了，你的经历与我们全然不同，应该随我来看看别人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呀！”我堂弟再三晓我以大义，我推托不掉，就跟他来此。

“风沙雁，你看看我们对这社会做出多少贡献呢？”我堂弟和我随着两位逍遥村的领导在参观“地道历史遗迹革命博物馆”，我



堂弟指着革命文物对我说：“抗日时期要不是我们的游击队牵制着日本鬼子，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百姓被杀害呀！老郭你是硕果仅存的抗日军呀，你来说说，你来说说。”

老郭全名郭子瑜，身高180公分，今年虽已80岁，健壮有力，说话声音洪亮。老郭18岁在日军血洗兴楼县时，他跌倒在群尸体中装死，逃过死亡。

“那天清晨，一大队鬼子兵进入兴楼县碧丽村，沿家逐户地命令所有村民聚合在村里那个露天剧场的旷地上，然后举起机关枪从背后向我们扫射，我随着枪声倒下装死，鬼子兵没发觉，等到日本鬼子兵离开后，我和两三个幸存者走遍整个碧丽村，发觉没有一间屋子有人烟。我们就这样投奔抗日军去了。”子瑜边带着我们参观“地道历史遗迹革命博物馆”，边指着玻璃柜内的文物说：“冬竹、风沙雁，你们看，你们看，这儿就是当年我死里逃生的地方。”

“和平后，我从森林里走出来，英国人重返马来亚，虚情假意和我们抗日军谈判，说感谢我们在日治时期牵制日本法西斯政府，救了许多人民。说现在已和平，大家应该和平共处建设国家，发展经济。”老郭继续说：“你们现在知道的，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领袖特赖是法国、日本以及英国的特务，当英国殖民地政府和我们谈判时，特赖自然同意放下武器，我们就这样走出原野进入社会。”

“老郭真的够伟大的。战后百废待兴，经济落后，老郭走出原野后，竟然养起猪来，而且还靠养猪来创办学校呢！”插话的是祝守。

从一开始带领我们进入正道逍遥村就不多说话的祝守这时滔滔不绝地以赞扬的口吻说：“我说呀这马拉诗雅如果多几个郭子瑜，民族文化、教育那愁会消灭！这老郭自己粗茶淡饭过日子，却把养



猪所赚来的那一点点钱拿来津贴自己创办的学校呢！”

祝守是马拉雅抗日军的一支笔，18岁就投入抗日队伍，在森林里穿走，转战南北，练就一副好身子，人是瘦瘦的，但双目炯炯有神，说话声音嘹亮清晰。祝守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他文才毕露，左手写理论文章，右手搞创作，其论“论新马华文文学独特性”一文中的论点曾风行文坛好一段时期；他的代表作《大流亡》、《巨流》、《山中岁月》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每个中学生人手一册的名著。

“老郭这一生以养猪来办学，培养出精英无数。出身北海大学的薄海洋、程前坤、高宜计，就都是老郭创办的克明中学的优秀生呀！这三人后来都加入我们的反殖武装队伍。可惜薄海洋、高宜计在派系斗争中遭冤枉射杀了，但高宜计的尸体迄今还找不到，有人说他还活着，但我从来就没再看到他。现在只剩程前坤还在正道逍遥村，他明天会与我们一起乘船游夕阳湖。”祝守不无感慨地说：

“革命队伍出现分裂内斗，无数有才华的党员就因此死得莫名其妙，这是后来我们与当局谈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呀！”祝守拍着我堂弟的肩膀说：“冬竹你在外面被捕倒是不幸中的大幸耶，如果你也走进原野，以你这种有话必说，说无不尽的个性，我相信在派系斗争中你一定被卷入漩涡去，且会遭遇不测的！”

“这一堆文物就是为纪念薄海洋、高宜计而设的！”老郭幽幽地说：“我们都为他俩打抱不平，他俩真的死得不清不楚，我看决定处决他们的头人恐怕还怀有公报私仇的动机呢！”老郭说：“一个革命队伍的领袖特赖居然是法、英、日特务，在日治时期就通过王希仁出卖了147个高干，这是早已种下失败的种子啦！战后初期这三重特务又和英国殖民政府达致解除武装的协议，然后英国殖民



政府就实行紧急法令。在紧急法令实施的那六年里，我们忍辱负重为的是韬光养晦，等待机会再起来为争取马拉雅的独立自主而斗争。但1954年的那场反对征兵游行却把我推向没有退路的边沿去，当局下令要逮捕我，我东躲西藏，总感到很不安全，最后就走进原野来了。一晃间，60年过去了，马拉雅、梦幻岛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却投进这聚义村来聊度晚年岁月！”

“那是一个凡有点思想的年轻人都会追寻理想的年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两句诗句对我们来说多有激励作用呀！有人说：‘在那个年代不左倾的青年人就是行尸走肉。’这话多贴切地概括了我们那时代的青年特点呀！”我堂弟有点感慨地说：“比起你们来，我这个只在革命圈外徘徊了一阵子的小人物，看到你们牺牲了青春年华，晚年只呆在这小镇虚度余生，我无限感叹呀！”

“快别这么说了，冬竹！其实我们在60年代末就意识到‘武装夺取政权’在马拉雅是行不通的。苏共与中共的能够通过武装取得政权，是有两个先决条件的：一是其时都是战争时期；二是中苏的幅员非常大，有辽阔的领土可以打游击，马拉雅太小了，森林也不大，如何与敌人周旋呢？”祝守若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当年向往的是解放全人类这样伟大的理想，这是梦境，现实是，我们斗争了一生，和人家签署和平协议了，就只好到这块土地谋生，但我们都老了，能够再出发吗？能够再为全人类着想吗？我们无奈，只好在这儿建设我们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冬竹、风沙雁，你们进村时看到的那个矗立在交通路口、象征泰、华与回教文化和谐相处的牌坊就是我们现在的理想。我们这一群夕阳族，在晚风习习中回忆我们当年的战斗经历，弥足自豪，把我们相对安宁、平静的、相当刻



板的生活方式当做陶渊明或王维的诗中的理想生活意境，于愿足矣！”祝守一边说着，一边带我们走进地道历史遗迹革命博物馆的另一个转弯处，继续说：“我说老郭呀，你养猪赚钱办学培养人才，三位出身你所办的学校的优秀人才，走进原野来了，结果两个死在自己人枪下，一个幸存者程前坤，现在垂垂老矣，日日以回忆往日的峥嵘岁月来度过余生！你会感到你过去走过的路是冤枉的吗？”

“不会！不会！怎能说我们过去走过的路是冤枉的呢？祝守君，我到底比你大了整整10岁，我见过日本鬼子的嚣张，英国鬼佬的狡猾，我认为我们的加入革命党是正确的选择！但我绝对不会原谅我们的领袖特赖这特务，这革命党交到他手上，注定我们的党一开始就走向死亡呀！”老郭和我们一起走在隧道内，正爬上陡峭山坡，他居然气不喘，脚步稳健，还频频回头来看我们三人。我们三人倒有点脚步横斜，有点踉跄。

“没有梦的人生是乏味的！”我紧接着老郭的话说：“你们追寻理想并没有错，该千刀万剐的是你们的领袖特赖，我读过一篇日本学者写的论文，特赖通过梦幻岛全权代表王希仁在日治时期出卖了147个革命党的干部呀，是147个，不是47个呀，任何一个革命党都承受不了在短时期内牺牲了这么多干部；再者，你们中央派两次实行所谓‘肃清’行动，内耗多少仁人志士呀！薄海洋和程前坤都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都是品学兼优的优秀生，结果薄海洋被定为‘敌奸’，死于自己人枪下，多冤枉啊！海洋我听说是带了一大包剖析社会弊端的报告走进森林的，结果人死报告丢弃。程前坤大学时和我同房，他相当极端，但为人讲义气、有原则。他常常批评我身上带着好多小资作风。‘你呀，风沙雁，风沙雁！晚上常常离开宿舍去吃炒粿条宵夜，有空暇不读一点思想正确的理论书籍，



只会听周旋的靡靡之音！’

‘我鸟你啦，前坤！吃一盘炒粿条叫小资产阶级的享受，听周旋的歌叫听靡靡之音！这是什么逻辑呀！’我反驳前坤。

‘你应该向工人阶级学习！’前坤说。

‘我要向汉素音学习，一个汉素音至少等于100个工人！’

‘你反动！’

‘我鸟你！’我更生气了：‘我不是革命党党员，我不想向工人学习！’

类似这样的小争论经常发生。

进入大二，新学年开始，程前坤没再回来上课，我孤零零一个人住一间宿舍。后来我道听途说，前坤走进森林了。想不到他现在居然还活着，在逍遥村虚度余生。

“人们爱说：‘往事如烟’，我却要说：‘往事不如烟’”祝守接口说：“我们的一生都献给了理想，谜底揭晓时，这理想竟然是一朵永结不了果的雄花，你们说说，我能够把往事当做一股流烟吗？能够任让这股流烟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生命的意义在于你所经历的过程、经验，而不是结果。结果是大家都一样的：一杯黄土或一瓮骨灰。以我和我堂弟来说，就因当年我俩到胶林暂居遇到‘魔神’，我堂弟看到转左小路一片安宁和谐，自认是人间乐土，转了进去，因此他的一生历经艰难困苦；我则看到转右小径一派繁华景象，认为那才是回家的路，就转右进去，结果我这一生虽不能说享受到什么荣华富贵，却也丰衣足食，游历了不少国家，浏览了无数绮丽风光。现在我俩都垂垂老矣，都想找个宁宁静静的场所早看朝阳晚观落霞，喝喝苦茶。聊些言不及



义的琐碎小事以度余生！”

我们此时已走出“地道历史遗迹革命博物馆”。此馆长约一公里，宽6公尺，内部装潢清雅，设备简单，有厨房、有座位、有卧床，最典型地说明了何谓粗茶淡饭的意境。看完这些遗迹，我们很自然地說出我对人生意义的看法。

“真神啦！”我堂弟说：“我们俩当年那晚上碰到的‘魔神’时所看到的景象，竟然会变为我俩后半生的生活写照！”

“这宇宙还有好多我们无法解说的现象耶！你记得你我童年住在秀盛村发生的那桩事吗？那天黄昏近六点钟天突然变黑了，紧接着乌云很快速很快速地堆满天，我妈妈也就是你伯母从亚答屋的木门向着我俩高声大喊：‘喂！风沙雁呀，冬竹呀，快下大雨了，赶紧回来。那时我和你都亲眼看到那棵被我爸爸你伯父斩掉的水翁树的树头，有一盏圆圆的、透明透明的大火球，亮晶晶的竖立在树头旁，我俩正想走过去抚摸它，就因为我妈妈也就是你伯母的叫喊，我们把伸出去的手立刻缩了回来，一瞬间，一声巨响从天而降，一道闪电从我们头上飞过，直直袭向远处那棵高耸的椰子树，把椰子树横腰劈断！那个亮晶晶的火球，我妈妈也就是你伯母说那就是雷公出门拿着的大铁锤啦！”

“哎哟！风沙雁你不知道第几次问我这个问题啦？我每一次都证实我在那天那时那个地点和你一样看到这个火球，你今天又提这个问题干嘛吗？”我堂弟有点不高兴。

“就为证明我们在生活中有时会遇到不可思议的事！”

“如果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在不远处就有另一个地道，比我们刚刚走完的那个地道长得多、大得多啦！”老郭在我们三人前头一边走，一边回头对我们说：“想不想再走进那个地道看看？”



说完话，老郭抬起右手用食指指着远方说：“呐！在远远的那方、烟雾弥漫的、绿树苍茏的山上，树上开满红艳艳的花朵的那一边，就是我们挖掘的另一条地道啦！那地道藏有更多文物、历史遗迹呐！去看看吧，今天不看的话，明早我们得赶往相反方向游夕阳湖，不可能再倒回头来看了！”

“老郭呀！弥漫在山上的是烟霾，是农民烧落叶做肥料时涌出来的浓烟，是烟霾呀，这烟霾把山上的绿树、红花都浪漫化了，远远看去就像似仙境啊！那不是烟雾呀！老郭啊，老郭。”祝守说，话中好像带有哲学意味。

“我们追寻的理想就是这样啦！”我堂弟说：“因为有烟霾迷惑着我们，我们又误把烟霾当山岚，从迷蒙中看远山，无异是个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啦！”

“既然是烟霾笼罩着，我们就不去爬山越岭再去看另一个地道啰！”我斩钉截铁决定不去。

“那我们就到附近的咖啡店喝茶吧！”老郭、祝守异口同声说。

五

正道逍遥村四面环山，正中央是一个方圆十数平方公里的天然湖名叫夕阳湖，据说湖不怎么深，湖水清澈几可见底。旭阳照耀着湖面，湖中游鱼隐约可见。我和我堂弟坐在湖畔简陋的一间咖啡店喝着中国茶，等待老郭、祝守带领程前坤一起前来会合，然后同游夕阳湖。

“远远那三个人是不是老郭他们呀？”我堂弟眼尖，用食指指从浓荫处疾步奔向我们而来的三人说。



我抬头一看，老郭、祝守清晰可辨认，唯独另一人步伐沉重，右脚有点跛，一拐一拐地竭力疾步奔向我们，还一边向我招手致意。我再定神细看，从身高判断，他应该就是前坤，但在北海大学时的前坤健壮如牛，走路特快，眼前此人步履虽还是快速，但身体枯瘦，不像是前坤呀！

“哎哟！风沙雁，怎样，人发达了就认不出旧友了？”那人边说着话边伸出右手来。要与我握手。

“你就是前坤？”我傻了眼，频频揉着双眼，不敢相信站在我眼前的就是 40 多年前的激进、生气勃勃的程前坤。

“你怎样啦？”我本想问前坤，为何如此枯瘦，如此苍老，他看上去简直就是 80 岁的老翁嘛！比老郭还老迈耶，终于不敢开口，只这样寒暄着。

“风沙雁，别来无恙吧？”前坤坐了下来，继续说：“你的样子一点也没变呀！”

“都老了，还说没变，你看我还不是满头白发斑斑！”

“都 70 岁了！还能不白发斑斑吗？”前坤说：“自从签下协议书搬进这正道逍遥村，我陆陆续续从访客中，从报章里的新闻里，零零碎碎把你的过往经历组成的图片：你加进了迎送部门，派到扶桑过了 5 年迎送生涯，回到梦幻岛又到长脸老爹的大学研究所读了个博士学位，年逾古稀还在‘误人子弟’，美其名为‘培养民族文化守卫人’，真棒呀，真棒！我为我在北海大学曾经同居一年的风沙雁的成就感到骄傲！”前坤一口气把我的过去浓缩起来了，半调侃半赞扬地说，自豪中难免带点妒忌意味！

“我这个革命党外人士的生活经历不值得一提啦！勉强要总结一句话，那就是‘苟全生命于乱世’，我是在岸边看滔滔巨浪卷走



千堆雪呀！”我也以调侃语气问前坤：“说一说，说一说你过去峥嵘岁月的光荣史吧！”

“概括地总结：乏善可陈！‘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我现在是一早起来便到咖啡店喝苦茶，晚上则喝点红酒在微醺中进入梦乡寻找理想啰！”前坤淡然地说，有点意兴阑珊意味。

“这不是比我当年在北海大学时代夜晚去吃炒粿条还要小资吗？”我嘲讽前坤。

“哎哟哟！风沙雁你怎么这样记仇呀！当年我批评你的话，事隔40多年了，你还记恨？”

“走吧！前坤，风沙雁！别再斗嘴了，我们最好赶在中午前凉风习习时刻泛舟湖上，那才浪漫呢！”祝守催促着我们。

“走吧！走吧！”老郭也催促着。

“这人就是陈前坤吗？”我堂弟对我耳语：“他就是程前坤？好像80、90岁的老头咧！”

“他一生为追寻一个梦般的理想，历经千辛万苦，生活折磨人呀！冬竹！”我轻声回答。

六

11月尾的逍遥村的清晨气温甚低，夕阳湖上更是冷风瑟瑟，我们五人一上了游船赶紧躲进船舱里，透过明亮的玻璃遥望湖景。

我们一坐定后，我凭窗看出去，但见包围着夕阳湖四周山峦的落叶木的树叶斑斑黄黄，有些已呈浅绛色或深红色，意境一如温带的早秋。不知不觉中就进入苏东坡《赤壁赋》的诗情画意里！



这时有一个 60 多岁模样的老者拐着左脚在船舱外探头探脑张望，神情焦急。前坤一看到就对我耳语：“那个在船舱外张望的老人我见过他几次，看来真像高宜计，这人我经常会碰到，但每次当我想趋前与他打个招呼时，他总像见了鬼一样远远地就快步疾走避开我。今天他也看到我在注意他，却全然没避开的意思，他好像在注视着你啦！”

我定神细看，从身高、体格、面貌看来，此老人是如假包换的高宜计耶！

“此人真的很像高宜计呢！”我对前坤耳语：“但你们昨天不是说高宜计和薄海洋一起被中央派枪杀了吗？”

“是的！当时薄海洋、高宜计和我都属于改革派阵营，都被划入‘敌奸’黑名单中，我们一共 20 人在同一时间被枪杀，但射杀我的是古月清，也就是北海大学时期住在我们通房的外号‘黑人’的古月清啦，记得吗？古月清那天不知何故竟然把子弹射向我的右脚，而不是胸膛，结果我捡回一条命，但从此却变成‘拐脚程’啦！”

“这是‘黑人’古月清佩服你为人正直放你一命的，我猜想！‘黑人’在北海大学时几乎天天与我们在一起，对你的为人一清二楚，他经常在我面前赞扬你做人正直，够义气！”我拍拍前坤的肩膀说。

“我事后也这么想。这‘黑鬼’枪法奇准无比，不可能这么失准，他应该是故意的！”

我们正说着话，想不到那像极高宜计的老人走进我们的船舱来了，他拐着左脚走向我，伸出右手要与我握手，说：“你是风沙雁吧？别来无恙呀，风沙雁，你还是老样子耶，只是满头斑斑白发！”

“你是？”我问道。



“高宜计呀！你认不出我来了？”此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指着他右腮鼻孔下的那粒小黑痣继续说：“我是高宜计呀！”

“哎呀！高宜计，高宜计！自毕业后，我就没你的信息啦！”我端详着他的脸和小黑痣，一脸沧桑！我继续说：“我道听说说，你在毕业后第三年就辞去教职走进原野！”

“那是风起云涌，局势变幻迅速的年代呀，一股知识无用论的潮流让我觉得终生当一名教师，传授的又是‘反动’的理论，这样的工作一点意义也没有。在好友的穿针引线下，我毅然走进原野。我坚信这社会只有来个翻天覆地的革命，民主和平等才可能出现的。”高宜计缓缓道来：“走进原野加入了革命党后，不到一年我又惊觉组织内部也复杂呀！派系多，争论多，同志之间猜忌也多，一点也不比外面的社会单纯呀！每次开会，薄海洋、程前坤和我都是被批判的对象，特别敌视我们三人的一个小派系的领头人经常这么说：‘你们三人简直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典型代表呀！’我们三人当然反击，关系日益恶化，最后这中央派系串联其他派系，把我们三人列入‘敌奸’名单，终于在一次大型会议上决定枪决我们，一共20人被列为‘敌奸’。处决那天，负责干掉我的是我们在侨民中学时代的话剧组组长徐可敢呀！风沙雁你想想，徐可敢可是和我一起演过《阿Q正传》的啊！他演阿Q，我演小D耶，我们在舞台上扯拉过彼此的小辫子呀！在平时我们又一起打篮球、搞郊游会，情谊浓于兄弟耶！但上司的命令不能违反，那天在开枪射杀我之前，我隐隐约约看到徐可敢眼眶里泛着泪水。当我听到‘碰！’的枪声时，我应声倒下，觉得左腿特别疼痛，晕了过去，待醒来时，我们的武装队伍已撤离了。我忍痛半拖着沉重的步伐半走着，半爬着来到一个农民的家庭，在哪儿呆了整整两个星期，把枪伤治好了



才辗转重新加入改革派的武装队伍，但自此我已变为‘铁拐高’了！”

“革命党分裂为三派，内斗耗损惨重，势力大减，这也是我们后来谈和的重要原因之一。”祝守感慨道：“文革歪风所到之处，影响深远，不少人直把鸡毛当令箭，对看不顺眼的同志乱套帽子，在遭清算者当中，绝大多数人是无辜的、是冤死的呀！高宜计竟然能够九死一生，这也说明信仰不是判断是非的唯一依据，很明显的这是徐可敢还看重友情，故意把枪使歪了，让你搞宜计逃过一劫！”

“高宜计你竟然还在人间，真叫我惊讶呀！”老郭也凑过来插话：“革命党在闹分裂的时候，我所属部队与中央失去联系，一点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也没有！”

“高宜计同志的被列入‘敌奸’名单、以致遭清算，不能不说是与‘争风吃醋’有点关系呢！”程前坤说：“风沙雁，你记得与我们同桌用餐、和宜计有说有笑的历史系系花蒋玉如吗？她后来也走进原野耶，与我和宜计编进同一个营啦。这玉如长得高挑，一双水汪汪的眼睛迷死人啦！她一进入我们的队伍，整个营顿时都活了起来。我们的顶头上司老黄 50 多岁了，他的太太年前在一次驳火中中枪身亡，玉如一编进我营，老黄就变得特别充满活力。玉如负责文娱组工作，老黄时不时就借故亲近她，而宜计刚好又是负责美工工作的，与玉如接触的机会自然更多，这样矛盾就产生了。我凭良心说，宜计的被列入‘敌奸’名单，多少与他和玉如过于亲近有关啦！”

“你这乌鸦嘴别乱说啦，老黄的把我列入‘敌奸’黑名单，主因是‘上不正则下歪张’搬弄是非的结果。‘上不正则下歪张’，简称‘歪头张’，也就是张槐阴，你应该记得他吧？”高宜计面向前坤说：“这槐阴为人相当奸诈，他表面上维护正义，淡泊名利，



实际上名利心很重。他在我们营内朋友甚少，为进一步靠拢老黄，经常在言语上、在文章中或直接点名或指桑骂槐狠狠批判我，这点你前坤也应该略知一二？所谓一千次谎言也会变为真理，经过‘歪头张’在言语上、在文章里的一再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这老黄慢慢地就把我视为眼中钉了！”

“我接受你的看法，但我还是认为老黄把你列入‘敌奸’含有砍掉‘情敌’的因素在！”前坤说。

“哎！玉如被老黄动用权力收纳为妻后，有点郁郁不乐，竟然萌起逃出原野的想法，据说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里，偷偷潜出营来，在大雨滂沱里走了不到一公里路，就踩到地雷炸得个面目全非、尸首异处，听说老黄为此伤心了好久。”宜计说：“人呀人！即使你怀着多大的理想、抱负，还是逃不过七情六欲的！”

“玉如的不幸遭遇我也听说过，她的误踩地雷丧命是在你我死里逃生后发生的事呀，你从谁口中知道此事？”前坤问道。

“是张槐阴在和谈前从营里放出来的消息，他想借此打击老黄，然后篡位！”宜计说：“所以我最讨厌藏在我们队伍中的这种‘毒蛇’，他们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这种空假大的伪善者是革命党里的蛀虫呀！我这些年来隐居在逍遥村里，不要与旧同志来往就因为看到我们的队伍里有太多像张槐阴这样的表面上大义灭亲，骨子里却是男娼女盗的蛀虫呀！因此每次我远远看到你就闪开，原因在此！”

“哎呀！高宜计你说到哪里去了？我程前坤是这种人吗？”前坤有点不高兴地说。

“你可能比蛀虫好，但也是属于极端主义者呀！我想起你在北海大学时期对待同学，还有你对待你的同房风沙雁的那种‘鸟’态



度，俨然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耶！我们都是九死一生的过来人，我要把我的余生花在做点比较有意义的工作上！”高宜计说。

“哎！老同学几十年后有机会再相见、聚会，不好好谈些快乐的事，却尽说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何苦来哉？”老郭这时才加进话来：“大家看一看那远山的红花开得多灿烂呀！”

老郭用右手食指指向船舱外，我们随着他的手指方向一看，只见远处山坡上长长一排高大的乔木棵棵树枝树干皆开满大朵大朵的红花，红艳艳的，在晨雾尚未全然消退的朦胧中显得格外迷人。

“我们当年就是被这种美景吸引来原野的！”高宜计幽幽地说：“这眼前的景还算真实，到了傍晚，农民烧垃圾所冒出来的浓烟，弥漫在这些红花丛里，那意境就更加浪漫，更加引人遐思了！可创造出富有情调的是有毒的烟霾呀，而不是清新的云雾耶！”

“误将浓烟当云雾，又把虚幻景象当理想追寻，哎！我们为此虚度了多少青春。待回头一看，迷茫一片，而我们皆垂垂老矣！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愿向风沙雁看齐，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也算不虚此生了！”程前坤感慨着。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呀！前坤君，你一再感叹过往有什么用呢？”祝守说：“我比你 and 宜计更早走进原野耶，我流亡印度泥锡雅，秋海棠国、大象国。我和太太长期分居，一子一女让‘阿姨’看管带大。我失去的亲情一萝萝，数也数不清啦！”

“你们几位从一上船就一直在叙述往事，有完没完呀！”老郭说：“我们得在这儿上岸啦！”

“上岸？上什么岸呀？”我问道。

“这夕阳湖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环湖皆山也，胜景无数，我们



现在先上岸去看‘观敌情瀑布’，这是当年我们革命党探测敌军军情的地方，值得大家去看看！”

游船慢慢放慢速度并靠岸了，我们六人紧跟着大批游客列队上岸。

待全部游客上完岸后，早先在船尾那一头排队的游客就依序走进游船。

“喂！风沙雁！风沙雁！”有人在船尾喊我。

我侧头一看，那人的头向右歪着，对我露出微笑。

“是‘歪头张’耶！”我很惊异，这‘上不正则下歪’的‘歪头张槐阴’，竟然会在夕阳湖出现！”我一边呢喃着一边上岸。

“喂！风沙雁，冬竹，你们几时来逍遥村，几时回去。我明天来与你们聚一聚、聊一聊，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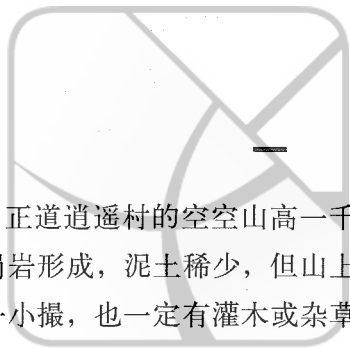
“不要理睬这个臭人！”前坤、宜计异口同声说。

数十年不见，这‘歪头张’的头向右歪得更厉害了，看来即使把他的头彻底转左，他还是会继续转回右边去的。

“风沙雁，冬竹，明天一早我来找你们，一言为定！”‘歪头张’一边下船，一边频频回首向我们喊话。



第十一章 沉没



正道逍遥村的空空山高一千余公尺，山体全由花岗岩形成，泥土稀少，但山上凡有泥土处，即使是一小撮，也一定有灌木或杂草丛生；而凡有较大面积的积土处，必长着高大雄伟的木麻黄、苍松或榛树等等高大乔木，因此从空空山山麓远望上去，无论山腰、山顶，都郁郁葱葱绿意盎然。

空空山虽不那么高，上山的小径坡度却相当陡斜，约30度，且每一个转弯弧度特大，既惊险又费力，因而在登山小径的沿途较平坦处，都设有平台供人休息。

今早我和我堂弟冬竹接受了“歪头张”的邀请一起来爬空空山。亲爱的读者，上一次我忘了向你们介绍“歪头张”这家伙，现在简略地说一说他。

“歪头张”是我在北海大学时的文学院同学，



我们并不熟络，据说他是“职业学生”，是众人的眼中钉。他的头生下来就是靠右倾着，无法摆正，总是斜眼看人。

“上不正则下歪！”，我们天天在黄昏晚饭后沿着校园的那个叫“北海湖”湖畔散步时，偶尔会碰到“歪头张”在对面湖畔漫步着，我们几人中总有一两人会这样向他隔湖喊话。

“歪头张”微微抬起右倾的头，有时友善地向我们笑一笑，有时甚至特意走向我们和我们打招呼。

“歪头张”学业成绩特优，但传闻他是“职业学生”这身份始终让同学们对他敬而远之，他往往都是一个人踽踽独行。他北海大学毕业后，在某某初院当历史老师。后来据说在上世纪70年代竟然走进原野干革命去了，那时我正被“迎送部门”派到东京做“迎送”工作，回国后，他已在原野上奔跑追寻他的理想，彼此不相见已40年。待到昨天才在夕阳湖畔遇到他。

“我们40年没见面了，你怎么还能一眼认出我呢？”我好奇地问“歪头张”。

“你那久不久就摸一摸鼻子的动作让我认出你啦！还有，老实说，你的“婴儿脸”可谓数十年不变，变的只是头发斑白而已。”“歪头张”一边对着我说，一边斜看着众人。

对了，抱歉，我忘了向大家报告今早陪我和我堂弟上空空山的，除了“歪头张”外，还有郭子瑜，就是上次我向大家说过的那位靠养猪办学校的老郭啦；抗日军一支笔祝守；我的同房右癯程前坤；我的同系同学左癯高宜计，一共七人，分两队，我们在前队，共三人，后队四人，一起爬空空山。

据事后我了解：这“歪头张”走进原野时，与程前坤、高宜计编排在同一部队。据说，他起初倒是相当受到他的部队的重用，后



来他的“职业学生”身份慢慢在部队里传开来，他的上司便严紧地监视着他。

“在一次与敌军遭遇战中分批撤退时，压阵的“歪头张”上司转回头向跑得比他慢的“歪头张”开了一枪，“歪头张”吓得滚下山坡，而他的上司还以为自己枪法极准，“歪头张”已魂归西天了。其实“歪头张”是吓倒滚下山坡的。”高宜计细说着。

“我看不是他的上司枪法不准，而是“歪头张”的头歪，使子弹从他的左边脸颊飞去啦！”程前坤从我们背后赶上来对我、我堂弟和“歪头张”笑着说。

“不要这样戏弄我嘛！”“歪头张”红着脸说。

“不是歪头救了你？”程前坤继续调侃“歪头张”：“不信你把头摆正再让你的上司开一枪看看，如何？”

“你这是故意开玩笑嘛！你们都知道我一出娘胎我的头就从来没能摆正过的。”

“别一直作弄“歪头张”啦！”老郭也追上来劝解：“他愿意将功赎罪走进原野，与我们并肩作战，虽没功劳也有苦劳，大家就应该尊重他！”

“老郭说得有道理，但我倒想问问老张，你当初是怎样联系上革命党的？”我堂弟问“歪头张”。

“是一个叫做‘光明’的年轻人介绍我给党的！”“歪头张”说。

“‘光明’？”我堂弟愕然地望着我，说：“我后来被捕坐牢时在监狱中听人家说，‘光明’是当局安排的特务，诱引年轻人入党，然后逮捕他们。”

“是吗？哎哟！”“歪头张”趑趄着，稍微向后倒仰，差一点



没倒退下来。

“走好好！走好好！”祝守赶上来看着“歪头张”，继续说：“大家小心点，这拐弯弧度大，我看至少有 65 度啦，又陡斜得很，应该有 30 度吧！大家走路小心点，别只顾谈话不看路！”

“没什么啦，我们都没事，就你‘歪头张’特别多事，怪就怪在你头歪啦！”程前坤在我们背后又提高声音调侃他。

“无限风光在险峰！”祝守说：“这个大弯一过了，前面就可看到一层又一层山岭上的大树！”

“叽叽，叽叽！”一过了大弯，我们抬头一望，果然有好几棵乔木紧贴着山壁矗立着，枝叶茂盛，亭亭如盖，几只小鸟在啁啾。

“追梦，追梦！”再高一层山岭的悬崖上也有几棵乔木科大树如松树、木麻黄等，枝叶较稀疏，几只体积较大的红鸟也在应和着。

“幻灭，幻灭！”更高一层山岭的平地上长着一大片枝叶更为茂盛树身更为高大的火焰木，树树都开满了红艳艳的大红花，几只像极乌鸦的大鸟像在纠正前两种鸟似得也在鸣叫。

“真奇怪！这最低层的山岭上的树上的小鸟只会“叽叽”叫，高一层山岭树上的红鸟却叫着“追梦”，而最高层山岭树上的大鸟竟然鸣叫“幻灭”，看来好像鸟类智慧也有所差别，也分等级耶！”我对着我堂弟说。

“真的是‘追梦，幻灭嘛！’”我堂弟说，然后转向“歪头张”继续刚才中断了的话题：“刚才我一提起‘光明’，你就惊叹起来，为什么？”

“我是惊讶这‘光明’到处招兵买马，好像从没化用其他花名，而竟然有那么多人被骗入党以致被捕坐牢啦！”“歪头张”说。



“那你当初是怎样逃脱的？”我堂弟继续问。

“这过程说来话长啦！”“歪头张”有点要吊我们的胃口地说：“让我从头细细道来！”

“既然说来话长，那让我们到拐弯处不远的那个休息亭先歇一歇，喝几口热茶，吃点甜品，稍微喘一喘气再闲聊好不好？”程前坤说。前坤当年右脚的枪伤比较严重，治疗得也不够彻底，现在年纪大了，走路走得太长就会酸痛。

“好耶！”“歪头张”说：“就那个‘147烈士纪念亭吗？”

“‘已死去’烈士纪念碑？这名字好古怪！”我疑惑地问。

“不是‘已死去’烈士纪念碑，是‘147烈士纪念碑’！”高宜计澄清。“风沙雁，你难道不知道革命党的秘书长特赖在日治时期变节成为日寇的奸细后，出卖了147名革命党的干练干部这历史吗？”

“知道！知道！”我恍然大悟。

“这纪念碑是我们这群蛰居在正道逍遥村的同志们筹款兴建的！”祝守补充说。

由于大家也都的确感到有点困了，便听从程前坤的建议，走到147烈士纪念碑来。

此纪念碑建在山体横出的一片平坦处，地面全是花岗岩结构，纪念碑竖立在边沿处，站在纪念碑旁看下去，绝壁悬崖，高不见底。直直面对着纪念碑三公尺处建一凉亭，亭内设圆桌一张，石椅八张，我们七人随意坐了下来

对了，亲爱的读者，我又忘了告诉你们。“歪头张”事先曾仔细吩咐我们，攀登空空山，有九曲十三弯之艰苦，沿途虽设有休息



亭数处，但由于正道逍遥村旅游业尚处于萌芽阶段，旅客不那么多，休息亭只有桌椅让登山客歇息，并无小摊贩卖饮料点心，因此他一再叮咛我们个人都得自带热茶、点心。今天是周日，除了我们七人，竟然没遇到其他旅客。

坐定后，我们七人一边喝茶，一边吃点心，慢慢聊了起来。

二、

“喂！老张，刚才我问你当年如何逃离梦幻岛，你还没回答我呢？”我堂弟对“歪头张”的逃脱经过很感兴趣，我猜测或许与他本身的逃脱经验有点关联吧！

亲爱的读者，你们或许还记得吧：我堂弟当年也是漏液潜逃到法国，而后又辗转溜到美国的。

“我妹妹的男朋友的男朋友的女朋友在内安部机密组工作，‘冷藏行动’的前一夜，我妹妹的男朋友的男朋友的女朋友接到‘嫌犯’名单时，赫然发现我的名字在其中，惊慌之余，漏夜打电话给我妹妹，我妹妹当场即刻赶到我家向我通报。”“歪头张”慢慢地说：

“我漏夜乔装为商人，潜进马拉雅的欣山，本想继续北上吉隆坡飞到枫叶国找北海大学的校友。你们知道的，枫叶国聚居了好多早年留学而又回不了国的北海大学校友，他们滞留枫叶国，或创办学堂，或进入枫叶国大学当教授，或在跨国公司任高职。只要一抵达枫叶国，我就可以求生存、求发展了！”

“那你为何最后没跑去枫叶国呢？”我堂弟问。

“在欣山潜伏了三几天，我乘火车继续北上，你们还记得吧，那是大宝森节前夕，我乘搭的那趟火车在玫瑰山庄脱轨了，死伤了



好多搭客，我左腿跌伤了，一拐一拐的，有人要把我送去医院留医，我突然想到：如果一进医院，我的身份立刻暴露，一定被捕。在情急智生下，我谎称在附近我有亲戚当医生的，我会自己去找他治疗。就这样我一拐一拐地跑到一个农民的家，得到他们的帮助，慢慢疗伤，几天后痊愈了，但其时到处已盛传当局要缉捕我的风声。我知道已失去潜逃外国的机会，便在这家农民的朋友介绍下走进原野！”“歪头张”有点感慨地说：“时间一晃，3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都垂垂老矣！”

“你后悔吗？”我堂弟问。

“后悔有什么用！”“歪头张”说。

“人是因为有梦才活得精彩呀！”祝守说：“像风沙雁你当年和你堂弟就因为夜归途中遇到‘魔神’而像在梦里迷了路，你堂弟踏着脚车拐进左边的森林小路，而你却因为看到美丽的幻境而不假思索地脚踏车拐进右边的马路，结果你风沙雁一生生活得舒舒服服，也看了世界各国不少的绮丽风光；你堂弟却一直在生活线上挣扎打滚；但最后大家还不是一样白发苍苍，再过些岁月都要化为尘土，有什么差别呢？”

“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如何度过他的一生，只要这过程有一个梦让他追寻就不算白活！”我说：“但老张你当年据说是为当局效劳的‘职业学生’，你怎会突然叛变当局呢？”

“哎呀！风沙雁你有所不知，我当年担任那个特殊任务无非是为了筹点学费呀，我没苟同他们的所有政策。毕业后在初院当历史老师，我直接接触了教育政策，慢慢地我发觉民族文化在我的手上好像越来越轻，逐日逐月逐年地流失了。风沙雁呀，你得了解我是熟读中国历史的，我后来进入北海大学历史研究院，专攻魏晋南北



朝史。我很惊异：北魏孝文帝的推行汉化政策，照常理说应该是名留青史的。但史家并不如此认为，历史学家对孝文帝的不分糟粕精华囫圇吞枣地实行汉化政策，以致让鲜卑族在汉化过程中丧失了刚强勇猛的个性是颇有微词的。这让我常常反思我们的洋化政策，以800多年的洋老爹的语文和文化来取代我们母族的5000年文化，我们后代子孙将如何评价我们呢？我们的历史地位会不会比孝文帝还低呢？”

“就只因为这点你就接受‘光明’的引介加入革命党？”高宜计这样问。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你们知道的，上世纪70年初，那是五湖四海风云激荡，世界各国革命思潮汹涌的年代呀。作为那时代的青年的我们，谁不曾想过要通过一场大革命来改进我们的贫富悬殊的社会呀！你们别忘了，我妈妈是寡妇，她一人靠替人家洗衣、做塑胶花养活我和我妹妹一家三口，还要供我上大学，我是深深体会到穷人的艰难生活的。”“歪头张”望着远方幽幽地说。

这时朝阳被大片大片厚云遮去，天色转暗。我们七人从平台上看下去，一片迷蒙里我们都隐隐约约看到一个牙齿状的高耸的石柱，再仔细观看，这石柱前方是一片波涛荡漾的大海，靠近岸边的海面停放着几十艘游艇，再远一点的岸上那片面积不小的陆地则高楼矗立，设计新颖，当局引进天然海水，筑墙为河，地面遍植棕榈树，种满一簇一簇的红鸡蛋花、黄鸡蛋花，流水从一道道石桥下缓缓漂流着，胜似威尼斯水乡呢，离岸较远的海面偶尔有一两艘中型的客轮穿行过，更增添了此高级住宅区的高雅情调。

“那石柱不就是龙牙门吗？这不是梦幻岛吗？我40年没能回去，梦幻岛变化真大呀！”郭子瑜深情地望着那片云海中的景物，



无限感慨继续说：“我说这梦幻岛岛主呀，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走彻底洋化路线啦！这路线势必使梦幻岛下一代子民丧失了民族精神，而这是罪恶重大的呀！客观地说，岛主在经济方面的建设是有目共睹的，但一个民族的整体发展重要呢，还是经济的发展重要呢？”

“郭先生说得甚有道理，所以那年东方之珠的一份英文报的一篇社论，就曾批评梦幻岛岛主的才干仅仅够得上市长之水平。当年我们几个同事都把这篇评论当做奇闻竞相走告，这的确是中肯之论呀！”我插嘴说：“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最艰难的工程，没了文化，一切的建设包括经济建设都会随着文化的贫乏或流失而消失的！”

“你们看！你们看！这龙牙门水乡的那栋最高、最亮丽的建筑物屋顶为何有四根尖尖的柱子直直朝向天，难道梦幻岛岛主竟把柱子倒放吗？”眼尖的“歪头张”指着远方说：“那四根柱子上好像写着什么字耶，就是看不清楚！”

“那有什么四根柱子？”我们六人顺着“歪头张”所指的方向看去，什么也没看出来，我堂弟发牢骚说：“是你老张自己眼花啦！”

“我眼花？我老张是以眼力尖著名的！”“歪头张”继续指着远方说：“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大家快看！哎呀！柱子逐渐消失了！”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攀登这空空山，我们从来就没看过什么梦幻岛的石柱这一类东西，是‘海市蜃楼’啦！”祝守说。

“好像有柱子耶。”我遥望着远方，是苍茫一片，但在模模糊糊的云雾里，在那栋最高、设计最新颖的建筑物屋顶上真的隐隐约约的四根柱子在浮现：“快看！快看！柱子渐渐消失了！”

“在哪里？在哪里？”我堂弟与其他人都涌向我身边。



“消失了！”我和“歪头张”同时喊着。

三

空空山由于斜坡陡峭，转弯处斜度也大，攀登起来很吃力，尤其是我们这群年近古稀的七名老汉，来到“147 烈士纪念碑”一坐竟然坐了半小时多。这时大家的精力已恢复得七七八八，而似幻象的梦幻岛景象又已消失，大家感到有点意兴阑珊。

“我们继续登山吧！”祝守鼓励着：“无限风光在险峰，不登山顶非好汉！”

“谁怕谁呀？”右癍程前坤说：“我前坤当年在北海大学可是5000 米长跑冠军耶！”说完话就追赶过我们，一直往前奔走。

这倒是事实。当年与我同房的程前坤，大一上半学年在北海大学举办的全校田径赛5000 米长跑中，瘦瘦干巴巴的他，在那场长跑中一路领先群雄，比第二名的得奖者足足快了50 秒抵达终点，既为中文系赢得荣耀，也一洗中文系学生向来给人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病夫印象。现在已右癍的他，加上年纪又大，自然已没当年那种健跑如疾风的猛劲，可还是一路领先我们。

我们六人索性跟在前坤后面，放慢脚步慢慢走，一边欣赏左边悬崖的迷蒙景象，一边细看长在右边山体上的奇花异草。这上去空空山的第二段山路，由于泥土不少，沿途长满了变种的黄、红、紫、白的玫瑰、胡姬花。因为此处山体颇高，这些玫瑰、胡姬的茎长得短而粗壮，一根茎上竟然开出数十朵花，花的周围灌木野草丛生，紧紧护着这些花丛。颜色有次序排列着，此时正值花开季节，满山路散布着花的幽香。花树下全是大小石块，有的像鳄鱼，有的像蜥



蜴，有的像牛、马、狗、猪，其中一块体积最大的石块，头是羊头，身体却像龙，长长瘦瘦的。

“右边山坡上那尊披着披风的高大石像是谁呀？”我堂弟眼尖，我们刚一转弯，他就看到远远山坡上的那尊石像。

“是我们为纪念沈高风而从惠州定制的。我们雇用了几名工人，花费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才把它安置在此山坡上。”祝守对着我、前坤和宜计说：“沈高风是你们北海大学的校友，因为与梦幻岛岛主政见不同遭监禁了30多年，上世纪80年代才被释放，我们有感于他虽然不是革命党党员，他的铮铮傲骨与为坚持真理把牢坐穿精神叫我们这群为理想奋斗了一生的志士也肃然起敬。不立碑纪念他，我们很过意不去！”

“我的一位好友说：‘沈高风是北海大学民间办学的精神灵魂的总体现，办了20年就告终的北海大学就培养出沈高风的百折不挠、坚持真理的可贵品格，这品格实际上也是人民为保留、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值得我们自豪！’我个人很同意这见解。”我补充着说：“80年代我从扶桑回来，进了报馆工作，写了不少呼吁维护民族文化的文章，大概因此引起读者的注意。那时沈高风刚刚出狱不久，他大概也从我的文章里看到我的爱护民族文化的热忱，有一天他通过人民党前秘书长叶至善打电话到报馆来约我喝咖啡。我先后和他及叶至善见过两次面，谈的都是些有关民族语文、传统的话题，详情是记不得了，但沈高风的满脸沧桑，以及较迟钝的反应，却让我印象深刻。他一点都不像当年只要登上讲台就万众欢呼的机警、能言善道的领袖，我可以想象：他在狱中受了多大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呀！”

“包括电极！”我堂弟补充说：“那些年我们关在同一排监牢



里，他被带去电极时一定得经过我的牢房，我们一听到走廊上呼呼喝喝的声音就知道沈高风又被带去电极了，我们偷偷地从我们在牢房所挖凿的小洞瞄着沈高风高瘦的身影闪过，步伐稳重而有力，颇有视死如归气概。电极后回来他一样得经过我的牢房，我同样透过小洞偷看沈高风走过，步伐依然有力，但有点歪斜，磕磕绊绊的，我时常偷偷细看他的脸，苍白而显露疲态，一双眼睛无精打采，那是电极后的现象，沈高风几乎隔天就被电极一次，换成常人，早已变为白痴了！你风沙雁还说他反应迟钝，他后来被流放在洋老爹的故国，还能读成法律成为律师，真不容易呀！”

“看到你们怀念沈高风让我感慨万千！”我此次来逍遥正义村前，曾读了好些有关革命党的斗争史的文章，对革命党的干练干部如何被其领袖特赖出卖，以及后期党内的分裂、内斗有点认识，因此便问起眼前这五位劫后余生的老革命志士：“你们如何处理你们党领袖特赖？也为他竖碑立传吗？”

“怎么会呢？”据说是属于传统派的郭子瑜赶紧回答我：“特赖出卖了那么多干部，他是造成革命党最后失败的罪魁祸首，我们怎会为他竖立塑像呀！”

“此特赖碎尸万段不足以赎其罪，我们怎会竖碑纪念他呢！”祝守、高宜计、程前坤异口同声、声音激动地说：“特赖在日治时期的卑鄙行径使革命党损兵折将，也是造成我党最后以失败告终的原因！”

我们边走边谈，再一转弯，看见高于沈高风石像矗立处约20米的岩石中有一道瀑布直飞下来，飞沫四溅，没击到石像，却把石像两旁的鲜花野草滋润得郁郁葱葱，茂盛得教人心醉。那一簇簇茎上缀满数十多鲜花的胡姬、玫瑰，矮矮的在山坡上随风摇曳，绝似



一副仙境。

“那石像一直看着我们耶！”我堂弟每转一个弯，总抬头望着石像，他惊叹着。

“这石像的眼睛是特别设计的，呈 360 度弧线，无论你走到哪一个角落石像都会看着你的”“歪头张”说。

“冬竹、风沙雁你们知道吗？你们刚才在第一平台看到的那些像动物形象的石块其实也是我们定制的，那只羊头龙身的怪兽是依照沈高风生前对梦幻岛的比喻而设计的！”祝守也加进来插话：“沈高风曾为文批评梦幻岛岛主走彻底洋化文化路向，却存心把我们祖先所带来的用母语书写的历史、文学全部吃进去并转为洋文，由此幻想人为地制造出另一种文化，就叫做梦幻岛文化。沈高风说：‘这个政策一定产生羊头龙身的四不像文化，不伦不类，也不能长久持续发展！’我们因此定制了这只怪兽以警世呀。”

行行重行行，拐弯右拐弯，山路很陡，我们七人渐渐有点喘了，都沉默着，身体前倾，慢慢上坡，只有右癸程前坤一马当先，他频频回头看我们，不断地鼓励着：“大家加油，再拐五个弯就是第二平台，那儿凉风习习，天高云淡，就可以歇息喝茶吃点心啦！”

“大家加油！”“歪头张”也鼓励着大家。

“到了！到了！”左癸高宜计冲上去追赶右癸程前坤，倒回头来向大家招手并指向悬崖说：“大家看右边的悬崖，看那从石像两旁直飞下来的瀑布，那一片悬崖景致多美呀！”

我们循着高宜计所指方向看上去，但见悬崖峭壁凡有泥土处皆灌木丛生，野草遍布，鲜花盛开，偶尔还有野鸟在花丛中飞窜，一派祥和景象。那没泥土的山体则光光滑滑的，片草不生，山石由于长期风吹雨打，有些小小的缝隙像是剑削似的，远看好像穿透了山



体。野鸟时不时飞来想停驻在山石上，都不成功滑了下来。

“我们在这儿歇一歇吧！”郭子瑜向走在我们前头的程前坤、高宜计喊道：“大家在这第二平台休息一会儿，让我为冬竹、风沙雁说一说空空山的一些掌故！”

众人听从郭子瑜的建议，都走到第二平台来了。这第二平台是空空山最佳观景台，下可看到第一平台的“147 烈士纪念碑”，上可望“抗日殉难人民英雄纪念碑”，坐在平台石椅远看悬崖峭壁则沈高风石像岿然矗立眼前，石像周围灌木丛生，野草漫布，在灌木野草丛中的这儿那儿猛然擎起一株两株粗短花茎，每枝花茎都长着数十朵鲜花，或红或紫，或蓝或黄，与翠绿的灌木野草相映成趣，山风一来，鲜花野草灌木一起东倒西歪，此情此景，何似在人间？

“我们天天看着梦幻岛的钢铁森林，一看到钢筋水泥建筑物就顿生厌意。这空空山的自然美景让我们耳目一新，精神一振，仿佛找到了人生另一种意境与意义呢！”我由衷地赞叹道。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残酷的世界，就是风沙雁、冬竹你们生活的梦幻岛世界，那儿的物质享受不错，可你们的文化呢，你们的精神生活充实吗？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你们以为是‘世外桃源’的世界，这一点安宁与清静，我们可是用生命、用贫乏的物质条件换来的。你要选哪一个呢？”祝守说：“我不是指你们，但我要说，有一种人是白天在舒适环境里享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红酒牛肉，晚上关在冷气房里做着共产主义的美梦。”

“追求共产主义的美梦是人类社会发展途上的一个过程，它也曾是我们追寻的理想，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天边的一道彩虹，可望不可即呀！”我感叹道：“进入了 21 世纪网络时代，我似乎感到民主才是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道，只要有民主，网络又可以号召人



民反对不合理的制度或弊病，那社会就会慢慢改变，也无须进行武装流血革命了！”

“其实我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已感悟到武装夺取政权是行不通的，那代价太大了！”祝守说。

祝守这些话是由衷之言，我读过他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怒涛》、《漂泊》，在此两部小说中祝守已隐隐约约暗示了秋海棠国、北极熊国的通过武装流血革命夺取政权是两个偶然条件促成的：一是它们都是在战争时期民不聊生时容易招到兵员的缘故；二是它们的领土非常广阔有充分的空间供游击队回旋的结果。

“你在70年代悟到这个道理有什么用呢？”“歪头张”感叹道：“那时我们已在原野上流浪了，走不出森林呀！”

“那你‘歪头张’当初为何那么冲动加入革命党呢？”左瘸高宜计嘲讽着。

“你高宜计有所不知，我当年在教育界看到那一小撮有机会接近梦幻岛岛主的同行的嘴脸我就恶心！这几位国师并不专心一致教导岛主母语，他们时不时就向岛主出谋献策，说什么上母语课若以洋文来解说语义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歪头张”激动得脸红耳赤地说：“他们的责任是教好岛主母语而不是提出这种违反教育原理的谬论来误导岛主以获取一点个人的蝇头小利，由此导致了母语水平更加下降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早就想远走高飞，后来便这样加入革命党，那知这竟然是当局布置的一个圈套呀！一晃40年过去了，我们都变为老头子啦！”

“后来这小撮人甚至提倡可以把母语当做一种外语来学习呢！”我插嘴进来：“如果当局采用他们的意见，那梦幻岛下一代子民很快就会变种！”



“所以我说还是我们的学长沈高风有远见，你们仔细看看，这羊头龙身怪兽这些年来是不是身子越来越臃肿，而那羊头却始终没长大！为什么呢？”右癯程前坤笑笑地说：“因为这头怪兽吃的是母族文化，可梦幻岛岛主却为它安装一个羊头，以为母族文化消化后可以提供羊头滋养，哪有这种可能呀！结果这头怪兽患了消化不良症啦，身体一直胖起来，头却长不大起来，变成头小身大，像只妖兽啦！”

“开玩笑！石怪兽怎会长胖呢？”郭子瑜反驳前坤。

“怎不会呢？你没听过‘顽石点头吗？’”前坤依旧笑笑地答辩。

“雨又来了，雨又来了！”左癯高宜计指着远山处喊道。

大家望向远处的悬崖，真的一片迷蒙，乌云纠集着，小雨像千万条细细的线密密匝匝地飘了下来，到半山腰又被风吹起，东摇西摆的像极了一条毛毡。悬崖上的花花草草都朦胧化了，那只怪兽在烟雨迷蒙中头部被雾笼罩着，看起来倒真的是头小身体特大呢！

小雨持续下着、下着，山风一阵松一阵紧地吹拂着，悬崖的花草灌木越来越迷蒙了，像似水墨画那样淡远了。在迷蒙中，我们隐隐约约看到悬崖寸草不生的最高处出现一片灿烂景象：无数座设计新颖的屋子高楼井然有序地从山脚一直顺序排列上去，直到山顶；汽车、地铁穿行其间；空中大型客机一飞而过；其中两座高可顶天的摩天楼皆有四根朝天的柱子直指向天空，总共有八根柱子，而不是此前我们看到的四根柱子；这些景物皆小如火柴盒；还有小如蚂蚁的东西在缓缓移动。“应该是人吧？”我们不约而同地说。

我们七人静静地坐着，都不想多说话，只专注着眼前这一片诗意般美、梦幻般奇的画面！



四

这润如酥的山雨飘飘洒洒将近一小时才停，我们七人茶喝够了，点心吃够了，原本感到坐得有点不耐烦，这雨一停，我们就赶紧继续登山。天色还是阴阴的，看来雨还会再来！

空空山的第三平台名叫白云峰，其实那是一个山洞，得爬108级阶级才能到达，阶级两旁遍植棕榈，开满黄花一片灿烂。洞前有一座石雕抗日英雄群像，形象模糊，有共性，较缺个性，造型生动，气势磅礴。我们七人爬到白云峰时，天气又阴暗了，下起毛毛雨了。我们赶紧躲进洞内，洞内正中设有神坛，安放着一尊“马列毛”石像，面目不甚清晰，好像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拼合像，有英气。

“这石雕抗日英雄群像造得非常生动呀！”我说。我们看了“马列毛”石像看厌了，便步出洞外站在洞顶遮雨处欣赏抗日英雄群像。

“这石雕群像最能体现革命党对梦幻岛及马拉雅的贡献呀！”郭子瑜感慨道：“可惜岁月不留人，所有抗日英雄都已作古了！”

“革命党就这点贡献最为巨大与不具争论的！”我喟叹道：“革命党本来是有条件掌握到政权的，却被该党的特务领袖特赖出卖掉，可惜呀！可惜呀！”

“我听说特赖从老英政府那儿取得几十万元奖金耶！”我堂弟插嘴说。

“这特赖日治时期出卖革命党147个干练的干部，日本投降了，他又把整个党给卖掉，我真为这群抗日英雄不值！”我说。

“这也是历史呀！”祝守说：“我们得从经验中吸取教训，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没有青春来反思了。我们只有在这正道逍遥村时不时舔着伤口度过余生！”



“和平初期特赖卖党，这事件好像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才有人传出来的，如果世人早一点知道此事，那就可以挽救多少志士的年轻生命。”“歪头张”好像为自己鸣不平似的：“80年代后革命党由于分为三派，发生内斗，死了好几千党员呀！”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一生仿佛是做了一场梦，梦一醒来，我们都老了！”左瘸高宜计说。

“的确像做了一场梦！”右瘸程前坤附和着：“但喟叹又有屁用！”

“别再唉声叹气了！”我堂弟说：“雨势变大了，大家进去洞内歇歇吧。”

雨真的越下越大，我们赶紧进入洞内搬来木椅坐下。枯坐良久，见雨毫无歇意，甚感无聊，我们便把椅子搬到洞口，坐着遥望远方山谷。雾气转浓，云烟氤氲，雨丝更密，气象万千，早先我们在第二平台所见梦幻岛盛景再现眼前，组屋高楼大厦依旧，八根柱子更显明晰，柱子上各有一个大字，我们仔细辨认，赫然是“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由此揣测，梦幻岛竟然是奉行儒家思想之君子岛也！

“这‘义’字是黏上去的，不是柱子的实质内涵呀！”“歪头张”高喊着。

“你怎看得出‘义’字是黏上去的？”我问。

“你们再仔细看看，那‘义’字每当风势大一点就随风飞舞呢！”“歪头张说。

我们六人一起凝视着“义”字，风势稍大时，“义”字果然飞起，露出的那部分柱子，我们再细看却是空心的。

至此我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逐一凝视其余七根柱子上的“礼



廉耻忠孝仁爱”，惊觉这七个字也会因风力的大小而飞起，而露出的部分柱子也都是空心的。

“我明白了，这梦幻岛最高的两栋大厦的八根柱子之所以竖立在屋顶而不是当做地基撑起大厦，为的是向世人炫耀：梦幻岛是以八德立岛的。”我们七人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尖叫着。

“没有实质的八德如果是为向世人炫耀，这梦幻岛总有一天会下沉的！”郭子瑜说。

“应该不会吧。”我堂弟说：“梦幻岛主老谋深算，哪会让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世外桃源’下沉呢！”

我堂弟话刚说完不久，雨势转小，云朵逐渐散去，天色转明，梦幻岛盛景也慢慢模糊了。

“大家快看！大家快看呀！”“歪头张”喊着：“梦幻岛开始下沉了，开始下沉了！”

我们踏出白云洞口向下一看山谷，在阳光渐明，云烟渐散中，那一片灿烂无比的梦幻岛景象逐个下沉，从山腰开始。最先下沉的是马路，然后是汽车，最后是“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八个大字连同八根柱子一起下沉、下沉！

我们再定睛细看空空山山脚与山谷，但见空洞一片。

尾声

“最后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没消失吗？风沙雁，你记得那是什么吗？”我堂弟问。

我们此时坐在锡山山顶喝苦茶，薄暮的残照映红了我们的脸。



“好像是北海大学那个牌坊呀！”我说。

“你的记性真好，都这么多年的事，你还记得呀！”我堂弟赞扬我，并指向北方方向，说：“你看，你看，这北海大学牌坊现在不就在我们眼前吗？”

我循向望去，在云树葱茏的树林顶上，北海大学牌坊依然矗立在云端里，但梦幻岛盛景却全然不再现了。

“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我说：“根在，老树还会二度抽芽茁长吗？”

“我们梦幻岛岛民做了两个梦：政治的梦和教育的梦！看来它们都是破灭的梦，像两朵雄花，永远不会结出果实啦！”我堂弟感叹道。

“北海大学的牌坊还在，那就说明民族文化的根尚存，只要从民族文化工作重新开始，梦幻岛还有前途的！”我说。

“但愿如此！”我堂弟附和着。

天色渐渐昏暗了，我们得赶紧下山，在黑夜来临前。

(全文完！)



《梦幻岛纪事》后记

我的童年在乡村度过。我的居住环境幽雅，果树多野花也多。我们有一片很广阔的土地，那儿有香蕉树、椰子树、红毛丹树、水翁树、番石榴树等等。乡下的早晨雾气很重，水蚊在濛濛雾气里成群结队地飞舞；黄昏的沉沉暮霭则酝酿出一派绝似仙境的画面，成群的燕子与蝙蝠共舞在迷蒙的暮霭里。这样的意境培养了我爱幻想的个性，我往往随着晨昏的意境进入诗情画意的世界。

我凡上街或回家时，都得经过一个名叫“双乳山”的小山丘。“双乳山”一左一右横亘在一条长满高大乔木的野径的两旁，天一暗下来，那条野径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埋在“双乳山”上的坟墓下的鬼魅在我的想象中就会出来活动。次日凌晨五点左右，这些鬼魅便在一个鬼头的命令下——乖乖回去各自的坟墓。我发誓：我在夜晚曾亲眼见过鬼魅，而在黎明天空露出鱼肚白之前，我天天都听到鬼头的呼



喊声。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方面看到诗情画意的意境，另一方面又经常听到鬼叫声中既舒适又诚惶诚恐中度着日子。

这样子的既惊惶又诗意的生活状态维持到我进入学校之前。那一天黄昏，天昏地暗，乌云密布，晚风猛刮，我和我堂弟冬竹，也就是此长篇小说中的主角，同时看到在我家厨房不远处的一棵树身已被我爸爸斩掉、但树头还残留着的水翁树突然冒出一个红彤彤的、透明的、圆圆的像似玻璃球的锥子，这锥子有一根瘦瘦的柄，也是红彤彤的。我和我堂弟两人手牵手，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向那锥子，正想去触摸它。这时我妈妈也就是我堂弟的“伯母”从厨房探出头来，用洪亮而又尖锐的声音大喊一声，叫我们赶紧离开那个锥子。就在我俩踟蹰不前之间，我们听到一声巨响，抬头一看，只见我家旷地上的一棵高高椰子树轰然倒下。我和我堂弟见此情景呆了好一会儿，在庆幸死里逃生之余，我俩此后就常常遇到一些无法解说的事物。我更常常会看见幻境，这些幻境似梦似真，似假又真，无从求证。

我青春正富时期在扶桑工作且逍遥五年，教我纳罕的是，我的机构的顶头上司王希仁竟然是 XX 党的梦幻岛全权代表，据说日治时期他被他的总秘书长特赖出卖了。有人说叛变了王希仁出卖了 XX 党 147 名干练的领导，但王希仁却对我说，是特赖把领导的名单全部给了日本蝗军，然后叫王希仁一个一个去约那 147 名领导出来，让蝗军逮捕并处决。王希仁告诉我：人生有些经验是要用很高的代价换取的。

王希仁对我又爱又恨，他欣赏我的耿直可靠，但讨厌我的直肠直肚，不会圆滑。王希仁对我说：做人有时得假假，但有时也得真诚，时假时真，否则没人会相信你的。他说我天真善良，凡事如果以我认为最残忍的想法去做，其客观效果是恰到好处；如果以我认为恰当的想法去做，其后果是我被人吃掉；倘若以我认为有点同情对方的想法做事，其后果是我被人吃到连骨头都不见了。



王希仁的训话夺走了我童年生活中充满诗情画意的意境，且增浓了我童年生活中的鬼魅阴影，以致后来我所看到的幻境里都是妖魔鬼怪在活动。

王希仁辞世已多年，他与我之间的一些恩恩怨怨如梦似烟，仿佛是幻境而非事实，对此刻的我来说，王希仁的 XX 党所追寻的诗情画意理想就像是由烧芭所产生的烟霾那样迷蒙。

在这年岁日大，精力大不如前的现在，我看过一个古怪地方，那儿有无头的、没腰的、缺脚的冤魂；我朦胧中到过十八层地狱，在那儿我遇到我大学时期的已逝世的同学，也看到北海大学的景象，一切如旧；我似乎经历过被胶林的“魔神”迷惑的境遇；我去过静雅一如桃花源的聚义村，那儿繁花似锦，绿树如荫，人人逍遥自在；这一切的一切如梦似真，也假也真，真真假假，混沌得连我自己也分不清何者为真，何者为假。

我中学时期参加过游行示威，那种气壮山河的豪情，于今我记忆犹新；我在北海大学的一个夜晚随着数千名同学夜游，看过熊熊红火在山岗上燃烧；我读过我堂弟冬竹所书写的异乡逃难日记，他的备尝人间艰辛而又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叫人同情又羡慕；我听过我堂弟娓娓叙述他一生的充满惊险刺激的遭遇；这一切的一切似真又假，也真也假，假假真真，模糊得很，别说是我，甚至连我堂弟本人也没法分清何者是真，何者是假。

我不知道这时代亏欠了我们这一群人多少债？但我愿意把我和我堂弟看到的幻境复述出来，与大家分享。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无须费神去求证，我所写的何者是真，何者是假，这连我自己也无法分清。世间事物没有绝对的真，也没有绝对的假，只有历史最公正，100年后，历史学家自然会告诉后人：梦幻岛的故事中的人物谁是忠臣，谁是佞臣。



《梦幻岛纪事》简介

在本书中，作者以历史反思角度描写了新加坡自二战后的50年代以来迄今的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从政治、文化、教育的发展过程，勾勒出这近七十年的时代画面。

小说以花开两支、各自发展布局，叙述了主角冬竹及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心路变迁。

冬竹所追寻的理想社会主义制度，曾是那个特定时代流行的潮流冲击下好多热血青年的人生奋斗目标。但谜底一解开，那理想却是一朵永不会结果的雄花；而所谓的“革命党”的头头竟然是三四重帝国主义或法西斯的特务。多少仁人志士或血洒原野，或老来隐居异乡，在看旭日、望落日中疗伤以度过残余岁月。

作者本身也曾向往过那犹如挂在天边的彩虹那么灿烂的理想，然而世事的演变以及现实的无情却叫他失望之至。理想的社会制度忽略了人性的丑陋面，出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世界里的黑暗面，甚至比资本主义的更加可怕。然而生活在为求生存而自毁民族文化的小岛上，作者隐约间又预见了此小岛或会沉没的悲剧。

此小说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以意识流及魔幻现实主义技巧为辅来展开情节。作者塑造了一系列以现实中的模特儿为依据的人物形象，描写了他们如何像飞蛾扑火般地追寻理想，以致或血洒原野，或回国无门只能在异乡虚度晚年。

至于与作者一样的喜爱做梦的“小资”们，老来虽然想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却又隐隐约约看到梦幻岛的逐日沉没而哀伤不已。

世华文学研创会

《研究丛书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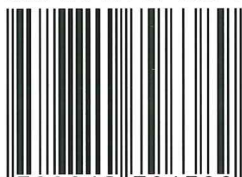
- ① 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 (2011)
- ② 山岩上一泓飞珠溅玉的清泉 (2011)
- ③ 忠扬文学杂论集 (2011)
- ④ 追寻审美的行旅
——忠扬及其作品评说 (2012)
- ⑤ 拟声词手册 (附：感叹词) (2012)
- ⑥ 文海归航
——忠扬及其作品评说 (二) (2014)
- ⑦ 中国话剧在新加坡 (2014)

《创作丛书系列》

- ① 点点滴滴在心头 (2011)
- ② 我要夺奖 (2011)
- ③ 今早没华文报 (2012)
- ④ 夕阳斜晖 (2012)
- ⑤ 凭栏遥思 (2013)
- ⑥ 寄生 (2013)
- ⑦ 梦幻岛纪事 (2014)
- ⑧ 感时花溅泪 (2014)

定价：新币 S 30.00
海外 US 24.00

ISBN 978-981-07-9638-9



9 789810 796389